

密在汝邊，如是尋。

佛圓 編集

佛祖心燈

七佛開悟偈：

《景德傳燈錄》敘七佛：古佛應世，綿歷無窮，不可以週知而悉數也。故近譚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七佛。案《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闇冥，各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

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 毘婆尸（Vipasyin，勝觀）佛偈曰：

「身從無相中受生 猶如幻出諸形像 幻人心識本來無 罪福皆空無所住」

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 尸棄（Sikhin，頂髻）佛偈曰：

「起諸善法本是幻 造諸惡業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風 幻出無根無實性」

過去莊嚴劫第一千尊 毘舍浮（Visvabhu，遍勝）佛偈曰：

「假借四大以為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現在賢劫第一尊 拘留孫（Krakucchanda，斷惑）佛偈曰：

「見身無實是佛身 了心如幻是佛幻 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與佛何殊別」

現在賢劫第二尊 拘那含牟尼（Kanakamuni，金寂）佛偈曰：

「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實有知別無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 坦然而不怖於生死」

現在賢劫第三尊 迦葉佛（Kasyapa，飲光）佛偈曰：

「一切眾生性清淨 從本無生無可滅 即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無罪福」

現在賢劫第四尊 釋迦牟尼佛偈曰：

「法王（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三十三祖傳法偈：

天竺第一祖 摩訶迦葉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天竺第二祖 阿難偈曰：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 悟了無無法」

天竺第三祖 商那和修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天竺第四祖 優婆鞠多偈曰：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 非心非本法」

天竺第五祖 提多迦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亦非法 悟了同無悟 無心亦無法」

天竺第六祖 彌遮迦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了心心法」

天竺第七祖 婆須蜜偈曰：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

天竺第八祖 佛陀難提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天竺第九祖 伏達密多偈曰：

「真理不無名 因名顯真理 受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偽」

天竺第十祖 脅尊者偈曰：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第十一祖 富那夜奢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第十二祖 馬鳴大士偈曰：

「隱顯即本法 明暗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離」

第十三祖 迦毘摩羅偈曰：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第十四祖 龍樹尊者偈曰：

「未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無瞋亦無喜」

第十五祖 迦那提婆偈曰：

「本對傳法人 為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第十六祖 羅侯羅多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第十七祖 僧迦難提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華果亦復爾」

第十八祖 伽耶舍多偈曰：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第十九祖 鳩摩羅多偈曰：

「性上本無生 為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第二十祖 闍夜多偈曰：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通達事理境」

第二十一祖 婆修盤頭偈曰：

「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 達法在其中 非今亦非古」

第二十二祖 摩孛羅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第二十三祖 鶴勒那偈曰：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得時不說知」

第二十四祖 師子比丘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於今」

第二十五祖 婆舍斯多偈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

第二十六祖 不如密多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為智」

第二十七祖 般若多羅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華開世界起」

西天第二十八祖中華初祖 菩提達摩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第二十九祖中華二祖 慧可大師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華生 本來無有種 華亦不曾生」

第三十祖中華三祖 僧璨大師偈曰：

「華種雖因地 從地種華生 若無人下種 華地盡無生」

第三十一祖中華四祖 道信大師偈曰：

「華種有生性 因地華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第三十二祖中華五祖 弘忍大師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第三十三祖中華六祖 慧能大師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達摩祖師觀心論

弟子 曇琳 序

請參閱《續高僧傳》、淨覺《楞伽師資記》

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人，是婆羅門國王第三之子也。神慧疏朗，聞皆曉悟；志存摩訶衍道，故捨素隨緇，紹隆聖種；冥心虛寂，通鑒世事，內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邊隅正教陵替，遂能遠涉山海，遊化漢、魏。亡心之士，莫不歸信；存見之流，乃生譏謗。于時唯有道育、惠可，此二沙門年雖後生，俊志高遠，幸逢法師，事之數載，虔恭諮啟，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誠，誨以真道，令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無錯謬。如是安心者：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者：謂四行也。如是順物者：防(教)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遣(教令)不著。此略序所由云爾。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不異)真性，(不一不共，)但為客塵妄想所覆(翳障)，不能顯了。若也捨妄(偽)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文(他)教，此即與理(道)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名之理入。行入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

云何(初)報冤(怨)行？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捨本逐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愛)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作)，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甘受都無冤訴(對)。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本)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與道無違)，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

二隨緣行者：眾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苦樂隨緣)。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違順風靜)，冥順於道(法)，是故說言隨緣行。

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常)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智者(道士)悟真，理將(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三界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止(息)想無求。經曰：有求皆苦，無求即樂。判知無求真為道行，故言無所求行。

四稱法行者：性淨之理，目(因)之為法。此理眾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曰：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于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慳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為去垢，淨化眾生，而不取相。此為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

施既爾，餘五亦然。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為稱法行。說偈言：

外息諸緣 內心無喘 心如牆壁 可以入道

明佛心宗 等無差誤 行解相應 名之曰祖 (達摩觀心論終)

達摩祖師破相論

渝州華巖寺沙門釋宗鏡 校刻

問曰：若復有人志求佛道者，當修何法最為省要？答曰：唯觀心一法，總攝諸行(法)，最為省要。問曰：何一法能攝諸行(法)？答曰：心者萬法之根本，一切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則萬法俱備；猶如大樹所有枝條及諸花果，皆悉依根而始生。栽樹者，存根而始生子；伐樹者，去根而必死。若了心修道，則少(省)力而易成；不了心而修，則費功而無益。故知一切善惡皆由自心。心外別求，終無是處。

問曰：云何觀心稱之為了？答：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了四大五陰本空無我；了見自心起用，有二種差別。云何為二？一者淨心，二者染心。其淨心者，即是無漏真如之心；其染心者，即是有漏無明之心。此二種心法，亦(法界)自然本來俱有；雖假緣合(雖離假緣)，互不相生(合互相待)。淨心恆樂善因，染體常思惡業。若不受所染，則稱之為聖。遂能遠離諸苦，證涅槃樂。若墮(隨)染心，造業受其纏覆，則名之為凡，沈淪三界，受種種苦。

何以故？由彼染心，障真如體故。《十地經》云：眾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為五陰重雲所覆，如瓶內燈光，不能顯現。又《涅槃經》云：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無明覆故，不得解脫。佛性者，即覺性也。但能自覺(覺他)，覺智明了，離其所覆，則名解脫。故知一切諸善以覺為根；因其覺根，遂能顯現諸功德樹，涅槃之果德，因此而成。如是觀心，可名為了。

惠可問曰：上說真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覺為根，未審無明之心一切諸惡，以何為根？答：無明之心，雖有八萬四千煩惱情欲，及恆河沙眾惡，皆因三毒以為根本。其三毒者，貪瞋癡是也。此三毒心，自能具足一切諸惡。猶如大樹，根雖是一，所生枝葉其數無邊。彼三毒根，一一根中，生諸惡業百千萬億，倍過於前，不可為喻。如是三毒心，於本體中自為三毒，若應現六根，亦名六賊，即六識也。由此六識，出入諸根，貪著萬境，能成惡業，障真如體，故名六賊。一切眾生，由此三毒六賊，惑亂身心，沈沒生死，輪迴六趣，受諸苦惱；猶如江河，因小泉

源，涓流不絕，乃能彌漫，波濤萬里。若復有人斷其本源，即眾流皆息。求解脫者，能轉三毒為三聚淨戒，轉六賊為六波羅蜜，自然永離一切諸苦(苦海)。

問：六趣三界廣大無邊，若唯觀心，何由免無窮之苦？答：三界業報唯心所生；若能了心(本若無心)，於三界中，即出三界。其三界者，即三毒也；貪為欲界，瞋為色界，癡為無色界，故名三界。由此三毒，造業輕重，受報不同，分歸六處，故名六趣。

問：云何輕重分之為六？答：眾生不了正因，迷心修善，未免三界，生三輕趣。云何三輕趣？所謂迷修十善，妄求快樂，未免貪界，生於天趣。迷持五戒，妄起愛憎，未免瞋界，生於人趣。迷執有為，信邪求福，未免癡界，生阿修羅趣。如是三類，名三輕趣。云何三重？所謂縱三毒心，唯造惡業，墮三重趣。若貪業重者，墮餓鬼趣；瞋業重者，墮地獄趣；癡業重者，墮畜生趣。如是三重，通前三輕，遂成六趣。故知一切苦業由自心生，但能攝心，離諸邪惡，三界六趣輪迴之苦，自然消滅離苦，即得解脫。

問：如佛所說，我於三大阿僧祇劫，無量勤苦，方成佛道。云何今說，唯只觀心而制三毒，即名解脫？答：佛所說言，無虛妄也。阿僧祇劫者，即三毒心也；胡言阿僧祇，漢名不可數。此三毒心，於中有恆沙惡念，於一一念中，皆為一劫；如是恆沙不可數也，故言三大阿僧祇。真如之性，既被三毒之所覆蓋，若不超彼三大恆沙毒惡之心，云何名為解脫？今若能轉貪瞋癡等三毒心，為三解脫，是則名為得度三大阿僧祇劫。末世眾生愚癡鈍根，不解如來甚深妙義，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說，遂言歷塵劫方得成佛，斯豈不疑誤行人退菩提道？

問：菩薩摩訶薩由持三聚淨戒，行六波羅蜜，方成佛道；今令學者唯只觀心，不修戒行，云何成佛？答：三聚淨戒者，即制三毒心也。制三毒成無量善聚。聚者會也，無量善法普會於心，故名三聚淨戒。六波羅蜜者，即淨六根也。胡名波羅蜜，漢名達彼岸，以六根清淨，不染六塵，即是度煩惱河，至菩提岸。故名六波羅蜜。

問：如經所說；三聚淨戒者，誓斷一切惡、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眾生。今者唯言制三毒心，豈不文義有乖也？答：佛所說經是真實語。菩薩摩訶薩，於過去因中修行時，為對三毒，發三誓願，持三聚淨戒。常修戒，對貪毒，誓斷一切惡故。常修定，對瞋毒，誓修一切善故；常修慧，對痴毒，誓度一切眾生故。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種淨法，故能超彼三毒成佛道也。諸惡消滅，名為斷。以能持三聚淨戒，則諸善具足，名之為修。以能斷惡修善，則萬行成就，自它俱利，普濟群生，故名為度。故知所修戒行不離於心，若自心清淨，則一切佛土皆悉清淨。故經云：心垢則眾生垢，心淨則眾生淨；欲得佛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也。若能制得三種毒心，三聚淨戒自然成就。

問曰：如經所說，六波羅蜜者，亦名六度；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今言六根清淨，名波羅蜜者，若(何)為通會。又六度者，其義如何？

答：欲修六度，當淨六根，先降六賊。能捨眼賊，離諸色境，名為布施；能禁耳賊，於彼聲塵，不令縱逸，名為持戒；能伏鼻賊，等諸香臭，自在調柔，名為忍辱；能制口賊，不貪諸味，讚詠講說，名為精進；能降身賊，於諸觸慾，湛然不動，名為禪定；能調意賊，不順無明，常修覺慧，名為智慧。六度者運也，六波羅蜜喻若船筏，能運眾生，達於彼岸，故名六度。

問：經云：釋迦如來為菩薩時，曾飲三斗六升乳糜，方成佛道。先因飲乳，後證佛果，豈唯觀心得解脫也？答：成佛如此，言無虛妄也；必因食乳，然始成佛。言食乳者，有二種，佛所食者，非是世間不淨之乳，乃是清淨法乳；三斗者，三聚淨戒，六升者，六波羅蜜；成佛道時，由食如是清淨法乳，方證佛果。若言如來食於世間和合不淨牛羶腥乳，豈不謬誤之甚。真如者，自是金剛不壞，無漏法身，永離世間一切諸苦；豈須如是不淨之乳，以充飢渴。如經所說，其牛不在高原，不在下溼，不食穀麥糠粃，不與牝牛同群；其牛身作紫磨金色，言牛者，毗盧舍那佛也。以大慈悲，憐愍一切，故於清淨法體中，出如是三聚淨戒六波羅蜜微妙法乳，養育一切求解脫者。如是真淨之牛，清淨之乳，非但如來飲之成道，一切眾生若能飲者，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問：經中所說，佛令眾生修造伽藍，鑄寫形像，燒香散花，燃長明燈，晝夜六時遶塔行道，持齋禮拜，種種功德，皆成佛道；若唯觀心，總攝諸行，說如是事，應虛妄也。答：佛所說經，有無量方便，以一切眾生鈍根狹劣，不悟甚深之義，所以假有為事，喻無為理；若復不修內行，唯只外求，希望獲福，無有是處。言伽藍者：西國梵語，此土翻為清淨地也；若永除三毒，常淨六根，身心湛然，內外清淨，是名修伽藍。鑄寫形像者：即是一切眾生求佛道也；所謂修諸覺行，彷彿如來真容妙相，豈道(是)鑄寫金銅之所作也？是故求解脫者，以身為爐，以法為火，以智慧為巧匠，三聚淨戒、六波羅蜜以為模樣；鎔鍊身中真如佛性，遍入一切戒律模中，如教奉行，一無漏缺，自然成就真容之像。所謂究竟常住微妙色身，非是有為敗壞之法。若人求道，不解如是鑄寫真容，憑何輒言功德？

燒香者：亦非世間有相之香，乃是無為正法之香也；薰諸臭穢無明惡業，悉令消滅。其正法香者，有其五種：一者戒香，所謂能斷諸惡，能修諸善。二者定香，所謂深信大乘，心無退轉。三者慧香，所謂常於身心，內外觀察。四者解脫香，所謂能斷一切無明結縛。五者解脫知見香，所謂觀照常明，通達無礙。如是五種香，名為最上之香，世間無比。佛在世日，令諸弟子以智慧火，燒如是無價珍香，供養十方諸佛。今時眾生不解如來真實之義，唯將外火，燒世間沈檀，薰陸質礙之香，希望福報，云何可得？

又散花者，義亦如是；所謂常(演)說正法，諸功德花，饒益有情，散沾一切；於真如性，普施莊嚴。此功德花，佛所讚歎，究竟常住，無彫落期。若復有人散如是花，獲福無量。若言如來令眾生，剪截繒彩，傷損草木，以為散花，無有是處。所以者何？持淨戒者，於諸天地森羅萬象，不令觸犯；誤犯者，猶獲大罪，況復今者故毀淨戒，傷損萬物，求於福報，欲益返損，豈有是乎？

又長明燈者：即正覺心也，覺之明了，喻之為燈；是故一切求解脫者，以身為燈臺，心為燈炷，增諸戒行，以為添油；智慧明達，喻如燈火。當燃如是真正覺燈，照破一切無明癡暗，能以此法輪，轉(次第)相開示，即是一燈燃百千燈，以燈續燃，燃燈無盡，故號長明。過去有佛，名曰燃燈，義亦如是。愚癡眾生，不會如來方便之說，專行虛妄，執著有為，遂燃世間蘇油之燈，以照空室，乃稱依教，豈不謬乎！所以者何？佛放眉間一毫相光，上能照萬八千世界，豈假如是蘇油之燈，以為利益。審察斯理，應不然乎！又六時行道者；所謂六根之中，於一切時，常行佛道，修諸覺行，調伏六根，長時不捨，名為六時。

遶塔行道者：塔是身也，當令覺慧巡遶身心，念念不停，名為遶塔。過去諸聖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時世人不會此理，曾不內行，唯執外求；將質礙身，遶世間塔，日夜走驟，徒自疲勞，而於真性，一無利益。

又持齋者：當須會意，不達斯理，徒爾虛切。齋者齊也，所謂齋正身心，不令散亂。持者護也，所謂於諸戒行，如法護持。必須外禁六情，內制三毒，殷勤覺察清淨身心。了如是義，名為持齋。

又持齋者，食有五種：一者法喜食，所謂依持正法，歡喜奉行。二者禪悅食，所謂內外澄寂，身心悅樂。三者念食，所謂常念諸佛，心口相應。四者願食，所謂行住坐臥，常求善願。五者解脫食，所謂心常清淨，不染俗塵。此五種食，名為齋食。若復有人，不食如是五種淨食，自言持齋，無有是處。唯斷於無明之食。若輒觸者，名為破齋。若亦有破，云何獲福？世有迷人，不悟斯理，身心放逸，諸惡皆為；貪慾恣情，不生慚愧，唯斷外食，自為持齋，必無是事(處)。

又禮拜者：當如是法也，必須理(禮)體內明，事隨權變，理(禮)有行藏，會如是義，乃名依法。夫禮者敬也，拜者伏也；所謂恭敬真性，屈伏無明，名為禮拜。若能惡情永滅，善念恆存，雖不現(禮)相，名為禮拜。其相即法相也。世尊欲令世俗表謙下心，亦為禮拜；故須屈伏外身，示內恭敬。舉外明內，性相相應。若復不行理法，唯執外求，內則放縱瞋癡，常為惡業，外即空勞身相，詐現威儀，無慚於聖，徒誑於凡，不免輪迴，豈成功德。

問：如《溫室經》說，洗浴眾僧，獲福無量。此則憑於事法，功德始成，若為觀心可相應否？答：洗浴眾僧者，非說世間有為事也。世尊嘗為諸弟子說《溫室經》，欲令受持洗浴之法；故假世事，比喻真宗。隱說七事供養功德，其七事云何？一者淨水·二者燒火·三者澡豆·四者楊枝·五者淨灰·六者酥(蘇)膏·七者內衣。用此七法喻於七事，一切眾生由此七法，沐浴莊嚴，能除三毒心無明垢穢。其七法者：一者謂淨戒，洗蕩愆非，猶如淨水濯諸塵垢。二者智慧，觀察內外，猶如燃火能溫淨水。三者分別，簡棄諸惡，猶如澡豆能淨垢膩。四者真實，斷諸妄語，如嚼楊枝能淨口氣。五者正信，決定無疑，猶如淨灰摩身能辟諸風。六者謂柔和，忍辱干受，猶如酥膏通潤皮膚。七者謂慚愧，悔諸惡業，猶如內衣遮醜形體。如上七法，是經中秘密之義。如來當爾為諸大乘利根者說，非為小智下劣凡夫，所以今人無能解悟。

其溫室者，即身是也。所以燃智慧火，溫淨戒湯，沐浴身中真如佛性，受持七法，以自莊嚴。當爾(日)比丘，聰明上智，皆悟聖意，如說修行，功德成就，俱登聖果。今時眾生莫測其事，將世間水洗質礙身，自謂依經，豈非誤也。且真如佛性，非是凡形，煩惱塵垢，本來無相，豈可將質礙水，洗無明身？事不相應，云何悟道？若欲身得淨者；當觀此身，本因貪欲不淨所生，臭穢駢闐，內外充滿。若洗此身求於淨者，猶如洗泥終無得淨，以此驗之，明知洗外非佛說也。

問：如經說言，至心念佛，必得往生西方淨土。以此一門即應成佛，何假觀心求於解脫？答：夫念佛者，當須正念，了義為正，不了義為邪。正念必得往生，邪念云何達彼哉！佛者覺也，所謂覺察身心，勿令起惡也；念者憶也；所謂憶持戒行，不忘精進，了如是義，名為念。故知念在於心，不在於言。因筌求魚，得魚忘筌；因言求意，得意忘言。既稱念佛之名，須知念佛之道。若心無實，口誦空名，三毒內臻，人我填臆，將無明心覓佛，徒爾費功。且如誦之與念，義理懸殊，在口曰誦，在心曰念。

故知念從心起，名為覺行之門；誦在口中，即是音聲之相。執相求福(執外求理)，終無是處。故知過去諸聖所修(念佛)，皆非外說，唯只論心(只推內心)。即心是眾善之源，即心為萬德之主。涅槃常樂，由自(真)心生。三界輪迴亦從心起。心為出世之門戶，心是解脫之關津。知門戶者，豈慮難成(入)？知(識)關津者，何憂不達？

竊見今時淺識，唯知事相為功，廣費財寶，多傷水陸，妄營像塔，虛促(役)人夫，積木疊泥，圖青畫綠，傾心盡力，損己迷它；未解慚愧，何曾覺知。見有為則勤勤愛著，說無相則兀兀如迷。且貪現世之小樂(慈)，豈覺當來之大苦。此之修學，徒自疲勞，背正歸邪，誑言獲福。但能攝心內照，覺觀常明；絕三毒永使銷亡，閉六賊不令侵擾；自然恆沙功德，種種莊嚴，無數法門，一一成就。超凡證聖，目擊非遙。悟在須臾，何煩皓首？真門幽秘，寧可具陳？

略述觀心，詳其少分，而說偈言：

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

佛性不從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時。

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只這心心心是佛。 (達摩祖師破相論終)

達摩祖師血脈論

渝州華巖寺沙門釋宗鏡 校刻

三界混(興)起，同歸一心，前佛後佛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問曰：若不立文字，以何為心？答曰：汝問吾，即是汝心，吾答汝，即是吾心。吾若無心，因何解答汝？汝若無心，因何解問吾？問吾即是汝心，從無始曠大劫以來，乃至施為運動一切時中，一切處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即心是佛亦復如是。除此心外，終無別佛可得；離此心外，覓菩提涅槃，無有是處。自性真實，非因非果。

法即是心義，自心是涅槃。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無有是處。佛及菩提皆在何處？譬如有人以手捉虛空，得否？虛空但有名，亦無相貌；取不得捨不得，是捉空不得。除此心外，覓佛終不得也。

佛是自心作得，因何離此心外覓佛？前佛後佛只言其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若言心外有佛，佛在何處？心外既無佛，何起佛見？遞相誑惑，不能了本心，被它無情物攝，無自由分。若也不信，自誑無益。

佛無過患，眾生顛倒不覺，不知自心是佛。若知自心是佛，不應心外覓佛。佛不度佛，將心覓佛不識佛。但是外覓佛者，盡是不識自心是佛。亦不得將佛禮佛，不得將心念佛。佛不誦經，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無持犯，亦不造善惡。

若欲覓佛，須是見性，見性即是佛。若不見性，念佛、誦經、持齋、持戒亦無益處。念佛得因果，誦經得聰明，持戒得生天，布施得福報，覓佛終不得也。

若自己不明了，須參善知識，了卻生死根本。若不見性，即不名善知識。若不如此縱說得十二部經，亦不免生死輪迴，三界受苦，無出期時。

昔有善星比丘，誦得十二部經，猶自不免輪迴，緣為不見性。善星既如此，今時人講得三、五本經論以為佛法者，愚人也。若不識得自心，誦得閑文書，都無用處。若要覓佛，直須見性。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無事無作人。

若不見性，終日茫茫，向外馳求覓佛，元來不得。雖無一物可得，若未會亦須參善知識，切須苦求，令心會解。生死事大，不得空過，自誑無益。縱有珍寶如山，眷屬如恆河沙，開眼即見，合眼還見麼？

故知有為之法，如夢幻等。若不急尋師，空過一生。然則佛性自有，若不因師，終不明了。不因師悟者，萬中稀有。若自己以緣會合得聖人意，即不用參善知識。此即是生而知之勝學也。若未悟解，須勤苦參學，因教方得悟。若自悟了，不學亦得。

不同迷人，不能分別皂白，妄言宣佛敕，謗佛妄法。如斯等類，說法如雨，盡是魔說，即非佛說。師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它指揮，不覺墮生死海。但是不見性人，妄稱是佛。此等眾生是大罪人，誑它一切眾生，令入魔界。

若不見性，說得十二部經教，盡是魔說。魔家眷屬，不是佛家弟子。既不辨皂白，憑何免生死。若見性即是佛，不見性即是眾生。

若離眾生性，別有佛性可得者，佛今在何處？即眾生性，即是佛性也。性外無佛，佛即是性；除此性外，無佛可得，佛外無性可得。問曰：若不見性，念佛誦經布施持戒精進，廣興福利，得成佛否？答曰：不得。

又問：因何不得？答曰：有少法可得，是有為法，是因果、是受報、是輪迴法，不免生死，何時得成佛道。成佛須是見性。若不見性，因果等語，是外道法。若是佛不習外道法。佛是無業人，無因果，但有少法可得，盡是謗佛，憑何得成佛。

但有住著一心一能一解一見，佛都不許。心性本空，亦非垢淨諸法。無修無證，無因無果。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無持犯；佛不修善，佛不造惡，佛無善惡；佛不精進，佛不懈怠，佛無精懈；佛不入定，佛不出定，佛無出入。佛不智慧，佛不愚癡，佛不智愚。佛是無作人。但有住著心見，佛即不許也。佛不是佛，莫作佛解。

若不見此義，一切時中，一切處處，皆是不了本心。若不見性，一切時中擬作無作想，是大罪人，是癡人，落無記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辨好惡。若擬修無作法，先須見性，然後息緣慮。若不見性得成佛道，無有是處。有人撥無因果，熾然作惡業，妄言本空，作惡無過；如此之人，墮無間黑暗地獄，永無出期。若是智人，不應作如是見解。

問曰：既若施為運動，一切時中皆是本心；色身無常之時，云何不見本心？答曰：本心常現前，汝自不見。

問曰：心既現在，何故不見？師曰：汝曾作夢否？答：曾作夢。問曰：汝作夢之時，是汝本身否？答：是本身。又問：汝言語施為運動與汝別不別？答曰：不別。師曰：既若不別，即此身是汝本法身；即此法身是汝本心。此心從無始曠大劫來，與如今不別；未曾有生死，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好不惡，不來不去；亦無是非、亦無男女相、亦無僧俗老少、無聖無凡；亦無佛、亦無眾生、亦無修證、亦無因果、亦無筋力、亦無相貌；猶如虛空，取不得、捨不得，山河石壁不能為礙；出沒往來，自在神通；透五蘊山，渡生死河；一切業拘此法身不得。

此心微妙難見，此心不同色相，此心是佛。人皆欲得見。於此光明中，運手動足者，如恆河沙，及乎問著，總道不得，猶如木人相似，總是自己受用，因何不識？佛言一切眾生，盡是迷人，因此作業，墮生死河，欲出還沒，只為不見性。眾生若不迷，因何問著，其中無有一人得會者，自家運手動足因何不識？故知聖人語不錯，迷人自不會曉。故知此心難明，惟佛一人能會此法；餘人天及眾生等盡不明了。若智慧明了此心方名法性，亦名解脫。生死不拘，一切法拘它不得，是名大自在王如來；亦名不思議，亦名聖體，亦名長生不死，亦名大仙。名雖不同，體即是一。

聖人種種分別，皆不離自心。心量廣大，應用無窮，應眼見色，應耳聞聲，

應鼻嗅香，應舌知味，乃至施為運動，皆是自心。一切時中，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即是自心。

故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色無盡是自心心識，善能分別一切，乃至施為運用，皆是智慧。心無形相，智慧亦無盡。故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四大色身，即是煩惱身，即有生滅，法身常住而無所住，如來法身常不變異。

經云：眾生應知，佛性本自有之。迦葉只是悟得本性，本性即是心，心即是性，此即諸佛心。前佛後佛只傳此心，除此心外，無佛可得。

顛倒眾生不知自心是佛，向外馳求，終日忙忙；念佛禮佛，佛在何處？不應作如是等見，但知自心，心外更無別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云：所在之處，即為有佛。自心是佛，不應將佛禮佛；但是有佛及菩薩相貌，忽爾見前，切不用禮敬。我心空寂，本無如是相貌，若取相即是魔攝，盡落邪道。若是幻從心起，即不用禮。禮者不知，知者不禮，禮被魔攝。恐學人不知，故作是辨。

諸佛如來本性體上，都無如是相貌，切須在意。但有異境界切不用採括，亦莫生怕怖，不要疑惑，我心本來清淨，何處有如許相貌。乃至天龍夜叉鬼神帝釋梵王等相，亦不用心生敬重，亦莫怕懼；我心本來空寂，一切相貌皆是妄相，但莫取相。若起佛見法見，及佛菩薩等相貌，而生敬重，自墮眾生位中。若欲真會，但莫取一切相即得，更無別語。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都無定實，幻無定相。是無常法，但不取相，合它聖意。故經云：離一切相，即名諸佛。

問曰：因何不得禮佛菩薩等？答曰：天魔波旬阿修羅示見神通，皆作得菩薩相貌。種種變化，是外道，總不是佛。佛是自心，莫錯禮拜。佛是西國語，此土云覺性。覺者靈覺，應機接物，揚眉瞬目，運手動足，皆是自己靈覺之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禪。禪之一字，非凡聖所測。

又云：見本性為禪。若不見本性，即非禪也。假使說得千經萬論，若不見本性，只是凡夫，非是佛法。至道幽深，不可話會，典教憑何所及。但見本性，一字不識亦得。見性即是佛，聖體本來清淨，無有雜穢。所有言說，皆是聖人從心起用。用體本來空名，言猶不及，十二部經憑何得及。道本圓成，不用修證。道非聲色，微妙難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亦不可向人說也。唯有如來能知，餘人天等類，都不覺知。凡夫智不及，所以有執相。不了自心本來空寂，妄執相及一切法即墮外道。

若知諸法從心生，不應有執，執即不知。若見本性，十二部經總是閑文字。千經萬論只是明心，言下契會，教將何用？至理絕言；教是語詞，實不是道。道本無言，言說是妄。

若夜夢見樓閣宮殿象馬之屬，及樹木叢林池亭如是等相；不得起一念樂著，盡是托生之處，切須在意。臨終之時，不得取相，即得除障。疑心瞥起，即魔攝。法身本來清淨無受，只緣迷故，不覺不知，因茲故妄受報。所以有樂著，不得自在。只今若悟得本來身心，即不染習。若從聖入凡，示見種種雜類，自為眾生故。

聖人逆順皆得自在，一切業拘它不得。聖成久矣，有大威德，一切品類業，被它聖人轉，天堂地獄，無奈何它。凡夫神識昏昧，不同聖人，內外明徹。若有疑即不作，作即流浪生死，後悔無相救處。貧窮困苦皆從妄想生，若了是心，遞相勸勉，但無作而作，即入如來知見。

初發心人神識總不定；若夢中頻見異境，輒不用疑，皆是自心起故，不從外來。夢若見光明出現，過於日輪，即餘習頓盡，法界性現。若有此事，即是成道之因。唯自知，不可向人說。

或靜園林中行住坐臥，眼見光明，或大或小，莫與人說，亦不得取著，亦是自性光明。或夜靜暗中行住坐臥，眼睹光明，與晝無異，不得怪，並是自心欲明顯。

或夜夢中見星月分明，亦自心諸緣欲息，亦不得向人說。夢若昏昏，猶如陰暗中行，亦是自心煩惱障重，亦可自知。若見本性，不用讀經念佛，廣學多知無益，神識轉昏。設教只為標心；若識心，何用看教？

若從凡入聖，即須息業養神，隨分過日。

若多瞋恚，令性轉與道相違，自賺無益。聖人於生死中，自在出沒，隱顯不定，一切業拘它不得。聖人破邪魔，一切眾生但見本性，餘習頓滅。神識不昧，須是直下便會，只在如今。欲真會道，莫執一切法；息業養神，餘習亦盡。自然明白，不假用功。

外道不會佛意，用功最多；違背聖意，終日驅驅(區區)念佛轉經，昏於神性，不免輪迴，佛是閑人，何用驅驅廣求名利，後時何用？但不見性人，讀經念佛，長學精進；六時行道，長坐不臥；廣學多聞，以為佛法。此等眾生，盡是謗佛法人。前佛後佛，只言見性。若不見性，妄言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人。

十大弟子中，阿難多聞得第一，於佛無識，只學多聞，二乘外道皆無識佛，識數修證，墮在因果中。是眾生業報，不免生死，遠背佛意，即是謗佛眾生，殺卻無罪過。

經云：闍提人不生信心，殺卻無罪過。若有信心，此人是佛位人。若不見性，切不用取次謗它良善，自賺無益。善惡歷然，因果分明。天堂地獄只在眼前，愚人不信，現墮黑暗地獄中；亦不覺不知。只緣業重故，所以不信。譬如無目人，不信日(道)有光明，縱向伊說亦不信，只緣盲故，憑何辨得日光；愚人亦復如是。

現今墮畜生雜類，誕在貧窮下賤，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雖受是苦，直問著亦言我今快樂，不異天堂。故知一切眾生，生處為樂，不覺不知。如斯惡人，只緣業障重故，所以不能發信心者，不自由他也。若見自心是佛，不在剃除鬚髮，白衣亦是佛。若不見性，剃除鬚髮，亦是外道。

問曰：白衣有妻子，淫欲不除，憑何得成佛？答曰：只言見性不言淫欲。但得見性，淫欲本來空寂，不假斷除，亦不樂著，縱有餘習，不能為害。何以故？

性本清淨故。雖處在五蘊色身中，其性本來清淨，染污不得。

法身本來無受，無飢無渴，無寒熱，無病，無恩愛，無眷屬，無苦樂，無好惡，無短長，無強弱，本來無有一物可得；只緣執有此色身，因即有飢渴寒熱瘡病等相，若不執，即一任作。若於生死中得自在，轉一切法，與聖人神通自在無礙，無處不安。若心有疑，決定透一切境界不過。不作最好，作了不免輪迴生死。若見性，旃陀羅亦得成佛。

問曰：旃陀羅殺生作業，如何得成佛？答曰：只言見性不言作業。縱作業不同，一切業拘他不得。從無始曠大劫來，只為不見性，墮地獄中，所以作業輪迴生死從。悟得本性，終不作業。若不見性，念佛免報不得，非論殺生命。若見性疑心頓除，殺生命亦不奈它何。

自西天二十七祖，只是遞傳心印。吾今來此土，唯傳頓教大乘，即心是佛，不言持(施)戒精進苦行。乃至入水火，登於劍輪，一食長坐不臥，盡是外道有為法。若識得施為運動靈覺之性，汝心即諸佛心。前佛後佛只言傳心，更無別法。若識此心，凡夫一字不識亦是佛。若不識自己靈覺之性，假使身破如微塵，覓佛終不得也。

佛者亦名法身，亦名本心，此心無形相，無因果，無筋骨，猶如虛空，取不得。不同質礙，不同外道。此心除如來一人能會，其餘眾生迷人不明了。此心不離四大色身中，若離是心，即無能運動。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身是無情，因何運動。若自心動，乃至語言施為運動，見聞覺知，皆是動心動用。動是心動，動即其用。動用外無心，心外無動。動不是心，心不是動。動本無心，心本無動。動不離心，心不離動。動無心離，心無動離，動是心用，用是心動。動即心用，用即心動。不動不用，用體本空。空本無動，動用同心，心本無動。

故經云：動而無所動，終日去來而未曾去，終日見而未曾見，終日笑而未曾笑，終日聞而未曾聞，終日知而未曾知，終日喜而未曾喜，終日行坐而未曾行坐，終日住而未曾住。

故經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見聞覺知，本自圓寂。乃至瞋喜痛癢何異木人，只緣推尋痛癢不可得。故經云：惡業即得苦報，善業即有善報，不但瞋墮地獄，喜即生天。若知瞋喜性空，但不執即業脫。若不見性，講得經論，決無依憑，說亦無盡。略標邪正如是，不及一二也。頌曰：

心心心難可尋，寬時遍法界，窄也不容針。

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無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只這心心心是佛。

我本求心心自知，求心不得待心知。

佛性不從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時。

偈曰：

吾本來此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江槎分玉浪。 管炬開金鎖。

五口相共行。 九十無彼我。

(達摩祖師血脈論終)

達摩祖師悟性論

渝州華巖寺沙門釋宗鏡 校刻

夫道者；以寂滅為體。修者；以離相為宗。故經云：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佛者覺也；人有覺心，得菩提道，故名為佛。經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是知有相，是無相之相，不可以眼見，唯可以智知。若聞此法者，生一念信心，此人以發大乘，乃超三界。三界者：貪、瞋、癡是。返貪、瞋、癡為戒、定、慧，即名超三界。然貪瞋癡亦無實性，但據眾生而言矣。若能返照，了了見貪瞋癡性即是佛性，貪瞋癡外更無別有佛性。經云：諸佛從本來，常處於三毒，長養於白法，而成於世尊。三毒者：貪瞋癡也。

言大乘最上乘者，皆是菩薩所行之處，無所不乘，亦無所乘，終日乘而未嘗乘，此為佛乘。經云：無乘為佛乘也。若人知六根不實，五蘊假名，遍體求之，必無定處，當知此人解佛語。

經云：五蘊窟宅名禪院。內照開解，即大乘門，可不明哉？不憶一切法，乃名為禪定。若了此言者，行住坐臥皆禪定。知心是空，名為見佛。何以故？十方諸佛皆以無心，不見於心，名為見佛。捨身不吝，名大布施。離諸動定，名大坐禪。何以故？凡夫一向動，小乘一向定，謂出過凡夫小乘之坐禪，名大坐禪。若作此會者，一切諸相不求自解，一切諸病不治自瘥，此皆大禪定力。

凡將心求法者為迷，不將心求法者為悟。不著文字名解脫；不染六塵名護法；出離生死名出家；不受後有名得道；不生妄想名涅槃；不處無明為大智慧；無煩惱處名般涅槃；無心相處名為彼岸。迷時有此岸，若悟時無此岸。何以故？為凡夫一向住此。若覺最上乘者，心不住此，亦不住彼，故能離於此彼岸也。若見彼岸異於此岸，此人之心已無禪定。

煩惱名眾生，悟解名菩提，亦不一不異，只隔其迷悟耳。迷時有世間可出，悟時無世間可出。平等法中，不見凡夫異於聖人。經云：平等法者，凡夫不能入，聖人不能行。平等法者，唯有大菩薩與諸佛如來行也。若見生異於死，動異於靜，

皆名不平等。不見煩惱異於涅槃，是名平等。何以故？煩惱與涅槃，同是一性空故。是以小乘人妄斷煩惱，妄入涅槃，為涅槃所滯。菩薩知煩惱性空，即不離空，故常在涅槃。涅槃者：涅而不生，槃而不死，出離生死，出般涅槃。心無去來，即入涅槃。是知涅槃即是空心。諸佛入涅槃者，為在無妄想處。

菩薩入道場者，即是無煩惱處。空閑處者，即是無貪瞋癡也。貪為欲界、瞋為色界、癡為無色界，若一念心生，即入三界；一念心滅，即出三界。是知三界生滅，萬法有無，皆由一心。凡言一法者：似破瓦石竹木無情之物。若知心是假名，無有實體，即知自寂之心亦是非有，亦是非無。何以故？凡夫一向生心，名為有；小乘一向滅心，名為無；菩薩與佛未曾生心，未曾滅心，名為非有非無心；非有非無心，此名為中道。

是知持(將)心學法，則心法俱迷；不持(將)心學法，則心法俱悟。凡迷者：迷於悟，悟者：悟於迷。正見之人，知心空無，即超迷悟。無有迷悟，始名正解、正見。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不自心，由色故心，是知心色兩相俱有生滅。有者有於無，無者無於有，是名真見。

夫真見者，無所不見，亦無所見，見滿十方，未曾有見。何以故？無所見故，見無見故，見非見故。凡夫所見，皆名妄想。若寂滅無見，始名真見。心境相對，見生於中，若內不起心，則外不生境，境心俱淨，乃名為真見。作此解時，乃名正見。不見一切法，乃名得道；不解一切法，乃名解法。何以故？見與不見，俱不見故；解與不解，俱不解故。無見之見，乃名真見；無解之解，乃名大解。

夫正見者：非直見於見，亦乃見於不見。真解者：非直解於解，亦乃解於無解。凡有所解，皆名不解；無所解者，始名正解；解與不解，俱非解也。經云：不捨智慧名愚癡。以心為空，解與不解俱是真；以心為有，解與不解俱是妄。若解時法逐人，若不解時人逐法。若法逐於人，則非法成法；若人逐於法，則法成非法。若人逐於法，則法皆妄；若法逐於人，則法皆真。是以聖人亦不將心求法，亦不將法求心，亦不將心求心，亦不將法求法。所以心不生法，法不生心，心法兩寂，故常為在定。

眾生心生，則佛法滅；眾生心滅，則佛法生。心生則真法滅，心滅則真法生。已知一切法各各不相屬，是名得道人。知心不屬一切法，此人常在道場。迷時有罪，解時無罪。何以故？罪性空故。若迷時無罪見罪，若解時即罪非罪。何以故？罪無處所故。經云：諸法無性，真用莫疑，疑即成罪。何以故？罪因疑惑而生。若作此解者，前世罪業即為消滅。迷時六識五陰皆是煩惱生死法，悟時六識五陰皆是涅槃無生死法。

修道之人不外求道。何以故？知心是道；若得心時，無心可得；若得道時，無道可得。若言將心求道得者，皆名邪見。迷時有佛有法，悟時無佛無法。何以故？悟即是佛法。

夫修道者：身滅道成。亦如甲拆樹生。此業報身念念無常，無一定法，但隨

念修之；亦不得厭生死，亦不得愛生死；但念念之中，不得妄想；則生證有餘涅槃，死入無生法忍。眼見色時，不染於色；耳聞聲時，不染於聲；皆解脫也。眼不著色，眼為禪門；耳不著聲，耳為禪門。總而言，見色有見色性，不著常解脫；見色相者常繫縛。不為煩惱所繫縛者，即名解脫，更無別解脫。

善觀色者，色不生心，心不生色，即色與心俱清淨。無妄想時，一心是一佛國，有妄想時，一心是一地獄。眾生造作妄想，以心生心，故常在地獄。菩薩觀察妄想，不以心生心，常在佛國。若不以心生心，則心心入空，念念歸靜，從一佛國至一佛國。若以心生心，則心心不靜，念念歸動，從一地獄歷一地獄。若一念心起，則有善惡二業，有天堂地獄；若一念心不起，即無善惡二業，亦無天堂地獄。

為體非有非無，在凡即有，在聖即無。聖人無其心，故胸臆空洞，與天同量。此已下並是大道中證，非小乘及凡夫境界也。心得涅槃時，即不見有涅槃。何以故？心是涅槃。若心外更見涅槃，此名著邪見也。

一切煩惱為如來種心，為因煩惱而得智慧。只可道煩惱生如來，不可得道煩惱是如來。故身心為田疇，煩惱為種子，智慧為萌芽，如來喻於穀也。佛在心中，如香在樹中；煩惱若盡，佛從心出；朽腐若盡，香從樹出。即知樹外無香，心外無佛。若樹外有香，即是他香；心外有佛，即是他佛。

心中有三毒者，是名國土穢惡；心中無三毒者，是名國土清淨。經云：若使國土不淨，穢惡充滿，諸佛世尊於中出者，無有此事。不淨穢惡者，即無明三毒是；諸佛世尊者，即清淨覺悟心是(也)。一切言語無非佛法；若能無其所言，即盡日言而是道；若能有所言，即終日默而非道。是故如來言不乘默，默不乘言，言不離默；悟此言默者，皆在三昧。

若知時而言，言亦解脫；若不知時而默，默亦繫縛。是故言若離相，言亦名解脫；默若著相，默即是繫縛。夫文字者：本性解脫。文字不能就繫縛，繫縛自本來未就文字。法無高下，若見高下，即非法也。非法為筏，是法為人。筏者，人乘其筏者，即得渡於非法，則是法也。若世俗言，即有男女貴賤；以道言之，即無男女貴賤。以是天女悟道，不變女形；車匿解真，寧移賤稱乎。此蓋非男女貴賤，皆由一相也。天女於十二年中，求女相了不可得，即知於十二年中，求男相亦不可得。十二年者，即十二入是也。

離心無佛，離佛無心；亦如離水無冰，亦如離冰無水。凡言離心者，非是遠離於心，但使不著心相。經云：不見相名為見佛，即是離心相也。離佛無心者：言佛從心出，心能生佛。然佛從心生，而佛未嘗生於心。亦如魚生於水，水不生於魚。欲觀於魚，未見魚而先見水。欲觀佛者，未見佛而先見心。即知已見魚者忘於水；已見佛者忘於心。若不忘於心，尚為心所惑；若不忘於水，尚被水所迷。眾生與菩提，亦如冰之與水；為三毒所燒，即名眾生；為三解脫所淨，即名菩提。為三冬所凍，即名為冰；為三夏所消，即名為水。若捨卻冰，即無別水；若棄卻

眾生，則無別菩提。明知冰性即是水性，水性即是冰性。

眾生性者，即菩提性也。眾生與菩提同一性，亦如烏頭與附子共根耳；但時節不同，迷悟異境故，有眾生菩提二名矣。是以蛇化為龍，不改其鱗；凡變為聖，不改其面。但知心者智內照，身者戒外真。眾生度佛，佛度眾生，是名平等。眾生度佛者，煩惱生悟解。佛度眾生者，悟解滅煩惱。是知非無煩惱，非無悟解；是知非煩惱無以生悟解，非悟解無以滅煩惱。

若迷時佛度眾生，若悟時眾生度佛。何以故？佛不自成，皆由眾生度故。諸佛以無明為父，貪愛為母，無明貪愛皆是眾生別名也。眾生與無明，亦如左掌與右掌，更無別也。迷時在此岸，悟時在彼岸。若知心空不見相，則離迷悟；既離迷悟，亦無彼岸。如來不在此岸，亦不在彼岸。不在中流，中流者，小乘人也；此岸者，凡夫也。彼岸菩提也。

佛有三身者；化身報身法身；化身亦云應身。若眾生常作善時，即化身現；修智慧時即報身現；覺無為即法身現。常飛騰十方隨宜救濟者，化身佛也。若斷惑即是雪山成道，報身佛也。無言無說，無作無得，湛然常住者，法身佛也。若論至理，一佛尚無，何得有三？此謂三身者，但據人智也。人有上中下說。下智之人妄興福力也，妄見化身佛；中智之人妄斷煩惱，妄見報身佛；上智之人妄證菩提，妄見法身佛；上上智之人內照圓寂，明心即佛，不待心而得佛智，知三身與萬法皆不可取不可說，此即解脫心，成於大道。

經云：佛不說法，不度眾生，不證菩提。此之謂矣！眾生造業，業造眾生。今世造業，後世受報，無有脫時。唯有至人，於此身中，不造諸業，故不受報。經云：諸業不造，自然得道。豈虛言哉！人能造業，業不能造人；人若造業，業與人俱生；人若不造業，業與人俱滅。是知業由人造，人由業生。人若不造業，即業無由生人也。亦如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今之凡夫，往往造業，妄說無報，豈不苦哉。若以至理而論之，前心造後心報，何有脫時？若前心不造，即後心無報，復安妄見業報哉？經云：雖信有佛，言佛苦行，是名邪見。雖信有佛，言佛有金鏘馬麥之報，是名信不具足，是名一闡提。解聖法名為聖人，解凡法者名為凡夫。但能捨凡法就聖法，即凡夫成聖人矣。

世間愚人，但欲遠求聖人，不信慧解之心為聖人也。經云：無智人中，莫說此經。經云：心也法也，無智之人，不信此心。解法成於聖人，但欲遠外求學，愛慕空中佛像光明香色等事，皆墮邪見，失心狂亂。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八萬四千法門，盡由一心而起。若心相內淨，猶如虛空，即出離身心內八萬四千煩惱為病本也。凡夫當生憂死，飽臨愁飢，皆名大惑。所以聖人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變當今，念念歸道。若未悟此大理者，即須早求人天之善，無令兩失。

夜坐偈云：

一更端坐結跏趺。怡神寂照泯同虛。(胸同虛)

曠劫由來不生滅。何須生滅滅無餘。(滅生渠)

一切諸法皆如幻。本性自空那用除。

若識心性非形像。湛然不動自真如。(自如如)

二更凝神轉明淨。不起憶想同真性。(真如性)

森羅萬象併歸空。更執有空還是病。

諸法本自非空有。凡夫妄想論邪正。

若能不二其居懷。誰道即凡非是聖。

三更心淨等虛空。遍滿十方無不通。

山河石壁無能障。恆沙世界在其中。

世界本性真如性。亦無無性即含融。

非但諸佛能如此。有情之類並皆同。(普皆同)

四更無滅亦無生。量與虛空法界平。

無去無來無起滅。非有非無非暗明。

不起諸見如來見。無名可名真佛名。

唯有悟者應能識。未會眾生由若盲。

五更般若照無邊。不起一念歷三千。

欲見真如平等性。慎勿生心即目前。

妙理玄奧非心測。不用尋逐令疲極。

若能無念即真求。更若有求還不識。

(達摩祖師悟性論終)

信心銘 三祖僧璨(-606)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卻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勿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疏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卻。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白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凡趣聖道悟解真宗，修心要論若其不護淨者，一切行無由取見；願善知識如有寫者，用心無令脫錯，恐誤後人。

夫修道之本體須識，當身心本來清淨不生不滅無有分別，自性圓滿清淨之心，此是本師，乃勝念十方諸佛。

問曰：何知自心本來清淨？答曰：《十地經》云：眾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為五陰黑雲之所覆，如瓶內燈光，不能照輝。譬如世間雲霧，八方俱起天下陰闇。日豈爛也，何故無光？光元不壞，只為雲霧所覆；一切眾生清淨之心，亦復如是。只為攀緣妄念煩惱諸見黑雲所覆，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顯現。故知自心本來清淨。

問曰：何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答曰：《維摩經》云：如無有生，如無有滅。“如”者真如佛性，自性清淨。清淨者心之原也，真如本有不從緣生。又云：一切眾生皆如也，眾賢聖亦如也。一切眾生者，即我等是也；眾賢聖者，即諸佛是也。名相雖別，身中真如法性並同，不生不滅，故言皆如也。故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

問曰：何名自心為本師？答曰：此真心者，自然而有不從外來不屬於修，於三世中所有至親莫過自守於心。若識心者，守之則到彼岸。迷心者，棄之則墮三塗。故知三世諸佛以自心為本師。故論云：了然守心則妄念不起，則是無生，故知心是本師。

問曰：何名自心勝念彼佛？答曰：常念彼佛，不免生死；守我本心，則到彼岸。《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故云：守本真心勝念他佛。又云：勝者只是約行勸人之語，其實究竟果體平等無二。

問曰：眾生與佛真體既同，何故諸佛不生不滅，受無量快樂自在無礙，我等眾生墮生死中受種種苦耶？答曰：十方諸佛悟達法性，皆自然照燎於心源，妄想不生正念不失，我所心滅故得不受生死。不生死故即畢竟寂滅，故知萬樂自歸。一切眾生迷於真性，不識心本，種種妄緣不修正念，故即憎愛心起。以憎愛故則心器破漏；心器破漏故即有生死；有生死故則諸苦自現。《心王經》云：真如佛性沒在知見六識海中，沉淪生死不得解脫。努力會是，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自然與佛平等無二。

問曰：真如法性同一無二；迷應俱迷，悟應俱悟。何故佛覺性，眾生昏迷，因何故然？答曰：自此已上入不思議分，非凡所及；識心故悟，失性故迷；緣合即合說不可定，但信真諦守自本心。故《維摩經》云：無自性、無他性，法本無生今即無滅。此悟即離二邊入無分別智。若解此義，但於行知法要守心第一。此

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門，十二部經之宗，三世諸佛之祖。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答曰：涅槃者體是寂滅無為安樂；我心既是真心，妄想則斷；妄想斷故則具正念；正念具故寂照智生；寂照智生故窮達法性；窮達法性故則得涅槃。故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門？答曰：乃至舉一手爪畫佛形像，或造恆沙功德者，只是佛為教導無智慧眾生，作當來勝報之業及見佛之因。若願自早成佛者，會是守本真心。三世諸佛無量無邊，若有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者，無有是處。故經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故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門也。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經之宗？答曰：如來於一切經中，說一切罪福、一切因緣果報；或引一切山河大地草木等種種雜物起無量無邊譬喻；或現無量神通種種變化者，只是佛為教導無智慧眾生有種種欲心心行萬差，是故如來隨其心門引入一乘。我既體知眾生佛性本來清淨如雲底日，但了然守本真心，妄念雲盡慧日即現。何須更多學知見(所)生死苦一切義理及三世之事，譬如磨鏡塵盡明自然現。則今於無明心中，學得者終是不堪。若能了然不失正念，無為心中學得者此是真學，雖言真學竟無所學。何以故？我及涅槃二皆空故。更無二無一，故無所學。法性雖空，要須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故《涅槃經》云：知佛不說法者，是名具足多聞。故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經之宗也。

問曰：何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諸佛之祖？答曰：三世諸佛皆從心性中生。先守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後得成佛。故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諸佛之祖也。上來四種問答，若欲廣說何窮！吾今望，得汝自識本心是佛，是故慇懃勸汝。千經萬論莫過守本真心是要也。吾今努力按《法華經》示汝，大車、寶藏、明珠、妙藥等物汝自不取、不服，窮苦奈何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一切功德自然圓滿，不假外求歸生死苦。於一切處正念察心，莫愛現在樂種未來苦；自誑誑他，不脫生死。努力努力！

今雖無常共作當來成佛之因；莫使三世虛度枉喪功夫。經云：常處地獄如遊園觀；在餘惡道如己舍宅。我等眾生今現如此，不覺不知驚怖煞(殺)人了無出心。奇哉苦哉！若有初心學坐禪者，依《觀無量壽經》端坐正念，閉目合口，心前平視隨意近遠，作一「日」想守真心，念念莫住，即善調氣息。莫使乍麤乍細，則令人成病苦。夜坐禪時或見一切善惡境界，或入青黃赤白等諸三昧，或見身出大光明，或見如來身相，或見種種變化；但知攝心莫著並皆是空，妄想而見也。

經云：十方國土皆如虛空，三界虛幻唯是一心作。若不得定不見一切境界者亦不須怪。但於行住坐臥中常了然守本真心，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一切萬法不出自心。所以諸佛廣說，如許多言教譬喻者，只為眾生行行不同，遂使教門差別。其實八萬四千法門，三乘八道位體，七十二賢行宗，莫過自心是本也。若能自識本心，念念磨鍊莫住者即自見佛性也。於念念中常供養十方恆沙諸佛。十二部經念念常轉。若了此心源者一切心義自現，一切願具足、一切行滿、一切皆辦

不受後有。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捨此身已定得無生不可思議。努力莫造作，如此真實不妄語難可得聞，聞而能行者恆沙眾中莫過有一。行而能到者億萬劫中稀有一人。好好自安自靜，善調諸根，就視心源。恆令照燎清淨，勿令無記心生。

問曰：何名無記心？答曰：諸攝心人為緣外境羸心小息，內鍊真心心未清淨時，於行住坐臥中恆愆意看心，猶未能了了清淨獨照心源，是名無記心也，亦是漏心猶不免生死大病。況復總不守真心者，是人沈沒生死苦海，何日得出？可憐！努力努力！

經云：眾生若情誠不內發者，於三世縱值恆沙諸佛無所能為。經云：眾生若情誠不內發者，於三世縱值恆沙諸佛無所能為。經云：眾生識心自度，佛不能度眾生。若佛能度眾生者，過去諸佛恆沙無量，何故我等不成佛也？只是情誠不自內發，是故沉沒苦海。努力努力！勤求本心勿令妄漏。過去不知，已過亦不及，今身現在有遇得聞妙法，分明相勸決解此語，了知守心是第一道。不肯發至誠心求願成佛受無量自在快樂，乃始轟轟隨俗貪求名利，當來墮大地獄中，受種種苦惱，將何所及。奈何奈何！努力努力！但能著破衣餒羸食，了然守本真心，佯癡不解語，最省氣力而能有功，是大精進人也。

世間迷人不解此理，於無明心中，多涉艱辛廣修相善，望得解脫，乃歸生死。若了然不失正念而度眾生者，是有力菩薩。分明語汝等守心第一，若不勤守者甚癡人也。不肯現在一生忍苦，欲得當來萬劫受殃，聽汝更不知何囑？八風吹不動者真是珍寶山也。若知果體者但對於萬境起恆沙作用，巧辯若流，應病與藥，而能妄念不生，我所心滅者真是出世丈夫；如來在日歎何可盡！吾說此言者至心勸汝，不生妄念，我所心滅則是出世之士。

問曰：云何是我所心滅？答曰：為有小許勝他之心，自念我能如此者，是我所心涅槃中病故。《涅槃經》曰：譬如虛空能容萬物，而此虛空不自念言我能含容如是。此喻我所心滅趣金剛三昧。

問曰：諸行人求真常寂者，只樂世間無常羸善，不樂第一義諦，真常妙善其理未見，只欲發心緣義遂思，覺心起則是漏心；只欲亡心則是無明昏住，又不當理；只欲不止心不緣義即惡取空，雖受人身行畜生行；爾時無有定慧方便，而不能解了明見佛性。只是行人沉沒之處，若為超得到無餘涅槃，願示真心。答曰：會是信心具足志願成就緩緩靜心，更重教汝；好自閑靜身心，一切無所攀緣，端坐正念善調氣息；懲其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好好如如穩看看熟，則了見此心識流動，猶如水流、陽焰曄曄不住。既見此識時唯是不內不外，緩緩如如穩看看熟，則返覆銷融虛凝湛住。其此流動之識颯然自滅。滅此識者乃是滅十地菩薩眾中障惑。此識滅已其心即虛凝寂淡泊皎潔泰然，吾更不能說其形狀。汝若欲得者，取《涅槃經》第三卷中〈金剛身品〉及《維摩經》第三卷〈見阿閼佛品〉，緩緩尋思細心搜檢熟看，若此經熟實得能於行住坐臥，及對五欲八風不失此心者，是人梵行已立、所作已辦，究竟不受生死之身。

五欲者：色聲香味觸。八風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是行人磨鍊佛性處，甚莫怪今身不得自在。經曰：世間無佛住處菩薩不得現用。要脫此報身，眾生過去根有利鈍不可判；上者一念間，下者無量劫。若有力時隨眾生性起菩薩善根，自利利他莊嚴佛土。要須了四依乃窮實相。若依文執則失真宗。

諸比丘！汝等學他出家修道，此是出家出生死枷，是名出家。正念具足修道得成，乃至解身支節，臨命終時不失正念，即得成佛。弟子上來集此論者，直以信心依文取義作如是說，實非了了證知。若乘聖理者，願懺悔除滅；若當聖道者，迴施眾生，願皆識本心，一時成佛。聞者努力當來成佛，願在前度我門徒。

問曰：此論從首至末，皆顯自心是道，未知果行二門是何門攝？答曰：此論顯一乘為宗。然其至意導迷趣，解自免生死，乃能度人。直言自利不說利他，約行門攝。若有人依文行者，即在前成佛。若我誑汝當來墮十八地獄，指天地為誓，若不信我世世被虎狼所食。

(最上乘論一卷終)

大般涅槃經 金剛身品第五

爾時，世尊復告迦葉：「善男子！如來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壞身，金剛之身，非雜食身，即是法身。」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如是等身，我悉不見，唯見無常破壞塵土雜食等身，何以故如來今當入涅槃故？」佛告迦葉：「汝今莫謂如來之身，不堅可壞如凡夫身。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之身，無量億劫堅牢難壞，非人天身、非恐怖身、非雜食身。如來之身，非身是身不生、不滅，不習、不修，無量無邊，無有足跡。無知無形畢竟清淨，無有動搖，無受無行，不住不作，無味無雜，非是有為，非業非果，非行非滅，非心非數，不可思議，常不可議。無識離心，亦不離心。」

其心平等，無有亦有，無有去來，而亦去來，不破不壞，不斷不絕，不出不滅，非主亦主，非有非無，非覺非觀，非字非不字，非定非不定，不可見，了了見。無處亦處，無宅亦宅，無闇無明，無有寂靜，而亦寂靜，是無所有，不受不施，清淨無垢，無諍斷諍，住無住處，不取不墮，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非福田，無盡不盡，離一切盡，是空離空，雖不常住，非念念滅，無有垢濁，無字離字，非聲非說，亦非修習，非稱非量，非一非異，非像非相，諸相莊嚴，非勇非畏，無寂不寂，無熱不熱，不可睹見，無有相貌。如來度脫一切眾生無度脫故，能解眾生，無有解故，覺了眾生，無覺了故，如實說法，無有二故，不可量，無等等，平如虛空，無有形貌，同無生性，不斷不常，常行一乘，眾生見三，不退不轉，斷一切結，不戰不觸，非性住性，非合非散，非長非短，非圓非方，非陰

入界，亦陰入界，非增非損，非勝非負。如來之身，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無有知者，無不知者，無有見者，無不見者，非有為，非無為，非世非不世，非作非不作，非依非不依，非四大非不四大，非因非不因，非眾生非不眾生，非沙門非婆羅門，是師子，大師子，非身非不身，不可宣說。

除一法相，不可算數。般涅槃時，不般涅槃。如來法身，皆悉成就如是無量微妙功德。迦葉!唯有如來乃知是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迦葉!如是功德，成如來身，非是雜食所長養身。迦葉!如來真身功德如是，云何復得諸疾患苦危脆不堅，如坏器乎?迦葉!如來所以示病苦者，為欲調伏諸眾生故。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之身即金剛身，汝從今日，常當專心思惟此義，莫念食身，亦當為人說如來身，即是法身。」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成就如是功德，其身云何當有病苦無常破壞，我從今日，常當思惟如來之身，是常法身、安樂之身。亦當為人如是廣說。唯然!世尊!如來法身金剛不壞，而未能知所因云何?」佛告迦葉：「以能護持正法因緣，故得成就是金剛身。迦葉!我於往昔護法因緣，今得成就是金剛身，常住不壞。善男子!護持正法者，不受五戒，不修威儀，應持刀劍、弓箭、矛槊，守護持戒清淨比丘。」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離於守護，獨處空閑塚間、樹下，當說是人為真比丘。若有隨逐守護者行，當知是輩是禿居士。」佛告：「迦葉!莫作是語，言禿居士，若有比丘隨所至處，供身取足，讀誦經典，思惟坐禪，有來問法，即為宣說。所謂布施、持戒福德少欲知足。雖能如是種種說法，然故不能作師子吼，不為師子之所圍繞，不能降伏非法惡人，如是比丘，不能自利及利眾生，當知是輩懈怠懶惰。雖能持戒守護淨行，當知是人無所能為。若有比丘供身之具，亦常豐足，復能護持所受禁戒，能師子吼，廣說妙法，謂脩多羅、祇夜、受記、伽陀、優陀那、伊帝目多伽、闍陀伽、毗佛略、阿浮陀、達磨，以如是等九部經典，為他廣說，利益安樂諸眾生故，唱如是言。

涅槃經中制諸比丘，不應畜養奴婢、牛羊、非法之物，若有比丘畜如是等不淨之物，應當治之。如來先於異部經中，說有比丘畜如是等非法之物，某甲國王如法治之，驅令還俗。若有比丘能作如是師子吼時，有破戒者聞是語已，咸共瞋怒害是法師，是說法者，設復命終，故名持戒自利利人，以是緣故，我聽國王、群臣、宰相、優婆塞等護說法人。若有欲得護正法者，當如是學。迦葉!如是破戒不護法者，名禿居士，非持戒者，得如是名。

善男子!過去久遠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於此拘尸那城有佛出世，號歡喜增益如來、應供、正偏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

世尊。爾時，世界廣博嚴淨，豐樂安隱，人民熾盛，無有飢渴，如安樂國。諸菩薩等彼佛世尊住世無量，化眾生已，然後乃於娑羅雙樹，入般涅槃。佛涅槃後，遺法住世無量億歲，餘四十年，佛法未滅。爾時，有一持戒比丘，名曰覺德，多有徒眾眷屬圍繞，能師子吼，班宣廣說九部經典，制諸比丘，不得畜養奴婢、牛羊、非法之物。爾時，多有破戒比丘，聞作是說，皆生惡心，執持刀杖，逼是法師。是時國王名曰有德，聞是事已，為護法故，即便往至說法者所，與是破戒諸惡比丘極共戰鬥，令說法者得免危害，王時被創舉身周偏。

爾時，覺德尋讚王言：善哉！善哉！王今真是護正法者，當來之世，此身當為無量法器。王於是時，得聞法已，心大歡喜，尋即命終，生阿閼佛國，而為彼佛作第一弟子。其王將從、人民、眷屬有戰鬥，國有隨喜者，一切不退菩提之心，命終悉生阿閼佛國。覺德比丘卻後壽終，亦得往生阿閼佛國，而為彼佛作聲聞眾中第二弟子。

若有正法欲滅盡時，應當如是受持擁護。迦葉！爾時王者，則我身是；說法比丘，迦葉佛是。迦葉！護正法者，得如是等無量果報，以是因緣，我於今日得種種相以自莊嚴，成就法身，不可壞身。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常身猶如畫石。佛告迦葉：善男子！以是因緣故，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應當勤加護持正法，護法果報，廣大無量。善男子！是故護法優婆塞等，應執刀仗，擁護如是持法比丘。若有受持五戒具者，不得名為大乘人也，不受五戒，為護正法，乃名大乘，護正法者，應當執持刀劍、器仗侍衛法師。」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諸比丘與如是等諸優婆塞，持刀仗者，其為伴侶，為有師耶？為無師乎？為是持戒？為是破戒？」佛告迦葉：「莫謂是等為破戒人，善男子！我涅槃後，濁惡之世，國土荒亂，互相抄掠，人民飢餓。爾時，多有為飢餓故，發心出家，如是之人，名為禿人。是禿人輩，見有持戒威儀具足清淨比丘，護持正法，驅逐令出，若殺若害。」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是持戒人護正法者，云何當得遊行村落、城邑教化？」善男子！是故我今聽持戒人，依諸白衣持刀仗者，以為伴侶。若諸國主、大臣、長者、優婆塞等為護法故，雖持刀仗，我說是等，名為持戒。雖持刀仗不應斷命，若能如是，即得名為第一持戒。迦葉！夫護法者，謂具正見，能廣宣說大乘經典，終不捉持王者寶蓋、油瓶、穀米、種種果蔬，不為利養，親近國王大臣長者。於諸檀越，心無諂曲，具足威儀，摧伏破戒諸惡人等，是名持戒護法之師。能為眾生，真善知識，其心弘廣，譬如大海。迦葉！若有比丘，以利養故，為他說法，是人所有徒眾、眷屬亦效是師貪求利養，是人如是便自壞眾。

迦葉!眾有三種，一者犯戒雜僧；二者愚癡僧；三者清淨僧。破戒雜僧則易可壞，持戒淨僧，利養因緣所不能壞。云何破戒雜僧?若有比丘，雖持禁戒，為利養故，與破戒者坐起行來，共相親附，同其事業，是名破戒，亦名雜僧。云何愚癡僧?若有比丘在阿蘭若處，諸根不利，闇鈍 瞽，少欲乞食，於說戒日，及自恣時，教諸弟子清淨懺悔，見非弟子多犯禁戒，不能教令清淨懺悔，而便與共說戒自恣，是名愚癡僧。云何名清淨僧?有比丘僧百千億魔所不能壞，是菩薩眾本性清淨，能調如上二部之眾，悉令安住清淨眾中，是名護法無上大師，善持律者，為欲調伏利眾生故，知諸戒相，若輕若重，非是律者，則不證知，若是律者，則便證知。

云何調眾生故?若諸菩薩為化眾生，常入聚落，不擇時節，或至寡婦及姪女舍，與同住止，經歷多年，若是聲聞，所不應為，是名調伏利益眾生。云何知重，若見如來因事制戒，汝從今日慎莫更犯，如四重禁，出家之人所不應作，而故作者，非是沙門，非釋種子，是名為重。云何為輕?若犯輕事，如是三諫，若能捨者，是名為輕，非律不證者，若有讚說不清淨物應受用者，不共同止，是律應證者，善學戒律，不近破戒，見有所行隨順戒律，心生歡喜，如是能知佛法所作，善能解說，是名律師，善解一字，善持契經，亦復如是，如是善男子!佛法無量，不可思議，如來亦爾，不可思議。」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誠如聖教，佛法無量，不可思議，如來亦爾，不可思議。故知如來常住不壞，無有變異，我今善學，亦當為人廣宣是義。」

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如來身者，即是金剛不可壞身，菩薩應當如是善學，正見正知，若能如是了了知見，即是見佛金剛之身、不可壞身，如於鏡中見諸色像。」

《維摩詰經》見阿閼佛品第十二

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為以何等觀如來乎?」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不觀識如、不觀識性。非四大起。同於虛空。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不在三界。三垢已離。順三脫門。具足三明與無明等。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眾生。觀於寂滅。亦不永滅。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

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晦無明。無名無相。無強無弱。非淨非穢。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為。非無為。無示無說。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怠。不定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語道斷。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非取非捨。非有相。非無相。同真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過諸稱量。非大非小。非見非聞。非覺非知。離眾結縛。等諸智。同眾生。於諸法無分別。一切無得、無失、無濁、無惱、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畏、無憂、無喜、無厭、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世尊!如來身為若此。作如是觀。以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爾時，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而來生此？」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舍利弗言：「無沒生也。」「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於意云何?譬如幻師，幻作男女，寧沒生耶？」舍利弗言：「無沒生也。」「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答曰：「如是。」「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舍利弗?沒者，為虛誑法壞敗之相；生者，為虛誑法相續之相。菩薩雖沒，不盡善本。雖生，不長諸惡。」

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怨害處。」維摩詰語舍利弗：「於意云何?日光出時。與冥合乎。」答曰：「不也，日光出時，則無眾冥。」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閻浮提？」答曰：「欲以明照，為之除冥。」維摩詰言：「菩薩如是，雖生不淨佛土，為化眾生，不與愚闇而共合也，但滅眾生煩惱闇耳。」

是時，大眾渴仰，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菩薩聲聞之眾。佛知一切眾會所念，告維摩詰言：「善男子!為此眾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之眾，眾皆欲見。」

於是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于座，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並諸菩薩聲聞之眾，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無動如來，及菩提樹、諸妙蓮華，能於十方作佛事者，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寶階，諸天來下，悉為禮敬無動如來，聽受經法。閻浮提人亦登其階，上昇忉利，見彼諸天。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上至阿迦尼吒天，下至水際。以右手斷取，如陶家輪。入此世界，猶持華鬘，示一切眾。」作是念已，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彼得神通菩薩及聲聞眾，並餘天人俱發聲言：「唯然!世尊!誰取我去?願見救護。」

無動佛言：「非我所為，是維摩詰神力所作。」其餘未得神通者，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於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大眾：「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其國嚴飾，菩薩行淨，弟子清白。」皆曰：「唯然！已見。」佛言：「若菩薩欲得如是清淨佛土，當學無動如來所行之道。」

現此妙喜國時，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願生於妙喜佛土。釋迦牟尼佛即記之曰：「當生彼國。」時妙喜世界於此國土所應饒益，其事訖已，還復本處，舉眾皆見。佛告舍利弗：「汝見此妙喜世界及無動佛不？」「唯然，已見。世尊！願使一切眾生，得清淨土如無動佛，獲神通力如維摩詰。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見是人親近供養。其諸眾生，若今現在。若佛滅後，聞此經者，亦得善利。況復聞已，信解、受持、讀誦、解說、如法修行。若有手得是經典者，便為已得法寶之藏。若有讀誦、解釋其義、如說修行，則為諸佛之所護念。其有供養如是人者，當知則為供養於佛。其有書持此經卷者，當知其室則有如來。若聞是經能隨喜者，斯人則為趣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經，乃至一四句偈，為他說者，當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阿 門人人人 佛

達摩心法對著相之教法多所批評，均不見容於當代，故此慧燈僅能次第傳授。

且因中土自唐末戰亂紛起，流失甚多經典。何況但憑口授，謬誤難免。

現據韓國藏版，發現通行於台之版本錯誤不少，今重新訂正之。

願禪宗心法得以傳續，特印供有志觀心者，望能早證佛道。

佛圓 謹識

自性真佛偈

六祖慧能(638-713)

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見三毒是魔王，邪迷之時魔在舍，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即是魔王來住舍，正見自除三毒心，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三身本來是一身，若向性中能自見，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淨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當來圓滿真無窮。
淫性本是淨性因，除淫即是淨性身，性中各自離五欲，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頓教門，忽悟自性見世尊，若欲修行覓見佛，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救度世人須自修，報汝當來學道者，不作此見大悠悠。

證道歌

永嘉真覺大師(665-713)

君不見 絕學無為閒道人 不除妄想不求真 無名實性即佛性 幻化空
身即法身 法身覺了無一物 本源自性天真佛 五陰浮雲空去來 三毒
水泡虛出沒

證實相	無人法	剎那滅卻阿鼻業	若將妄語誑眾生	自招拔舌塵沙劫
頓覺了	如來禪	六度萬行體中圓	夢裡明明有六趣	覺後空空無大千
無罪福	無損益	寂滅性中莫問覓	比來塵鏡未曾磨	今日分明須剖析
誰無念	誰無生	若是無生無不生	喚取機關木人問	求佛施功早晚成
放四大	莫把捉	寂滅性中隨飲啄	諸行無常一切空	即是如來大圓覺
決定說	表真乘	有人不肯任情徵	直截根源佛所印	摘葉尋枝我不能
摩尼珠	人不識	如來藏裡親收得	六般神用空不空	一顆圓光色非色
淨五眼	得五力	惟證乃知難可測	鏡裡看形形不見	水中捉月爭拈得
常獨行	常獨步	達者同遊涅槃路	調古神清風自高	貌粹骨剛人不顧
窮釋子	口稱貧	實是身貧道不貧	貧則身常披縷褐	道則心藏無價珍
無價珍	用無盡	利物應機終不吝	三身四智體中圓	八解六通心地印
上士一決一切了		中下多疑多不信	但自懷中解垢衣	誰能向外誇精進
從他謗	任他非	把火燒天徒自疲	我聞恰似飲甘露	銷鎔頓入不思議
觀惡言	是功德	此則成吾善知識	不因訕謗起冤親	何表無生慈忍力
宗亦通	說亦通	定慧圓明不滯空	非但我今獨達了	恆沙諸佛體皆同
師子吼	無畏說	百獸聞之皆腦裂	香象奔波失卻威	天龍寂聽生欣悅
游江海	涉山川	尋師訪道為參禪	自從認得曹溪路	了知生死不相干
行亦禪	坐亦禪	語默動靜體安然	縱遇鋒刀常坦坦	假饒毒藥也閒閒
我師得見然燈佛		多劫曾為忍辱仙		

幾回生	幾回死	生死悠悠無定止	自從頓悟了無生	於諸榮辱何憂喜
入深山	住蘭若	岑崟幽邃長松下	優游靜坐野僧家	門寂安居實瀟灑
覺即了	不施功	一切有為法不同	住相布施生天福	猶如仰箭射虛空
勢力盡	箭還墮	招得來生不如意	爭似無為實相門	一超直入如來地
但得本	不愁末	如淨琉璃含寶月	既能解此如意珠	自利利他終不竭
江月照	松風吹	永夜清宵何所為	佛性戒珠心地印	霧露雲霞體上衣
降龍鉢	解虎錫	兩股金環鳴歷歷	不是標形虛事持	如來寶杖親蹤跡
不求真	不斷妄	了知二法空無相	無相無空無不空	即是如來真實相
心鏡明	鑑無礙	廓然瑩徹周沙界	萬象森羅影中現	一顆圓光非內外
豁達空	撥因果	莽莽蕩蕩招殃禍	棄有著空病亦然	還如避溺而投火
捨妄心	取真理	取捨之心成巧偽	學人不了用修行	深成認賊將為子
損法財	滅功德	莫不由斯心意識	是以禪門了卻心	頓入無生知見力
大丈夫	秉慧劍	般若鋒兮金剛焰	非但能摧外道心	早曾落卻天魔膽
震法雷	擊法鼓	布慈雲兮灑甘露	龍象蹴踏潤無邊	三乘五性皆醒悟
雪山肥膩	更無雜	純出醍醐我常納	一性圓通一切性	一法遍含一切法
一月普現	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攝	諸佛法身入我性	我性同共如來合
一地具足	一切地	非色非心非行業	彈指圓成八萬門	剎那滅卻三祇劫
一切數句	非數句	與吾靈覺何交涉	不離當處常湛然	覓即知君不可見
不可毀	不可讚	體若虛空沒崖岸	有人問我解何宗	報道摩訶般若力
取不得	捨不得	不可得中只麼得	吾早曾經多劫修	不是等閒相誑惑
默時說	說時默	大施門開無壅塞	第一迦葉首傳燈	二十八代西天記
或是或非	人不識	逆行順行天莫測	六代傳衣天下聞	後人得道何窮數
建法幢	立宗旨	明明佛敕曹溪是	二十空門元不著	一性如來體自同
法東流	入此土	菩提達摩為初祖	痕垢盡時光始現	心法雙忘性即真
真不立	妄本空	有無俱遣不空空	去聖遠兮邪見深	魔強法弱多冤害
心是根	法是塵	兩種猶如鏡上痕	(調治)	
嗟末法	惡時世	眾生福薄難調劑	欲得不招無間業	莫謗如來正法輪
聞說如來	頓教法	恨不滅除如瓦碎	境靜林間獨自遊	走獸飛禽皆遠去
作在心	殃在身	不須冤訴更尤人	若是野干逐法王	百年妖怪虛開口
栴檀林	無雜樹	鬱茂森沉師子住	不是山僧逞人我	修行恐落斷常坑
師子兒	眾隨後	三歲便能大哮吼	是則龍女頓成佛	非則善星生陷墜
圓頓教	勿人情	有疑不決直須爭	分別名相不知休	入海算沙徒自困
非不非	是不是	差之毫釐失千里	從來蹭蹬覺虛行	多年枉作風塵客
吾早年來	積學問	亦曾討疏尋經論	二乘精進勿道心	外道聰明無智慧
卻被如來	苦喝責	數他珍寶有何益	執指為月枉施功	根境法中虛捏怪
種性邪	錯知解	不達如來圓頓制	了即業障本是空	未了應須還宿債
亦愚癡	亦小駭	空拳指上生實解		
不見一法	即如來	方得名為觀自在		

飢逢王膳不能餐	病遇醫王爭得瘥	在欲行禪知見力	火裡生蓮終不壞
勇施犯重悟無生	早時成佛於今在	(訶責)	
師子吼 無畏說	深嗟懵懂頑皮鞞	祇知犯重障菩提	不見如來開秘訣
有二比丘犯淫殺	波離螢光增罪結	維摩大士頓除疑	猶如赫日消霜雪
不思議 解脫力	妙用恆沙也無極	四事供養敢辭勞	萬兩黃金亦消得
粉骨碎身未足酬	一句了然超百億	(銷得)	
法中王 最高勝	恆沙如來同共證	我今解此如意珠	信受之者皆相應
了了見 無一物	亦無人 亦無佛	大千沙界海中漚	一切聖賢如電拂
假使鐵輪頂上旋	定慧圓明終不失		
日可冷 月可熱	眾魔不能壞真說	象駕崢嶸謾進途	誰見螳螂能拒轍
大象不遊於兔徑	大悟不拘於小節	莫將管見謗蒼蒼	未了吾今為君訣

馬祖道一禪師示眾 (709-788)

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做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疏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無上珍寶。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為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聖。故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即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恆）河沙（數）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

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為萬法之根本。故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無量劫來，凡夫妄想，諂曲邪偽，我慢貢高，合為一體。故經云：「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時唯法起，滅時唯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做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川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即攝眾味；住於大海，即混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

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其空定八萬劫、二萬劫，雖已悟卻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沉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眾生，忽遇善知識指示，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

故經云：「凡夫有反覆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一切眾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常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吃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為，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

頓悟入道要門論 卷上

大珠慧海禪師

師建州(今福建建甌縣)朱氏子。依越州(今浙江紹興)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曰：來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踴躍禮謝。執侍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遽歸奉養；撰頓悟入道要門一卷，傳至馬祖覽訖告眾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自在。眾中知師姓朱，推尋依附者號師為：大珠和尚。

贊曰：

寶藏久埋 拋家外走 逢人指出 始知本有
照用無方 龍吟獅吼 入道無門 師闢其牖

頓悟入道要門論序

夫善知識者，如巨海舟航，能度迷類，長夜明炬，善破群昏。大珠和尚首參馬祖，使入慧海之法界，令開寶藏於自家；所以靈辯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於是曲設多方，垂慈利物，發揚至道，烏可以筆舌讚歎哉！妙葉維那、四明翠山大中理公之神足，夙具靈根，素培智種，禪餘之暇，閱此老語錄，有所證入；平生礙膺之物，脫然而去。從上佛祖舌頭，一無所疑矣。此亦古塔主睹雲門語而嗣之，正所謂也。故捐資鏤板，以廣其傳，期以後之來者，同一了悟，存此心者，豈淺淺耶！此之功勳不墜，行願彌堅，蓋可見矣。庶幾法流不泯，派永接於曹谿，燈焰長存，光愈明於少室者也。 阿育王山沙門崇裕書

稽首和南，十方諸佛、諸大菩薩眾，弟子今作此論，恐不會聖心，願賜懺悔；若會聖理，盡將迴施一切有情，願於來世，盡得成佛。

問：欲修何法，即得解脫？答：唯有頓悟一門，即得解脫。云何為頓悟？答：頓者頓除妄念，悟者悟無所得。

問：從何而修？答：從根本修。云何從根本修？答：心為根本。云何知心為根本？答：《楞伽經》云：“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種法滅。”《維摩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遺教經》云：“但制心一處，無事不辦。”經云：“聖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調心不調身，愚人調身不調心。”《佛名經》云：“罪從心生，還從心滅，故知善惡一切，皆由自心，所以心為根本也。若求解脫者，先須識根本。若不達此理，虛費功勞；於外相求，無有是處。”《禪門經》云：“於外相求，雖經劫數，終不能成；於

內覺觀，如一念頃，即證菩提。”

問：夫修根本，以何法修？答：惟坐禪，禪定即得。《禪門經》云：“求佛聖智，要即禪定；若無禪定，念想喧動，壞其善根。”問：云何為禪，云何為定？答：妄念不生為禪，坐見本性為定。本性者是汝無生心，定者對境無心，八風不能動。八風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是名八風。若得如是定者，雖是凡夫，即入佛位。何以故？《菩薩戒經》云：“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得如是者，即名解脫，亦名達彼岸。超六度，越三界。大力菩薩，無量力尊，是大丈夫。”

問：心住何處即住？答：住無住處即住。問：云何是無住處？答：不住一切處，即是住無住處。云何是不住一切處？答：不住一切處者，不住善惡、有無、內外、中間，不住空，亦不住不空，不住定，亦不住不定，即是不住一切處。只個不住一切處，即是住處也。得如是者，即名無住心也。無住心者是佛心。

問：其心似何物？答：其心不青不黃，不赤不白，不長不短，不去不來，非垢非淨，不生不滅，湛然常寂，此是本心形相也。亦是本身，本身者即佛身也。

問：身心以何為見？是眼見、耳見、鼻見，及身心等見。答：見無如許種見。云：既無如許種見，復何見？答：是自性見。何以故？為自性本來清淨，湛然空寂，即於空寂體中，能生此見。問：只如清淨體，尚不可得，此見從何而有？答：喻如明鑿，中雖無像，能見一切像。何以故？為明鑿無心故。學人心無所染，妄心不生，我所心滅，自然清淨。以清淨故，能生此見。《法句經》云：“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是善知識也。”

問：《涅槃經金剛身品》：“不可見，了了見，無有知者，無不知者。”云何？答：不可見者，為自性體無形，不可得故，是名不可見也。然見不可得者，體寂湛然，無有去來；不離世流，世流不能流，坦然自在，即是了了見也。無有知者，為自性無形，本無分別，是名無有知者。無不知者，於無分別體中，具有恆沙之用。若欲分別一切，即無事不知，是名無不知者。《般若》偈云：“般若無知，無事不知；般若無見，無事不見。”

問：經云：“不見有無，即真解脫。”何者是不見有無？答：證得淨心時，即名有，於中不生得淨心想，即名不見有也。得想無生無住，不得作無生無住想，即是不見無也。故云不見有無也。《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亦名解脫。”

問：云何是無所見？答：若見男子女人及一切色像，於中不起愛憎，與不見

等，即是無所見也。

問：對一切色像時，即名為見；不對色像時，亦名見否？答：見。問：對物時，從有見，不對物時，云何有見？答：今言見者，不論對物與不對物，何以故？為見性常故。有物之時即見，無物之時亦見也。故知物自有去來，見性無來去也。諸根亦爾。問：正見物時，見中有物否？答：見中不立物。問：正見無物時，見中有無物否？答：見中不立無物。

問：有聲時，即有聞；無聲時，還得聞否？答：亦聞。問：有聲時，從有聞；無聲時，云何得聞？答：今言聞者，不論有聲無聲，何以故？為聞性常故。有聲時即聞，無聲時亦聞。問：如是聞者是誰？答：是自性聞，亦名知者聞。

問：此頓悟門，以何為宗，以何為旨，以何為體，以何為用？答：以無念為宗，妄心不起為旨，以清淨為體，以智為用。問：既言無念為宗，未審無念者，無何念？答：無念者無邪念，非無正念。云何為邪念，云何名正念？答：念有念無，即名邪念。不念有無，即名正念。念善念惡，名為邪念。不念善惡，名為正念。乃至苦樂，生滅取捨怨親憎愛，並名邪念。不念苦樂等，即名正念。

問：云何是正念？答：正念者，唯念菩提。問：菩提可得否？答：菩提不可得。問：既不可得，云何唯念菩提？答：只如菩提，假立名字，實不可得，亦無前後得者，為不可得故，即無有念。只個無念，是名真念。菩提無所念，無所念者，即一切處無心。是無所念，只如上說，如許種無念者，皆是隨事方便，假立名字，皆同一體，無二無別。但知一切處無心，即是無念也；得無念時，自然解脫。

問：云何行佛行？答：不行一切行，即名佛行，亦名正行，亦名聖行。如前所說，不行有無憎愛等是也。《大律》卷五《菩薩品》云：“一切聖人，不行於眾生行，眾生不行如是聖行。”

問：云何是正見？答：見無所見，即名正見。問：云何名見無所見？答：見一切色時，不起染著；不染著者，不起愛憎心，即名見無所見也。若得見無所見時，即名佛眼，更無別眼；若見一切色時，起愛憎者，即名有所見。有所見者，即是眾生眼，更無別眼作眾生眼；乃至諸根，亦復如是。

問：既言以智為用者，云何為智？答：知二性空即是解脫；知二性不空，不得解脫，是名為智，亦名了邪正，亦名識體用。二性空，即是體；知二性空，即是解脫。更不生疑，即名為用，言二性空者，不生有無、善惡、愛憎，名二性空。

問：此門從何而入？答：從檀波羅蜜入。問：佛說六波羅蜜，是菩薩行，何故獨說檀波羅蜜，云何具足而得入也？答：迷人不解，五度皆因檀度生，但修檀度，即六度悉皆具足。問：何因緣故，名為檀度？答：檀者名為布施。問：布施何物？答：布施卻二性。

問：云何是二性？答：布施卻善惡性，布施卻有無性、愛憎性、空不空性、定不定性、淨不淨性、一切悉皆施卻，即得二性空。若得二性空時，亦得作二性空想，亦不得作念有施想，即是真行檀波羅蜜。名萬緣俱絕。萬緣俱絕者，即一切法性空是也。法性空者，即一切處無心是。若得一切處無心時，即無有一相可得。何以故？為自性空故，無一相可得。無一相可得者，即是實相。實相者，即是如來妙色身相也。《金剛經》云：“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

問：佛說六波羅蜜，今云何說一即能具足？願說一具六法之因。答：《思益經》云：網明尊謂梵天言，若菩薩捨一切煩惱，名檀波羅蜜，即是布施。於諸法無所起，名尸羅波羅蜜，即是持戒。於諸法無所傷，名羸提波羅蜜，即是忍辱。於諸法離相，名毗離耶波羅蜜，即是精進。於諸法無所住，名禪那波羅蜜，即是禪定。於諸法無戲論，名般若波羅蜜，即是智慧。是名六法。今更名六法不異。一捨、二無起、三無念、四離相、五無住、六無戲論。如是六法，隨事方便，假立名字；至於妙理，無二無別。但知一捨，即一切捨；無起，即一切無起。迷途不契，悉謂有差，愚者滯其法數之中，即長輪生死。告汝學人，但修檀度一法，即萬法周圓，況於五法，豈不具耶。

問：三學等用，何者是三學？云何是等用？答：三學者，戒定慧是也。問：其義云何是戒定慧？答：清淨無染是戒；知心不動，對境寂然，是定；知心不動時，不生不動想，知心清淨時，不生清淨想，乃至善惡皆能分別，於中無染得自在者，是名為慧也。若知戒定慧體，俱不可得時，即無分別者，即同一體，是名三學等用。

問：若心住淨時，不是著淨否？答：得住淨時，不作住淨想，是不著淨。問：心住空時，不是著空否？答：若作空想，即名著空。問：若心得住無住處時，不是著無所處否？答：但作空想，即無有著處。汝若欲了了識無所住心時，正坐之時，但知心莫思量一切物，一切善惡都莫思量；過去事已過去，而莫思量，過去心自絕，即名無過去事；未來事未至，莫願莫求，未來心自絕，即名無未來事；現在事已現在於一切事，但知無著。無著者，不起憎愛心，即是無著。現在心自絕，即名無現在事。三世不攝，亦名無三世也。心若起去時，即莫隨去，去心自絕，若住時亦莫隨住，住心自絕，即無住心，即是住無住處也。若了了自知，住在住時只物住，亦無住處，亦無無住處也。若自了了知心不住一切處，即名了了見本心也，亦名了了見性也。只個不住一切處心者，即是佛心，亦名解脫心，亦

名菩提心，亦名無生心，亦名色性空。經云：證無生法忍是也。汝若未得如是之時，努力努力，勤加用功，功成自會。所言會者，一切處無心即是會。言無心者，無假不真也。假者，愛憎心是也；真者，無愛憎心是也。但無憎愛心，即是二性空；二性空者，自然解脫也。

問：為只坐用，行時亦得為用否？答：今言用功者，不獨言坐，乃至行住坐臥，所造運為，一切時中，常用無間，即名常住也。

問：《方廣經》云：“五種法身：一實相法身，二功德法身，三法性法身，四應化法身，五虛空法身。”於自己身何者是？答：知心不壞，是實相法身；知心含萬象，是功德法身；知心無心，是法性法身；隨根應說，是應化法身；知心無形不可得，是虛空法身。若了此義者，即知無證也。無得無證者，即是證佛法法身，若有證有得以為證者，即邪見增上慢人也，名為外道。何以故？《維摩經》云：“舍利弗問天女曰，汝何所得，何所證，辯乃得如是。天女答曰：我無得無證，乃得如是，若有得有證，即於佛法中為增上慢人也。”

問：經云，等覺妙覺，云何是等覺，云何是妙覺？答：即色即空，名為等覺；二性空故，名為妙覺。又云：無覺無無覺，名為妙覺也。問：等覺與妙覺，為別為不別？答：為隨事方便，假立二名，本體是一，無二無別，乃至一切法皆然也。

問：《金剛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其義云何？答：般若體畢竟清淨，無有一物可得，是名無法可說；即於般若空寂體中，具恆沙之用，即無事不知是名說法，故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義云何？答：只如有人未遇大善知識，唯造惡業，清淨本心被三毒無明所覆，不能顯了，故云應墮惡道也。以今世人輕賤者，即是今日發心求佛道，為無明滅盡，三毒不生，即本心明朗，更無亂念，諸惡永滅，故以今世人輕賤也。無明滅盡，亂念不生，自然解脫；故云當得菩提。即發心時名為今世，非隔生也。

又云：如來五眼者何？答：見色清淨，名為肉眼；見體清淨，名為天眼；於諸色境，乃至善惡，悉能微細分別，無所染著，於中自在，名為慧眼；見無所見，名為法眼；無見無無見，名為佛眼。

又云：大乘、最上乘，其義云何？答：大乘者是菩薩乘；最上乘者是佛乘。又問云：何修而得此乘？答：修菩薩乘者，即是大乘，證菩薩乘，更不起觀，至無修處，湛然常寂，不增不減，名最上乘，即是佛乘也。

問：《涅槃》云：定多慧少，不離無明，定少慧多，增長邪見，定慧等故，即名解脫。其義如何？答：對一切善惡，悉能分別是慧；於所分別之處，不起愛憎，不隨所染，是定，即是定慧等用也。又問：無言無說，即名為定，正言說之時，得名定否？答：今言定者，不論說與不說，常定。何以故？為用定性，言說分別時，即言說分別亦定；若以空心觀色時，即觀色時亦空；若不觀色，不說、不分別時亦空；乃至見聞覺知，亦復如是。何以故？為自性空，即於一切處悉空，空即無著，無著即是等用，為菩薩常用如是等空之法，得至究竟，故云定慧等者，即名解脫也。今更為汝譬喻顯示，令汝惺惺，得解斷疑。譬如明鑒照像之時，其明動否？不也。不照時亦動否？不也。何以故？為明鑒用無情明照，所以照時不動，不照亦不動。何以故？為無情之中，無有動者，亦無不動者。又如日光照世之時，其光動否？不也。若不照時動否？不也。何以故？為光無情故，用無情光照，所以不動，不照亦不動；照者是慧，不動者定；菩薩用是定慧等法，得三菩提，故云定慧等用，即是解脫也。今言無情者，無凡情，非無聖情也。

問：云何是凡情，云何是聖情？答：若起二性，即是凡情；二性空故，即是聖情。

問：經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其義如何？答：以言顯義，得義言絕，義即是空，空即是道，道即是絕言，故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謂得義實際，更不起觀，不起觀故，即是無生；以無生故，即一切色性空，色性空故，即萬緣俱絕；萬緣俱絕者，即是心行處滅。

問：如如者云何？答：如如是不動義，心真如故，名如如也。是知過去佛行此行，亦得成道；現在佛行此行，亦得成道；未來佛有此行，亦得成道。三世所修，證道無異，故名如如也。《維摩經》云：諸佛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乃至一切眾生悉皆如也。何以故？為佛性不斷，有性故也。

問：即色即空，即凡即聖，是頓悟否？答：是。問：云何是即色即空，云何是即凡即聖？答：心有染即色，心無染即空；心有染即凡，心無染即聖。又云真空妙有故即色，色不可得故即空。今言空者，是色性自空，非色滅空；今言色者，是空性自色，非色能色也。

問：經云：盡無盡法門，如何？答：為二性空故。見聞無生是盡，盡者，諸漏盡；無盡者，於無生體中，具恆沙妙用，隨事應現，悉皆具足；於本體中，亦無損減，是名無盡，即是盡無盡法門也。問：盡與無盡，為一為別？答：體是一，說即有別。問：體既是一，云何說別？答：一者是說之體，說是體之用，為隨事應用，故云體同說別。喻如天上一日，下置種種盆器盛水，一一器中皆有於日，諸器中日悉皆圓滿，與天上日亦無差別，故云體同；為隨器立名，即有差別，所

以有別，故云體同，說即有別；所現諸日悉皆圓滿，於上本日，亦無損減，故云無盡也。

問：經云：不生不滅。何法不生，何法不滅？答：不善不生，善法不滅。問：何者善，何者不善？答：不善者是染漏心，善法者是無染漏心，但無染無漏，即是不善不生；得無染無漏時，即清淨圓明，湛然常寂，畢竟不遷，是名善法不滅也，此即是不生不滅。

問：《菩薩戒》云，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其義云何？答：佛戒者，清淨心是也。若有人發心修行清淨行，得無所受心者，名受佛戒也。過去諸佛，皆修清淨無受行，得成佛道；今時有人發心，修無受清淨行者，即與佛功德等用，無有異也，故云入諸佛位也。如是悟者，與佛悟同，故云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從清淨心生智，智清淨名為諸佛子，亦名真佛子。

問：只是佛之與法，為是佛在先，為是法在先，若法在先，法是何佛所說，若佛在先，承何教而成道？答：佛亦在法先，亦在法後。問：因何佛法先後？答：若據寂滅法，是法先佛後；若據文字法，是佛先法後。何以故？一切諸佛，皆因寂滅法而得成佛，即是法先佛後。經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得成道已，然始廣說十二部經，引化眾生，眾生承佛法教，修行得成佛，即是佛先法後也。

問：云何是說通宗不通？答：言行相違，即是說通宗不通。問：云何是宗通說亦通？答：言行無差，即是說通宗亦通。

問：經云，到不到、不到到之法，云何？答：說到行不到，名為到不到，行到說不到，名為不到到；行說俱到，名為到到。

問：佛法不盡有為，不住無為，何者是不盡有為，何者是不住無為？答：不盡有為者，從初發心，至菩提樹下成等正覺，後至雙林入般若涅槃，於中一切法，悉皆不捨，即是不盡有為也。不住無為者，雖修無念，不以無念為證；雖修空，不以空為證；雖修菩提涅槃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即是不住無為也。

問：為有地獄，為無地獄？答：亦有亦無。問：云何亦有亦無？答：為隨心所造，一切惡業，即有地獄；若心無染，自性空故，即無地獄。

問：受罪眾生，有佛性否？答：亦同佛性。問：既有佛性，正入地獄時，佛性同入否？答：不同入。問：正入之時，佛性復在何處？答：亦同入。問：既同入，正入時，眾生受罪，佛性亦同受罪否？答：佛性雖隨眾生同入，是眾生自受罪苦，佛性元來不受。問：既同入，因何不受？答：眾生者是有相，有相者，即

有成壞；佛性者是無相，無相者，即是空性也。是故真空之性，無有壞者，喻如有人於空積薪，薪自受壞，空不受壞也；空喻佛性，薪喻眾生，故云同入而不同受也。

問：轉八識成四智，束四智成三身，幾個識共成一智，幾個識獨成一智？答：眼耳鼻舌身，此五識共成所作智；第六是意識，獨成妙觀察智；第七心識，獨成平等性智；第八含藏識，獨成大圓鏡智。問：此四智為別為同？答：體同名別。問：體既同，云何名別？既隨事立名，正一體之時，何者是大圓鏡智？答：湛然空寂，圓明不動，即大圓鏡智。能對諸塵不起愛憎，既是二性空，二性空即平等性智；能入諸根境界，善能分別，不起亂想而得自在，即是妙觀察智；能令諸根隨時應用，悉入正受，無二相者，即是成所作智。

問：束四智成三身者，幾個智共成一身，幾個智獨成一身？答：大圓鏡智獨成法身，平等性智獨成報身，妙觀察智與成所作智共成化身。此三身亦立假名字分別，只令未解者看，若了此理，亦無三身應用。何以故？為體性無相，從無住本而立，亦無無住本。

問：云何是見佛真身？答：不見有無，即是見佛真身。問：云何不見有無，即是見真佛身？答：有因無立，無因有顯；本不立有，無亦不存；即不存無，有從何得。有之與無，相因始有，既相因而有，悉是生滅也。但離此二見，即是見佛真身。問：只如有無尚不可交建立，真身復從何而立？答：為有問故。若無問時，真身之名亦不可立，何以故？譬如明鏡，若對物像時即現像，若不對像時，終不現像。

問：云何是常不離佛？答：心無起滅，對境寂然，一切時中，畢竟空寂，即是常不離佛。

問：何者是無為法？答：有為是。問：今問無為法，因何答有為是？答：有因無立，無因有顯，本不立有，無從何生，若論真無為者，即不取有為，亦不取無為，是真無為法也。何以故？經云：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即是取真法也。若了此理，即真解脫，即會不二法門。

問：何者是中道義？答：邊義是。問：今問中道，因何答邊義是？答：邊因中立，中因邊生，本若無邊，中從何有；今言中者，因邊始有。故知中之與邊，相因而立，悉是無常，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問：何名五陰等？答：對色染色，隨色受生，名為色陰，為領納八風，好集

邪信，即隨領受中生，名為受陰。迷心取想，隨想受生，名為想陰；結集諸行，隨行受生，名為行陰，於平等體，妄起分別繫著，隨識受生，名為識陰，故云五陰。

問：經云二十五有，何者是？答：受後有身是也。後有身者，即六道受生也。為眾生現世心迷，好結諸業，後即隨業受生，故云後有也。世若有人，志修究竟解脫，證無生法忍者，即永離三界，不受後有，不受後有者，即證法身；法身者，即是佛身。問：二十五有名，云何分別？答：本體是一，為隨用立名，顯二十五有，二十五有，十惡、十善、五陰是。問：云何是十惡十善？答：十惡，殺、盜、淫、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乃至貪、嗔、邪見，此名十惡。十善者，但不行十惡即是也。

問：上說無念，猶未盡決。答：無念者，一切處無心是，無一切境界，無餘思求是，對諸境色，永無起動，是即無念。無念者，是名真念也。若以念為念者，即是邪念，非為正念，何以故？經云：若教人六念，名為非念，有六念，名為邪念；無六念者，即真念。經云：善男子，我等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世界，不可思議功德，佛說之猶不盡，何況餘乘能知也。得無念者，六根無染故，自然得入諸佛知見，得如是者，即名佛藏，亦名法藏；即能一切佛，一切法，何以故？為無念故。經云：一切諸佛等，皆從此經出。

問：既稱無念，入佛知見，復從何立？答：從無念立，何以故？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又云：喻如明鑑，鑑中雖無像，而能現萬像。何以故？為鑑明故，能現萬像；學人為心無染故，妄念不生，我人心滅，畢竟清淨；以清淨故，能生無量知見。頓悟者，不離此生，即得解脫。何以知之？譬如獅子兒，初生之時，即真獅子，修頓悟者亦復如是；即修之時，即入佛位，如竹春生筍，不離於春，即與母齊，等無有異。何以故？為心空故，修頓悟者，亦復如是。為頓除妄念，永絕我人，畢竟空寂，即與佛齊，等無有異，故云即凡即聖也。修頓悟者，不離此身，即超三界。經云：不壞世間，而超世間，不捨煩惱，而入涅槃；不修頓悟者，猶如野干，隨逐獅子，經百千劫，終不得成獅子。

又問：真如之性，為實空，為實不空；若言不空，即是有相，若言空者，即是斷滅；一切眾生，當依何修而得解脫？答：真如之性，亦空亦不空，何以故？真如妙體，無形無相，不可得也，是名亦空。然於空無相體中，具足恆沙之用，即無事不應，是名亦不空。經云：解一即千從，迷一即萬惑，若人守一，萬事畢，是悟道之妙也。經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云何一法中，而生種種見？如此功業，由行為本，若不降心，依文取證，無有是處，自誑誑他，彼此俱墜，努力努力，細細審之，只是事來不受，一切處無心，得如是者，即入涅槃，證無生法忍，亦名不二法門，亦名無諍，亦名一行三昧，何以故？畢竟清淨，無我人故。

不起愛憎，是二性空，是無所見，即是真如無得之辯，此論不傳無信，唯傳同見同行。當觀前人有誠信心，堪任不退者，如是之人，乃可為說，示之令悟。

吾作此論，為有緣人，非求名利，只如諸佛所說，千經萬論，只為眾生迷故。心行不同，隨邪應說，即有差別。如論究竟解脫理者，只是事來不受，一切處無心，永寂如空，畢竟清淨，自然解脫。汝莫求虛名，口說真如，心似猿猴，即言行相違，名為自誑，當墮惡道；莫求一世虛名快樂，不覺長劫受殃，努力努力。眾生自度，佛不能度；若佛能度眾生時，過去諸佛，如微塵數，一切眾生，總應度盡，何故我等，至今流浪生死，不得成佛，當知眾生自度，佛不能度，努力努力。自修，莫倚他佛力。經云：夫求法者，不著佛求。

問：於來世中，多有雜學之徒，云何共住？答：但和其光，不同其業，同處不同住。經云：隨流而性常也。只如學道者，自為大事因緣解脫之事，俱勿輕未學，敬學如佛，不高己德，不嫉彼能，自察於行，不舉他過，於一切處，悉無妨礙，自然快樂也。重說偈云：

忍辱第一道，先須除我人，事來無所受，即真菩提身。

《金剛經》云：“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又云：“不取亦不捨，永斷於生死，一切處無心，即名諸佛子。”《涅槃經》云：“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偈曰：

我今意況大好，他人罵時無惱。無言不說是非，涅槃生死同道。
識達自家本宗，猶來無有青草。一切妄想分別，將知世人不了。
寄言凡夫末代，除卻心中藁草。我今意況大寬，不語無事心安。
從容自在解脫，東西去易不難。終日無言寂寞，念念向理思看。
自然逍遙見道，生死定不相干。我今意況大奇，不向世上侵欺。
榮華總是虛誑，弊衣粗食充饑。道逢世人懶語，世人咸說我疾。
外現瞪瞪暗鈍，心中明若琉璃。默契羅侯密行，非汝凡夫所知。

無恐汝等不會了真解脫理，再示汝等：

問：《維摩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云何是淨心？答：以畢竟淨為淨。
問：云何是畢竟淨為淨？答：無淨、無無淨，即是畢竟淨。問：云何是無淨、無無淨？答：一切處無心是淨；得淨之時，不得作淨想，即名無淨也。得無淨時，亦不得作無淨想，即是無無淨也。

問：修道者以何為證？答：畢竟證為證。問：云何是畢竟證？答：無證、無無證，是名畢竟證。問：云何是無證，云何是無無證？答：於外不染色聲等，於

內不起妄念心，得如是者，即名為證；得證之時，不得作證想，即名無證也。得此無證之時，亦不得作無證想，是名無證即名無無證也。

問：云何解脫心？答：無解脫心，亦無無解脫心，即名真解脫也。經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也。法者是有，非法是無也。但不取有無，即真解脫。

問：云何得道？答：以畢竟得為得。問：云何是畢竟得？答：無得、無無得，是名畢竟得。問：云何是畢竟空？答：無空、無無空，即名畢竟空。

問：云何是真如定？答：無定、無無定，即名真如定。經云：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定法，如來可說。經云：雖修空，不以空為證，不得作空想，即是也；雖修定，不以定為證，不得作定想，即是也；雖得淨，不以淨為證，不得作淨想，即是也。若得定、得淨、得一切處無心之時，即作得如是想者，皆是妄想，即被繫縛，不名解脫。若得如是之時，了了自知，得自在，即不得將此為證，亦不得作如是想，即得解脫。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也，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

問：云何是中道？答：無中間，亦無二邊，即中道也。云何是二邊？答：為有彼心，有此心，即是二邊。云何名彼心、此心？答：外縛聲色，名為彼心，內起妄念，名為此心，若於外不染色，即名無彼心，內不生妄念，即名無此心，此無二邊也。心既無二邊，中亦何有哉，得如是者，即名中道，真如來道；如來道者，即一切覺人解脫也。經云：虛空無中邊，諸佛身亦然，然一切色空者，即一切處無心也；一切處無心者，即一切色性空；二義無別，亦名色空，亦名色無法也。汝若離一切處無心，得菩提、解脫、涅槃、寂滅、禪定、見性者，非也。一切處無心者，即修菩提、解脫、涅槃、寂滅、禪定，乃至六度，皆見性處。何以故？《金剛經》云：“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

問：若有修一切諸行，具足成就得受記否？答：不得。問：若以一切法無修，得成就，得受記否？答：不得。問：若恁麼時，當以何法而得受記？答：不以有行，亦不以無行，即得受記。何以故？《維摩經》云：“諸行性相，悉皆無常。”

《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諸行是常，無有是處，汝但一切處無心，即無諸行，亦無無行，即名受記。”所言一切處無心者，無憎愛心是；言無憎愛心者，見好事不起愛心，即名無愛心也；見惡事不起憎心，即名無憎心也。無愛者即名無染心，即是色性空也；色性空者，即是萬緣俱絕，萬緣俱絕者，自然解脫。汝細看之，若未惺惺了時，即須早問，勿使空度。汝等若依此教修，不解脫者，無即終身為汝受大地獄。吾若誑汝者，吾當所生處為獅子虎狼所食。汝若不依教，自不勤修，即不知也，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努力努力，須合知爾。

頓悟入道要門論 卷下

諸方門人參問語錄

師初至江西，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哪個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大悟，識自本心，不由知覺，踴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遽歸奉養，乃晦跡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侄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謂眾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眾中有知師姓朱者，迭相推識，結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也。

師謂學徒曰：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眾皆茫然。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卻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為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

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個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卻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卻迷。僧曰：請禪師為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卻不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卻。曰：是，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

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乃嘆云：此人上者，難為酬對。良久，卻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

有行者問：即心即佛，哪個是佛？師云：汝疑那個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曰：達即遍境是，不悟永乖疏。

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卻是座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

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以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曰：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耶？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梵音薩婆曷刺他悉陀中譯為一切義成，簡寫為悉達。）

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獅子咬人，經律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又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驕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嘆而退。

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卻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為三聚淨戒，迴六識為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看，真如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

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

有源律師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吃飯，睏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

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吃筍，應總吃

法身也。如此之人，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

大德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於寂寞人有慧否？懷高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皆稱道否？請禪師一一開示。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為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大德踴躍，禮謝而去。

師上堂曰：諸人幸自好個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遍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仔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

此日大眾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

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願師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為僧，即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為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為佛滅度。喻如瞋時無喜，喜時無瞋，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為龍，不改其鱗，眾心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真空無滯，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

有客問云：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願和尚慈悲指示。師曰：

夫律師者啟毗尼之法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秉威儀而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師子之座，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眾，啟鑿玄關，開般若妙門，等三輪空施，若非龍象蹴踏，安敢當斯？夫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捲舒，縱橫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現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諸眾生。客曰：和尚深達佛旨，得無礙辯。

又問：儒、道、釋三教，為同為異？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異同。

講唯識道光座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眾，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錫之地，什麼處聚眾來，老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卻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

講《華嚴》志座主問：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也。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志禮謝而去。

人問：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喻如滑泥洗垢；般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者即非凡夫，頓悟上乘，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求得求證，悟人無行無求，迷人期遠劫證，悟人頓見。

講《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汝施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為解脫。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為六師；心外求佛，名為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眾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

有行者問：有人問佛答佛，問法答法，喚作一字法門，不知是否？師曰：如

鸚鵡學人語話，自語不得，為無智慧故；譬如將水洗水，將火燒火，都無義趣。

人問：言之與語，為同為異？師曰：一也，謂言成句名語矣，且如靈辯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所以廓萬象，號懸河，剖乎義海，此是語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萬機撓而不亂，清濁混而常分，齊王猶慚大夫之辭，文殊尚嘆淨名之說，今之常人云何能解。

源律師問：禪師常譚即心是佛，無有是處。且一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於十倍，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閻黎自己是凡是聖？曰：是凡。師曰：既是凡僧，能問如是境界？經云，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又問：禪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處。師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賊否？曰：故知是也。師曰：如今了了見性，云何不得解脫？曰：如今必不可，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源抗聲曰：將賊比解脫，道理得通否？師曰：閻黎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開，嗔一切人見物。源作色而去云：雖老渾無道。師曰：即行去者是汝道。

講止觀慧座主問：禪師辨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座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沒生死，住觀心神亂，為當將心止心，為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座主仔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

人問：般若大否？師曰：大。曰：幾許大？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師曰：何處不是。

講《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曰：請禪師為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眾呼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語言也。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教捨偽行入真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跡用也，從本體起跡用，從跡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跡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眾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

曾問：萬法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更無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無，何處更有識性？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無水，身因性起，身死豈言性滅。曰：既言有性，將出來看。師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師曰：我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吃飯，行住坐臥，對面不識，可謂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將性滅性，萬劫終不見，亦如有人不見日，不是無日。

講《青龍疏》座主問：經云，無法可說，禪師如何體會？師曰：為般若體畢竟清淨，無一物可得，是名無法，即於般若空寂體中，具河沙之用，即無事不知，是名說法。故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者，人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

有法師問：持《般若經》最多功德，師還信否？師曰：不信。曰：若爾靈驗傳十餘卷，皆不堪信也。師曰：生人持孝，自有感應，非是白骨能有感應。經是文字紙墨，文字紙墨性空，何處有靈驗。靈驗者，在持經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試將一卷經，安著案上，無人受持，自能有靈驗否？

僧問：未審一切名相及法相，語之與默，如何通會，即得無前後？師曰：一念起時，本來無相無名，何得說有前後？不了名相淨，安計有前有後。夫名相關鎖，非智鑰不能開。中道者病在中道，二邊者病在二邊，不知現用是無等等法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生滅，埋沒正智，或斷煩惱，或求菩提，背卻般若。

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易持，不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之為佛。識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遠人，而人遠佛：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我為己，悟人般若應用現前：愚人執空執有生體，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辯者口疲，大智體了心泰；菩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日用無生，迷人現前隔佛。

人問：如何得神通去？師曰：神性靈通，遍周沙界，山河石壁，去來無礙，剎那萬里，往返無跡，火不能澆，水不能溺，愚人自無心智，欲得四大飛空。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為說，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實相體空，喚作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故云功德法身，即此法身是萬行之本，隨用立名，實而言之，只是清淨法身也。

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未得消滅，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山，只用一是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云何知業障盡？師曰：現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

有行者問：云何得住正法？師曰：求住正法者是邪，何以故？法無邪正故。曰：云何得作佛去？師曰：不用捨眾生心，但莫污染自性。經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脫否？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法過語言文字，不用數句中求，法非過現未來，不可以因果中契；法過一切，不可比對；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非離世間，而求解脫。

僧問：何者是般若？師曰：汝疑不是者，說說看。又問：云何得見性？師曰：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又問如何是修行？師曰：但莫污染自性，即是修行；莫自欺誑，即是修行；大用現前，即是無等等法身。又問：性中有惡否？師曰：此中善亦不立。曰：善惡俱不立，將心何處用？師曰：將心用心，是大顛倒。曰：作麼生即是？師曰：無作麼生，亦無可是。

人問：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為是人受罪，為復船當罪？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非眾生受苦處。

僧問：未審托情勢，指境勢，語默勢，乃至揚眉動目等勢，如何得通會於一念間？師曰：無有性外事。用妙者，動寂俱妙；心真者，語默總真；會道者行住坐臥是道，為迷自性，萬惑滋生。又問：如何是法有宗旨？師曰：隨其所立即有眾義，文殊於無住本，立一切法。曰：莫同太虛否？師曰：汝怕同太虛否？曰：怕。師曰：解怕者不同太虛。又問：言方不及處，如何得解？師曰：汝今正說時，疑何處不及。

有宿德十餘人同問：經云，破滅佛法，未審佛法可破滅否？師曰：凡夫外道，謂佛法可破滅；二乘人謂不可破滅，我正法中無此二見；若論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至佛地者，二乘亦是惡人。又問：真法、幻法、空法、非空法，各有種性否？師曰：夫法雖無種性，應物俱現。心，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義不立。迷時人逐法，悟時法由人。如森羅萬象，至空而極。百川眾流，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而極。十二分經，五部毗尼，五韋陀論，至心而極。心者是總持之妙本，萬法之洪源，亦名大智慧藏，無住涅槃，百千萬名，盡心之異號耳。又問：如何是幻？師曰：幻無定相，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機關木人，如陽焰，如空華，俱無實法。

又問何名大幻師？師曰：心名大幻師，身為大幻城，名相為大幻衣食，河沙世界，無有幻外事；凡夫不識幻，處處迷幻業；聲聞怕幻境，昧心而入寂；菩薩識幻法，達幻體，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師，轉大幻法輪，成大幻涅槃，轉幻生滅，得不生不滅，轉河沙穢土，成清淨法界。

僧問：何故不許誦經，喚作客語？師曰：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人意。經傳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誦，是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可離文字言語，別有意耶？

師曰：汝如是說，亦是學語。曰：同是語言，何偏不許？師曰：汝今諦聽，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文；眾生說者，文語非義；得意者越於浮言，悟理者超於文字，法過言語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是以發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遺教，亦猶得魚忘筌，得兔忘罝也。

有法師問：念佛是有相大乘禪，師意如何？師曰：無相猶非大乘，何況有相。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為說。又問：願生淨土，未審實有淨土否？師曰：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若心清淨，所在之處，皆為淨土。譬如生國王家，決定紹王業，發心向佛道，是生淨佛國，其心若不淨，在所生處，皆是穢土。淨穢在心，不在國土。

又問：每聞說道，未審何人能見？師曰：有慧眼者能見。曰：甚樂大乘，如何學得？師曰：悟即得，不悟不得。曰：如何得悟處？師曰：但諦觀。曰：似何物？師曰：無物似。曰：應是畢竟空。師曰：空無畢竟。曰：應是有。師曰：有而無相。曰：不悟如何？師曰：大德自不悟，亦無人相障。

又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見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一字時，在內外否？曰：弟子究檢內外無蹤跡。師曰：若無蹤跡，明知上來語大混。

曰：如何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眾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眾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如何？師曰：作佛用是佛性；作賊用是賊性；作眾生用是眾生性；性無形相，隨用立名。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心之外，即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曰：心是法身，謂能生萬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即依此心，顯示摩訶衍義。

又問：何名有大經卷，內在一微塵？師曰：智慧是經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內在一微塵中；一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出恆沙偈，時人自不識。

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大義王？師曰：身為大義城，心為大義王。經云，多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說，言說生滅，義不生滅，義無形相，在言說之外。心為大經卷，心為大義王，若不了了識心者，不明善義，只是學語人也。

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眾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眾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眾生，而不取眾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為說。師曰：九類眾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侵潤為濕生，倏起煩惱為化生。悟即是佛，迷號眾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為眾生；若了念念心體俱空，名為度眾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僧問：言語是心否？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言語既無心，若為是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常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僧問：如何是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逐語，行住坐臥，并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相應，且住一時休歇去，若不隨外境之風，性水常自湛湛，無事珍重。

<大珠慧海頓悟要門>終

附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安心法門（出聯燈會要）

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時識攝色，迷時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皆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切念處，是名正覺。問：云何自心現量？答：見一切法有，有不自有，自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不自無，自心計作無；乃至一切法亦如是，並是自心計作有，自心計作無。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己之法王，即得解脫。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即處處不失念；從文字解者氣力弱，即事即法者深。從汝種種運為跳踉顛蹶，悉不出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是癡人；凡有施為，皆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體是法界故。

問：世間人種種學問，云何不得道？答：由見己故，所以不得道；己者，我也。至人逢苦不憂，遇樂不喜，由不見己故，所以不知苦樂，由亡己故，得至虛無；己尚自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問：說法既空，阿誰修道？答：有阿誰須修

道？若無阿誰，即不須修道。阿誰者亦我也，若無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無心，是為通達佛道；即物不起見，是名達道。逢物直達，知其本源，此人慧眼開。智者任物不任己，即無取捨違順；愚人任己不任物，即有取捨違順。不見一物，名為見道；不行一物，名為行道；即一切處無處，即作處無作處；無作法即見佛，若見相時，即一切處見鬼；取相故，墮地獄；觀法故，得解脫；若見憶想分別，即受鑊湯鑪炭等事，現見生死相。若見法界性，即涅槃性。無憶相分別，即是法界性。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廢，故非無；又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無。

昔披閱祖燈，至大珠和尚傳，云有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思仰之久，未如所願。後於洪武己酉歲，從壞篋中得一故冊，信手展卷，隨覽數分，如熱得涼，踊躍歡喜，不能自勝！方視其首，即斯論也。復詳披究，見其義理，質直詣實，如飲醍醐，如得至寶。後較諸錄，得無差謬。所願既獲，不敢私秘，願與一切眾生同霑法味。復綴諸宗所問語錄一卷，於後略分上下，共成一冊；並達磨大師安心法門，附於卷末；總名曰：頓悟要門。謹捐布帛，命工繡梓，垂於不朽，流布十方，使天下學佛之士，各各了知正修行路，不墮邪見，頓悟自心，咸開佛慧。實葉之所志願矣！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春三月丙戌日比丘妙葉焚香稽首拜題

後序

曩閱傳燈錄，至大珠海禪師，自初見馬祖，及接人機語；以至泛應諸宗所問，使之結舌喪氣、心悅誠服處，未嘗不為之慶快而不已！蓋師之言，一本於經律論之要旨，而即事即理、全體全用，以發明向上一機，殺活予奪、縱橫逆順，無不合轍而還源也。所撰頓悟入道要門論，昔既盛行，年來殊不多見。近四明比丘妙葉來言，嘗得此論，泊他語共一編，於弊篋斷簡中。寧敢私淑，樂與叢林共之！軌罄已長，俾工復錄諸梓，願一言識其後，且由新板之文，自一至六，凡六葉以示。然嘗鼎一臠，又何待睹其全書。噫！大珠此編，語言文字耶？非耶？謂其語言文字，則道非語言文字；謂其非語言文字，而三藏之文，了了在目，與此老胸襟流出者，融會、貫攝、羅列而前陳其間，或自謂：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看他此等語，直是作賊人心虛，盡情抖擻不下，所以今日不免被人再加塗抹。後之覽者，若於馬祖所謂：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當下著得精彩，則隨色摩尼，人人無不具足；其或未然，滯殼迷封，有甚麼數具頂門眼者，試為辨取。

洪武六年歲在癸丑秋九月望日前龍河比丘萬金書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

六祖嗣孫 黃檗·希運禪師講解

河東 裴休 集並序

有大禪師法諱希運（生年不詳，公元 849 年逝世），住洪州高安縣黃檗山鷲峰下。乃曹溪六祖（生平為公元 638-713 年）之嫡孫。西堂百丈（生平為公元 720-814 年）之法嗣。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唯傳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亦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昇虛空中，光明照耀，淨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立宗主，不開戶牖，直下便是，動念即乖，然後為本佛。故其言簡，其理直，其道峻，其行孤。四方學徒，望山而趨，睹相而悟。往來海眾，常千餘人。

予會昌二年（公元 842 年），廉于鍾陵白山迎至州，憩龍興寺，旦夕問道。大中二年（公元 848 年），廉于宛陵復去禮迎至所部，安居開元寺，旦夕受法，退而紀之。十得一二，佩為心印，不敢發揚。今恐入神精義，不聞於未來。遂出之授門下僧太舟，法建歸舊山之廣唐寺，問長老法眾，與往日常所親聞同異如何也。時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序

卷上

師謂裴休曰：「諸佛與一切眾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以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唯此一心即是佛，佛與眾生更無別異。

但是眾生著相外求，求之轉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眾生。為眾生時，此心不減；為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乃遇緣即施，緣息即寂。若不決定信此是佛，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

此心即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即為著相。無始以來，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以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佛與眾生，一心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日輪，照四天下，日昇之時，明遍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時，暗遍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凌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即眾生，心亦如此。

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眾生作垢濁暗昧之相，作此解者，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為著相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得，即心是佛。

如今學道人，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

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何故？無心者，無一切心也。如如之體內，如木石不動不搖，外如虛空，不塞不礙，無能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趣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無棲泊處。故望崖而退，例皆廣求知見。所以求知見者，如毛；悟道者，如角。

文殊當理，菩薩當行。理者真空無礙之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故號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即是。

今學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著相，取境皆與道背。恆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沙亦不貪；糞尿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即是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眾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

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二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心有遲疾，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乃得無心者；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者，乃至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真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只是歷劫枉受辛勤耳。

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迴；著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卻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

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清淨佛人皆有之；蠢動含靈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只為妄想分別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使三祇精進修行，歷諸地位，及一念證時，只證原來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卻觀歷劫功用，總是夢中妄為。

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有所得，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

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淨心，與眾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遍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明遍照，世人不悟，指認見聞覺知為心，為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睹精明本體。

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遍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唯認見聞覺知、施為動作，空卻見聞覺知，即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即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

世人聞道諸佛皆傳心法，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萬劫終無得日，不如當下無心便是。本法如力士迷額內珠，向外求覓，周行十方，終不能得。智者指之，當時自見本珠如故。學道人迷自本心，不認為佛，遂向外求，覓起功用，行依次第證，歷劫勤求，永不成道。不如當下無心，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亦無所得，無依無住，無能無所，不動妄念，便證菩提。

及證道時，只證本心佛，歷劫功用並是虛修。如力士得珠時，只得本額珠，不關向外求覓之力。故佛言：『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恐人不信，故引五眼所見，五語所言，真實不虛，是第一義諦。

學道人莫疑四大為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清淨。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飢瘡為患，隨順給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姿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

聲聞者因聲得悟，故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言語運動，聞有菩提涅槃，三僧祇劫修成佛道，皆屬聲聞道，謂之聲聞。

佛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此是真如佛。學道人只怕一念有，即與道隔矣。念念無相，念念無為即是佛。學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唯學無求、無著，無求即心不生，無著即心不滅，不生不滅即是佛。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只是教化接引門。

本無一切法，離即是法，知離者是佛。但離一切煩惱，是無法可得。學道人若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真法身猶如虛空，此是喻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常人謂法身遍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即虛空，虛空即

法身也。

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空。但莫作虛空解，虛空即是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即是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相，佛與眾生無異相，生死與涅槃無異相，煩惱與菩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即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忘，乃是真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

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唯一真法界爾。此靈覺性，無始以來與虛空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象，無音聲，不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識，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境物會，不可以功用。諸佛菩薩與一切含靈，同此大涅槃性。

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離真，皆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於心，不可以佛更求於佛，不可以法更求於法。故學道人，直下無心，默契而已。擬心即差，以心傳心，此為正見，慎勿向外逐境，認境為心是認賊為子。

為有貪瞋癡，即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為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淨佛，上更不著一物。譬如虛空，雖以無量珍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功德智慧莊嚴，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所謂心地法門，萬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即有，無境即無。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所言定慧鑒用歷歷，寂寂惺惺（意：靜中不昧），見聞覺知皆是境上作解，暫為中下根人說即得。若欲親證，皆不可作，如此見解，盡是境法。有沒處沒於有地，但於一切法不作有無見，即是法也。」

九月一日，師謂休曰：「自達摩大師來於中國，唯說一心，唯傳一法，以佛傳佛，不說餘佛；以法傳法，不說餘法。法即不可說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靜心也。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般若為慧，此慧即無相，本心也。」

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見有生趣，其滅即落聲聞道；不見有生，唯見有滅，即落緣覺道。

法本不生，今亦無滅，不起二見，不厭不忻，一切諸法，唯是一心，然後乃為佛乘也。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隨忻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即境空，境空即心滅。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只益紛擾。

故萬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故學般若人，不見有一法可得，絕憶

三乘，唯一真實，不可證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人，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

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來不去。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為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

切不可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節也。」

十月八日，師謂休曰：「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妙二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為化城言寶所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眾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何處為寶所？寶所不可指，指即有方所，非真實所也。

故云：『在近而已，不可定量言之。』但當體會契之，即是言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眾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者，深信有佛法，不見有大乘、小乘，佛與眾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大抵因聲教而悟者，謂之聲聞；觀因緣而悟者，謂之緣覺。若不向自心中悟，雖至成佛，亦謂之聲聞。

學佛道人多於教法上悟，不於心法上悟，雖歷劫修行，終不是本佛。若不於心法上悟，即輕心重教，隨成逐塊，忘於本心。但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是法也。

凡人多為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除（逃）境以安心，併（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貪著。

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猶如虛空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為大捨；若一邊行道布施，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為中捨；若廣修眾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隨乃不著，是為小捨。

大捨如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傍，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後，不見坑阱。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

所謂三世俱捨，自如來付法迦葉以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著空，即印不成文；印著物，即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能印、所印俱難契會，故得少者。然心即無心，得即無得。

佛有三身，法身說自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可以言說、音聲、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自性虛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為攝化，皆非真法，故曰：『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

所言：『本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也。此六根各與塵合，眼與色合、耳與聲合、鼻與香合、舌與味合、身與觸合、意與法合，中間生六識，為十八界。若了十八界無所有，束六和合為一精明。

一精明者，即心也。學道人皆知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遂被法縛，不契本心。如來現世，欲說一乘真法，則眾生不信興謗，沒於苦海。若都不說，則墮慳貪，不為眾生普捨妙道。遂設方便，說有三乘，乘有大小，得有淺深，皆非本法。故云：『唯有一乘道，餘二則非真。』然終未能顯一心法，故名迦葉同法座，別付一心離言說法。此一法令別行，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矣。」

問曰：「如何是道？如何修行？」師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聞諸方宗師相承參禪。」學道如何？」師云：「引接鈍根人語，未可依憑。」

云：「此既是引接鈍根人語，未審接上根人復說何法？」師云：「若是上根人，何處更就人覓他，自己尚不可得，何況更別有法，當情不見教中云：『法法何狀？』」云：「若如此，則都不要覓也。」師云：「若與麼，則省心力！」

云：「如是，則渾成斷絕，不可是無也。」師云：「阿誰教他？無他是阿誰？你擬覓他？」云：「既不許覓，何故又言莫斷他？」師云：「若不覓，即便休誰教你、斷你，見目前虛空作麼生斷他？」

云：「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師云：「虛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異，我暫如此說，你便向者裡生解。」

云：「應是不與人生解耶？」師云：「我不曾障你，要且解屬於情，情生則智隔。」

云：「向者裡莫生情是不？」師云：「若不生情，阿誰道是？」

問：「才向和尚處發言，為什麼便言話墮？」師云：「汝自是不解語，人有甚麼墮負？」

問：「向來如許多言說，皆是抵敵語，都未曾有實法指示於人。」師云：「實法無顛倒，汝今問處自生顛倒，覓甚麼實法？」

云：「既是問處自生顛倒，和尚達處如何？」師云：「你且將鏡面自看，莫管他人。」又云：「只如個癡狗相似，見物動處便吠，風吹草木也不別。」又云：「我此禪宗從上相承以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詞，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解，卻成迷道，道無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說你如今情量處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真，本無名字，只為世人不識，迷在情中。」

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汝諸人不了，權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故云：『得魚忘筌，身心自然達道。』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沙門果者，息慮而成，不從學得。你如今將心求心，傍他家舍，只擬學取有什麼得時。古人心利，才聞一言，便乃絕學，所以喚作絕學無為閒道人；今時人只欲得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與兒酥乳吃，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盡名食不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為毒藥，盡向生滅中取，真如之中都無此事。

故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從前所有一切知解，盡須併卻令空，更無分別，即是空如來藏。如來藏者，更無纖塵可有即是。頗有法王出現世間，亦云：『我於然燈佛所，無少法可得。』此語只為空你情量知解，但銷鎔表裡情盡，都無依執是無事人。三乘教網，只是應機之藥，隨宜所說，臨時施設，各各不同。但能了知，即不被惑。第一，不得於一機、一教，邊守文作解，何以如此？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我此宗門，不論此事，但知息心即休，更不用思前慮後。」

問：「從上來皆云即心是佛，為審即哪個心是佛？」師云：「你有幾個心？」云：「為復，即凡心是佛，即聖心是佛。」師云：「你何處有凡聖心耶？」

云：「即今三乘中，說有凡聖，和尚何得言無？」師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聖心是妄，你今不解，返執為有，將空作實，豈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卻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西來，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執聖，向外馳騁，還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一念情生即墮異趣，無始以來不異，今日無有異法，故名成等正覺。」

云：「和尚所言，即者是何道理？」師云：「覓什麼道理？才有道理，便即心

異。」云：「前言無始以來不異，今日此理如何？」師云：「只為覓故，汝自異他，汝若不覓，何處有異？」

云：「既是不異，何更用說即？」師云：「汝若不認凡聖，阿誰向汝道即，即若不即，心亦不心，可中心即俱忘，阿你便擬向何處覓去？」

問：「妄能障自心，為審而今以何遣妄？」師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忘本無根，只因分別而有。你但於凡聖兩處情盡，自然無妄，更擬若為遣他，都不得有纖毫依執，名為我捨兩臂必當得佛。」

云：「既無依執，當何相承？」師云：「以心傳心。」

云：「若心相傳，云何言心亦無？」師云：「不得一法名為傳心，若了此心，即是無心、無法。」

云：「若無心、無法，云何名傳？」師云：「汝聞道傳心，將謂有可得也？！所以祖師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此事若教汝會，何堪也。」

問：「只知目前虛空可不是境，豈無指境見心乎？」師云：「什麼心教汝向境上見？設汝見得，只是個照鏡底心，如人以鏡照面，縱然得見眉目分明，原來只是影像，何關汝事。」

云：「若不因照，何時得見？」師云：「若也！涉因常須假物，有什麼了時，汝不見他向汝道：『撒手賜君無一物，徒勞謾說數千般。』」

云：「他若識了，照亦無物耶？」師云：「若是無物，更何用照？！你莫開眼寐語去。」

上堂云：「百種多知，不如無求最第一也。道人是無事人，實無許多般心，亦無道理可說，無事散去。」

問：「如何是世諦？」師云：「說葛藤作什麼？本來清淨何假言說問答？但無一切心，即名無漏智。汝每日行住坐臥一切言語，但莫著有為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應。若不如此，他日盡，被閻老子拷你。」

在你但離有無諸法，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即是行諸佛行，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你清淨法身，

名為阿耨菩提。若不會此意，縱你學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識自心，盡名邪行，定作天魔眷屬，如此修行，當復何益？

志公云：『佛本是自心作。』那得向文字中求，饒你學得三賢、四果、十地滿心，也只是在凡聖中坐，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為你不是與麼人，須要向古人建化門，廣學知解。（誌公長老逝於公元 514 年，傳說是十一面觀音化身）

志公云：『不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要。』你如今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久久須實得，為你力量小，不能頓超，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須得個入頭處，自然會去。為你不能如是，須要將心學禪學道，佛法有甚麼交涉？故云：『如來所說皆為化人，如將黃葉為金，止小兒啼，決定不實。』若有實得，非我宗門下客，且與你本體有甚交涉？

故經云：『實無少法可得，名為阿耨菩提。』若也會得此意，方知佛道、魔道俱錯。本來清淨皎皎地，無方圓，無大小，無長短等相，無漏無為，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一切不如心真實，法身從古至今，與佛祖一般，何處欠少一毫毛？既會如是意，大須努力，盡今生去，出息不保入息。」

問：「六祖不會經書，何得傳衣為祖？神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為教授師，講得三十二本經論，云何不傳衣？」師云：「為他有心，是有為法，所修所證將為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當時只是默契，得密授如來甚深意。所以付法與他，汝不見道『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若會此意，方名出家兒，方好修行。」

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來大巖嶺尋六祖，六祖便問：『汝來求何事？為求衣？為求法？』明上座云：『不為衣來，但為法來。』六祖云：『汝且暫時斂念，善惡都莫思量。』明乃秉語，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明於言下忽然默契，便禮拜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某甲在五祖會中，枉用三十年工夫，今日方省前非。』六祖云：『云如是，到此之時，方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在言說。』

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卻門前剎竿。』著此便是祖師標榜也。甚生阿難三十年為侍者，只為多聞智慧，被佛訶云：『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若不學道，滴水難消。」

問：「如何得不落階級？」師云：「但終日吃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與麼時無人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更時時念念不見一切相，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去，今際無住，後際無來。安然端坐，任運不拘，方名**解脫**。努力努力，此門中千人萬人只得三個五個，若不將為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須了卻，誰能累劫受餘殃？』」

卷下

裴相公問師曰：「山中四、五百人，幾人得？」和尚法師云：「得者莫測其數，何故？道在心悟，豈在言說？言說只是化童蒙耳。」問：「如何是佛？」師云：「即心是佛，無心是道。但無生心動念、有無、長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虛空。所以云：『**佛真法身，猶如虛空，不用別求，有求皆苦。**』設使恆沙劫行六度萬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為屬因緣造作故。因緣若盡，還歸無常。所以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但識自心無我、無人，本來是佛。」

問：「聖人無心即是佛，凡夫無心，莫沉空寂否？」師云：「法無凡聖，亦無沉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猶如幻翳，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乃眾生。**』祖師門中只論息機、忘見，所以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

問：「心既本來是佛，還修六度萬行否？」師云：「悟在於心，非關六度萬行，六度萬行盡是化門，接物度生邊事。設使菩提真如實際解脫法身，直至十地四果聖位，盡是度門，非關佛心。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諸度門中，佛心第一。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即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說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從佛至祖並不論別事，唯論一心。亦云：『**一乘所以十方諦求，更無餘乘。**』此乘無枝葉，唯有諸真實。所以此意難信，達摩來此土，至梁、魏二國，只有慧可大師一人密信，自心言下便會即心是佛，身心俱無，是名大道。大道本來平等，所以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心性不異，即性即心，心不異性，名之為祖。所以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

問：「佛度眾生否？」師云：「實無眾生如來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與眾生皆不可得。」云：「現三十二相及度眾生，何得言無？」師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佛與眾生盡是汝作妄見，只為不識本心，謾作見解。才作佛見，便被佛障；作眾生見，被眾生障。作凡作聖、作淨作穢等見，盡成障，障汝心故。總成輪轉，猶如獼猴，放一捉一，無有歇期。」

一等是學，直須無學，無凡無聖，無淨無垢，無大無小，無漏無為。如是一心中方便勤莊嚴，聽汝學得三乘十二分教，一切見解，總須捨卻。所以除去所有，唯置一床，寢疾而臥。只是不起諸見，無一法可得，不被法障，透脫三界凡聖境域，始得名為出世佛。所以云：『稽首如空，無所依。』出過外道，心既不異，法亦不異，心既無為，法亦無為，萬法盡由心變。所以我心空故，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盡十方虛空，同一心體，心本不異，法亦不異。只為汝見解不同，所以差別。

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十方諸佛實無少法可得，名為阿耨菩提。只是一心，實無異相，亦無光彩，亦無勝負。無勝故，無佛相；無負故，無眾生相。」云：「心既無相，豈得全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化度眾生耶？」師云：「三十二相屬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八十種好屬色，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問：「佛性與眾生性，為同為別？」師云：「性無同異，若約三乘教，即說有佛性，有眾生性，隨有三乘因果，即有同異。若約佛乘及祖師相傳，即不說如是事。唯指一心，非同非異，非因非果。所以云：『唯此一乘道，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問：「無邊身菩薩為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云：「實無可見，何以故？無邊身菩薩便是如來，不應更見。只教你不作佛見，不落佛邊；不作眾生見，不落眾生邊；不作有見，不落有邊；不作無見，不落無邊；不作凡見，不落凡邊；不作聖見，不落聖邊。但無諸見，即是無邊身。若有見處，即名外道。」

外道者，樂於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所以云：『彌勒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如即無生，如即無滅，如即無見，如即無聞。如來頂即是圓見，亦無圓見，故不落圓邊。所以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權以虛空為喻，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等閒無事，莫強辨他境，辨著便成識。

所以云：『圓成沉識海，流轉若飄蓬。』只道我知也，學得也，契悟也，解脫也，有道理也。強處即如意，弱處即不如意。似者個見解，有甚麼用處？我向汝道，等閒無事莫謾用心，不用求真，唯須息見。所以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

所以文殊暫起二見，貶向鐵圍山。文殊即實智，菩賢即權智，權實相對治，究竟亦無權實。唯是一心，心且不佛、不眾生，無有異見，才有佛見，便作眾生。見有見無，見常見斷，便成二鐵圍山，被見障故。祖師直指一切眾生，本心、本

體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是暗，故無暗。所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入我此宗門，切須在意，如此見得，名之為法，見法故名之為佛。佛法俱無，名之無僧，喚作無為僧，亦名一體三寶。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應無所求。不著佛求，故無佛；不著法求，故無法；不著眾求，故無僧。」

問：「和尚見今說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師云：「汝若見有法可說，即是以音聲求我，若見有我，即是處所。法亦無法，法即是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法何曾法。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實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場。道場者，只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作空如來藏。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若得此中意，逍遙何所論。」問：「本來無一物便是否？」師云：「無亦不是，菩提無是處，亦無無知解。」

問：「何者是佛？」師云：「汝心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異。故云即心即佛，若離於心，別更無佛。」

云：「若自心是佛，祖師西來如何傳授？」師云：「祖師西來唯傳心佛，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故名為祖。若直下見此意，即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來是佛，不假修成。」

云：「若如此，十方諸佛出世，說於何法？」師云：「諸佛出世，只共說一心法，所以佛密付與摩訶大迦葉，此一心法體盡虛空、遍法界，名為諸佛。理論者個法，豈是汝於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一機一境上見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者一門，名為無為法門。若欲會得，但知無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擬學取，即轉遠去。若無歧路心、一切取捨心，心如木石，始有學到分。」

云：「如今現有種種妄想，何以言無？」師云：「妄本無體，即是汝心所起。汝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哪得起心更認於妄。汝若不生心動念，自然無妄。所以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

云：「今正妄念起時，佛在何處？」師云：「汝今覺妄起時，覺正是佛。可中若無妄念，佛亦無。何故如此？為汝起心作佛見，便謂有佛可成。作眾生見，便謂有眾生可度。起心動念，總是汝見處。若無一切見，佛有何處所？如文殊才起佛見，便貶向二鐵圍山。」

云：「今正悟時，佛在何處？」師云：「問從何來？覺從何起？語默動靜，一切聲色，盡是佛事。何處覓佛？不可更頭上安頭，嘴上加嘴。但莫生異見，山是

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總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來是汝個自己，何處有許多般？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虛空世界皎皎地，無絲毫許與汝作見解。所以一切聲色是佛之慧目，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為物之故，有其多智，終日說，何曾說？終日聞，何曾聞？所以釋迦四十九年說，未嘗說著一字。」

云：「若如此，何處是菩提？」師云：「菩提無是處，佛亦不得菩提。眾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眾生即菩提相。」

云：「如何發菩提心？」師云：「菩提無所得，你今但發無所得心，決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故云：『我於然燈佛所，無有少法可得，佛即與我授記。』明知一切眾生本是菩提，不應更得菩提。你今聞發菩提心，將謂一個心學取佛去，唯擬作佛。任你三祇劫修，亦只得個報化佛，與你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

問：「本既是佛，哪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師云：「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個個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只是一塊（團）。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捨驢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

問：「諸佛如何行大慈悲，為眾生說法？」師云：「佛慈悲者無緣，故名大慈悲。慈者，不見有佛可成；悲者，不見有眾生可度。其所說法，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為幻人說法。者個法，若為道，我從善知識言下領得，會也、悟也。者個慈悲，若為汝起心動念學得他見解，不是自悟本心，究竟無益。」

問：「何者是精進？」師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牢強精進，才起心向外求者，名為歌利王，愛遊獵去；心不外遊，即是忍辱仙人；身心俱無，即是佛道。」

問：「若無心，行此道得否？」師云：「無心即便是行此道，更說什麼得與不得？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無，一念便是。境忘心自滅，無復可追尋。」

問：「如何是出三界？」師云：「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如來出世為破三有，若無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塵，破為百分九十九是無，一分是有。摩訶衍不能勝出百分，俱無摩訶衍，始能勝出。」

上堂云：「即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摩從西天來，唯傳一心法，直指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取

自心，見自本性，更莫別求。

云何識自心？即如今言語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如虛空相似，無有相貌，亦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有而不可見。故祖師云：『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若不應緣之時，不可言其有；無正應之時，亦無蹤跡。既知如此，如今但向無中棲泊，即是行諸佛路。

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眾生輪迴生死者，意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使受種種苦。淨名云：『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禦其心，然後調伏。所以『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獄、六道、修羅，盡由心造。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緣，莫生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瞋、無憎愛、無勝負，但除卻如許多種妄想，性自本來清淨，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不會此意，縱你廣學，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識自心，皆名邪行。盡作天魔外道，水路神仙，如此修行，當復何益？

志公云：『本體是自心作，那得文字中求？！』如今但識自心，息卻思惟，妄想塵勞，自然不生。淨名云：『唯置一床，寢疾而臥，心不起也。』如今臥疾攀緣都息，妄想歇滅，即是菩提。如今若心裡紛紛不定，任你學到三乘、四果、十地之位等地，（合殺）只向凡聖中坐，諸行盡歸無常，勢力皆有盡期，如箭射於空，力盡還墜，卻歸生死輪迴。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虛受辛苦，豈非大錯。

志公云：『未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要。』如今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亦無分別，亦無依倚，亦無住著，終日任運騰騰，如癡人相似，世人盡不識你，你亦不用教人識不識，心如頑石頭，都無縫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無著。如此始有少分相應，透得三界境過，名為佛出世。不漏心相，名為無漏智。不作人天業，不作地獄業，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只是隨意而生。

經云：『菩薩有意生身是也。』忽若未會無心，著相而作者，皆屬魔業。乃至作淨土佛事，並皆成業，乃名佛障。障汝心故，被因果管束，去住無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來所說，皆是化人，猶如黃葉為金錢，權止小兒啼，故實無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會此意，何用區區，但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心裡明明。所以舊時見解，總須捨卻。

淨名云：『除去所有。』法華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只是除去心中作見解處。又云：『蠲除戲論之糞。』所以如來藏本自空寂，並不停留一法。故經

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學而得，如此見解，全無交涉。或做一機一境，揚眉動目，抵對相當，便道契會也，得證悟禪理也。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無所知對他。若得道理，心中便歡喜。若被他折伏，不如他，便即心懷惆悵。如此心意學禪，有何交涉？任汝會得少許道理，只得個心所法，禪道總沒交涉。

所以達摩面壁，都不令有見處。故云：『忘機是佛道，分別是魔境。』此性縱汝迷時不失，悟時亦不得。天真自性本無迷悟，盡十方虛空界，元來是我一心體。縱汝動用造作，豈離虛空，虛空本來無大無小，無漏無為，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絕纖毫的量，是無依倚，無粘綴，一道清流是自性。無生法忍，何有擬議？真佛無口，不解說法；真聽無耳，其誰聞乎？珍重！」

師一日上堂開示大眾云：「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夜到來，管取你熱亂。有般外道，才見人說做工夫，他便冷笑，猶有遮個在。我且問你，忽然臨命終時，你將何抵敵生死？你且思量看卻有個道理，那得天生彌勒、自然釋迦。」

有一般閒神野鬼，才見人有些少病，便與他人說你只放下。著及至他有病，又卻理會不下，手忙腳亂，爭奈你肉如利刀碎割，做主宰不得。須是閒時辦得下，忙事得用，多少省力。休待臨渴掘井做手腳不辦，遮場狼藉，如何迴避？前路黑暗，信采胡鑽亂撞，苦哉！苦哉！平日只學口頭三昧，說禪說道，喝佛罵祖，到遮裡都用不著。平日只管瞞人，爭知道今日自瞞了也。阿鼻地獄中，決定放你不得。

而今末法將沉，全仗有力量兄弟家負荷，續佛慧命，莫令斷絕。今時才有一個半個行腳，只去觀山觀景，不知光陰能有幾許？一息不回，便是來生，未知甚麼頭面。嗚呼！勸你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時，討個分曉處，不被人瞞底。一段大事，遮些關捩子甚是容易，自是你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難了又難，好教你知那得樹上自生底木杓，你也須自去做個轉變始得。

若是個丈夫漢，看個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個“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吃飯處，阿屎放尿處，心心相顧，猛著精采，守個“無”字，日久夜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達摩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缺。到這裡說甚麼閻羅老子，千聖尚不奈你何，不信道真，有遮般奇特，為甚如此，事怕有心人。」

頌曰：「塵勞迴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傳大士心王銘

觀心空王	玄妙難測	無形無相	有大神力	能滅千災	成就萬德
體性雖空	能施法則	觀之無形	呼之有聲	為大法將	心戒傳經
水中鹽味	色裡膠青	決定是有	不見其形	心王亦爾	身內居停
面門出入	應物隨情	自在無礙	所作皆成	了本識心	識心見佛
是心是佛	是佛是心	念念佛心	佛心念佛	欲得早成	戒心自律
淨律淨心	心即是佛	除此心王	更無別佛	欲求成佛	莫染一物
心性雖空	貪嗔體實	入此法門	端坐成佛	到彼岸已	得波羅蜜
慕道之士	自觀自心	知佛在內	不向外尋	即心是佛	即佛即心
心明識佛	曉瞭是心	離心非佛	離佛非心	非佛莫測	無所堪任
執空滯寂	於此漂沉	諸佛菩薩	非此安心	明心大士	悟此玄旨
身心性妙	用無更改	是故智者	放心自在	莫言心王	空無體性
能使色身	作邪作正	非有非無	隱顯不定	心性雖空	能凡能聖
是故相勸	好自防慎	剎那造作	還復漂沉	清淨心智	如世黃金
般若法藏	並在身心	無為法寶	非淺非深	諸佛菩薩	了此本心
有緣遇者	非去來今				

誌公禪師十四科頌：

「菩提煩惱不二 佛與眾生不二 持犯不二 事理不二 靜亂不二 善惡不二
色空不二 生死不二 斷除不二 真俗不二 解縛不二 境照不二
迷悟不二 運用無礙不二」

又云：

「眾生不解修道，便欲遣除煩惱。不知煩惱本空，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追討？」

編者贅言：

有太多的同修學佛數十年，心卻一直是向外馳求，浪費太多的時日與財力，不知珍寶原來就在心中，實在令人惋惜！為了希望正法常駐，因此特別收集禪、密兩宗直指覺性的佳著，印成本小冊。願有緣者，能撥空靜心讀它，您會會心的明白，佛法竟是如此親切……。

如《達摩四行觀》、《達摩血脈論》、《悟性論》、《破相論》，五祖弘忍禪師的《最上乘論》及所提及之經文，均為十分難得的論著，篇幅雖多，現已錄入。

唯善本眾多，或因口傳，難免有些錯異之字。禪本不立文字，如果法意不失，則將就將就。希望諸位尋覓他種版本相互對照，定可從閱讀思維中，獲得無限的喜悅。祝福您！

大圓滿直指教授 原名<<藉見赤裸覺性得自解脫>>

甲一 序分

一 標題

此為<<藉見赤裸覺性得自解脫>>，乃本覺相的直接指示，摘自<由寂靜及忿怒尊祕意中得自解脫之甚深教授>。

二 敬禮

向三身佛陀及諸本尊敬禮！諸聖眾即是本覺的內在光明清淨顯現。

三 述意

今我教授<<藉見赤裸覺性得自解脫>>，此即是對本覺相的直接指示。

摘自<由寂靜及忿怒尊祕意中得自解脫之甚深教授>。

這是關於一己本覺的如實教授，尊貴種性的具福孩子啊，即應由此善修止觀。

三昧耶！□也 □也 □也！

四 直指

唉嗎呵！

即此一心包容了輪迴與涅槃。

即使它的本性自無始以來便已存在，而你依然未能認知；

即使它的闡明與展示從無間斷，而你則未能瞥見一面；

即使它的生起無一處有障礙，而你卻未能對它理解；

是故此直指的目的，即為引導你做自我體認。

一切法已由三世勝利佛陀闡述，成為八萬四千法門，

但若非知本覺，即難生勝解。

即使經教無限，如空際般廣大，卻依然有三直指說真實義，導向你自己的本覺，

此即覺知勝利佛陀本相顯現的教授，

所說即導入修持的法門，既無前行，亦無須後行。

甲二 正宗分

乙一 內覺性

五 心性

□也呵！

具福的孩子，且諦聽啊！我們常常說心，可是它卻受廣泛的評論與諸多爭議，或對它未解、或對它誤解、或只能解得它的一邊，此乃由於未能正解，心即是心自己，

由是即有無數的哲思與論斷。

還有啊！正由於凡夫未能解此，

他們便不能認識自己的本性，

於是不斷流轉於三界六道，且因之受苦，

是故不識自心，便成令人惋惜的過失。

聲聞與辟支佛眾，即使想憑無我這法義來理解它，但他們卻依然未能明白，心即是心自己。

此外有人，受自我這意念縛困，

縛困即成為枷鎖，由是不能覺察清淨光明。

縛聲聞與辟支佛的是能所，成為障礙，

縛中觀家的是二諦邊見，亦成障礙，

事密，行密與瑜伽密行者的障礙，是受一切成就法所縛，

大瑜伽及無比瑜伽行者的障礙，是縛束他們的法界與覺心，

以無二的真實義而言，把界與心分開即墮入邊見，

不把此二者相融成為無二，即肯定不能進入佛道。

至於你的自心，一切有情悉皆如是，輪迴與涅槃無有分別，

然而，你在理念上堅持而且忍受這些困縛與污染，由是即不斷流轉輪迴。

是故你的法與非法皆應捨棄，

藉本覺見赤裸的自我解脫道，畢竟已向你開示，你當勝解，一切法都能在廣大一體自我解脫中圓滿及圓成，

因此，一切法皆能於「大圓滿」中趨成圓滿。

三昧耶！□也□也□也！

六 心相

覺性的火花一閃，我們即稱之為心，若說它存在，它卻非真實存在，

它只是一個源頭，生起一切涅槃樂與一切輪迴苦的分別，
由於具有一些見解，它即受愛寵如在十一乘，
於是有種種名相，給它的不同名相實難以計量，
有人稱此為心性，或本心，
有外道稱之為梵我，或自我，
聲聞眾稱之為無我法，
唯識家稱知為識或心，
有人稱之為般若波羅蜜多，或圓滿智，
有人稱之為如來藏，即佛道的胚胎，
有人稱之為大手印，
有人稱之為無二法界，
有人稱之為法界，即如實的空間，
有人稱之為阿賴耶，即一切法的種子。
亦有人稱之為根本覺性。

七 常斷

如今你且受教導，用三個思維來驅入：
思過去，清淨且虛空，不留痕跡，
思未來，既未生且未為一切法造境。
思當下，停留於心的現狀時，實無一法生起，
在此一刻，覺性本身即如此平凡。
於你如是看你自己時，即赤裸裸地，
因即此清淨觀察，便能光輝澄明而無能觀察者，
只一赤裸裸顯露覺性呈現。
覺性虛空且無瑕純淨，不由任何一法生起。
真實而且無染，不落清淨與空性的相對，
其非恆常，但卻非一切法所生起。
但亦非空無或虛無，因為它既光明且顯現，
其存在非個體存在，因為它清楚地現為多相，
而它亦非事物的多元，因為不能既經分割而尚成一味。
此俱生的自我覺性並不由身外法引生，
此即為真實教授，說事物的真實境界。

八 三身

由是，三身無別，實顯現為一，
因其虛空，不於一切處生任何法，這即是法身。

因其光明清淨，現為空性的明空光華，這即是報身，
因其無一處有障礙與中斷，這即是化身。

九 制心

當你給這極殊勝的方法引入修行道上時，
當下你自己的覺性即當下如是，
於是即見本來具足的自清淨，全無造作，
這時候，你還怎能說不知心性？
更且，由於你修止觀而不依賴止觀的物像，
你還怎能說，有比這更好止觀？
既然你自己那變化多端的根本覺性即然如是，
你還怎能說，你不能找到自己的心？
此心如是作思維，
你尋覓誰是思維者，依然，你怎能說你找不到他？
以此之故，任何處都不存在那作意的因。
而且，既有作意時，你還怎能說無此作意生起？
既然只須讓心安置於它自己的境界，不嘗試加以描述，這就夠了。
你還怎能說，你不能安心於平靜的狀態？
既然只須讓心念如是即如是，不嘗試給它加點甚麼，這就夠了。
你還怎能說，你對此不能做任何事？
既然清淨、覺性、空性三者不能分割，它們俱生自我圓滿，
你還怎能說，我們的修持無可圓成？
既然根本覺性自行生起且法爾自圓滿，不須先具因緣，
你還怎能說，你不能精進以求任何圓成？
既然掉舉生起與解脫同時，
你還怎能說，你不能加以對治？
既然你的剎那覺性即是如是，
你還怎能說，你對它實一無所知。

十 心喻

已確知心性虛空且無一法為生起的基礎，
你自己的心，便空無一物如長天。
你不妨且看自心，看它如此抑非如此，
且不須先做任何肯定的見地，肯定心本性本來空虛。
已確知自起的俱生覺性無始以來即已清淨，
有如大日的中心，其為自行生起，

你不妨且看自心，看它如此抑非如此。
已確知俱生覺性或說為靈性，實即有情的根本覺性，它從無停息，
有如大河，無休止地流注，
你不妨且看自心，看它如此抑非如此。
已確知心所生的分別並非由憶持即可理解，
有如無實質的風息盪漾於大氣之中，
你不妨且看自心，看它如此抑非如此。
已確知無論甚麼相狀出現，它們通通都是自行顯現，
有如鏡中像，就這麼簡單地自行顯現出來，
你不妨且看自心，看它如此抑非如此。
已確知事物一切形形色式的特性，於它自己的狀態中得到自在，
有如空際的浮雲，自生起且自解脫，
你不妨且看自心，看它如此抑非如此。

十一 修心

無一法不由心生起，
無一法非靜慮所現，那作靜慮的人究在何處？
無一法不由心生起，
無一法非行相所現，那做行相的人究在何處？
無一法不由心生起，
無一法非三昧耶誓句所現，那守護誓句的人究在何處？
無一法不由心生起，
無一法非果所現，那了悟的人究在何處？
你且視自心，一次再一次地觀察。

十二 觀心

當你仰望身外的天際時，
若無一念似光華射出形相般生起；
當你內視自己的內心時，
若無一物，當意念觸及它時便射出思想；
那麼，你自己的微細心便會變的清澈明淨，無一物給它投影。
由於你自己覺性的清淨光本來虛空，這便即是法身了，
它恰如大日生起在無雲的光明天際。
即使這光明雖無形相，但依然能被知悉，
這就是說，無論理解與否，它都具有殊義。

十三 顛倒

自生的清淨光明，自無始以來即無能生者，
它是覺性的子女，可是卻無父母-----奇妙啊！
這自生的俱生覺性，不為任何事物所生-----奇妙啊！
它既無生，它亦無一法可令之滅-----奇妙啊！
它雖然可見，但卻無人能見-----奇妙啊！
它雖然流轉於輪迴，但它卻無污染-----奇妙啊！
縱使它便即是佛，而它卻未由佛得到利益-----奇妙啊！
縱使它遍三界六道，但它卻不為人所識-----奇妙啊！
此外，你還想從它之外找到別的果-----奇妙啊！
縱使它即具在於你的身內，可是你卻老是想往別得地方去尋找-----奇妙啊！

十四 究竟

多奇妙啊！
這直接的根本覺性，無質礙且清淨光明，
這就是比一切見都究竟的見地。
它含容萬法而離萬法，
這就是比一切修都究竟的修持，
它不可思議，且不落言詮，
這就是比一切行都究竟的行相。
從未受觀注，它卻自無始以來即法爾自圓滿，
這就是比一切果都究竟的果位。

十五 四乘

以下為無謬誤殊勝四乘的教導-----
此為無謬誤見地的殊勝乘：
由於當下覺性清淨光明，
而清淨光明則無謬誤，這即是一乘。
此為無謬誤修持的殊勝乘：
由於當下覺性顯然具在，
而清淨光明則無謬誤，這即是一乘。
此為無謬誤行相的殊勝乘：
由於當下俱生覺性顯然具在，
而清淨光明則無謬誤，這即是一乘。
此為無謬誤果位的殊勝乘：

由於當下覺性清淨光明，
而清淨光明則無謬誤，這即是一乘。

十六 四槪

如下為四殊勝金剛槪的教導-----

此為無變見地的殊勝金剛槪：

當下顯露的覺性清淨光明，
因為它三時都無變易，此即名為金剛槪。

此為無變修持的殊勝金剛槪；

當下顯露的覺性清淨光明，
因為它三時都無變易，此即名為金剛槪。

此為無變行相的殊勝金剛槪：

當下顯露的覺性清淨光明，
因為它三時都無變易，此即名為金剛槪。

此為無變果位的殊勝金剛槪：

當下顯露的覺性清淨光明，
因為它三時都無變易，此即名為金剛槪。

十七 一時

接著，是指示三時如一的秘密教授：

你應停止對過去的一切意念，放棄所有的以往，
你應截斷對未來的計劃與希望，

就在當下，應無執著，只讓心停留如無雲晴空相。

由於無可修，是故不必修，

由於無錯亂，是故只須持著無錯亂的平靜心，

在此境界下，無修無整，你且用赤裸裸的覺性來觀察任何事物，

這自己的覺性本知、本淨，且光明耀眼。

當下生起時，此即名為菩提心、解脫心，

無任何修持，它即已超越一切世智法，

無任何錯亂，其本性即已澄澈光明，

顯現出來了，他們自己虛空，便成自我解脫，清淨與空性相融即是法身。

由於已了知於佛道中無可證悟，

此際，你真實地看到了金剛薩埵。

十八 無見

接著，即是遮遣六種邊見且將之排除的教授：
雖有許多不同見地，它們彼此無可調和，
這個心，即是你自己的根本覺性，事實上即自生起的俱生覺性，
基於這點，能觀與所觀實無分別。
當我們找尋誰為能觀時，找不到它，
這時，你的邊見即已遮遣且被排除，
這樣，你的邊見終止，便即是你自己的起點。
邊見與見者，無論何處都不存在，
是故一開頭即不落斷滅空的邊際，
於此剎那，你自己即顯露覺性成為清淨光明。
如是即為〈大圓滿見〉，
則無論知與未知，實無差別。

十九 無修

雖然有許多修持法門，它們彼此無可調和，
你自己本來顯現的覺性，可直接參透，
所修之法與能修之人本來無二。
當你觀察修者時，無論他方修抑或未修，
因為於尋覓中實無修者，
這時，你的修持便即被遮遣與排除。
是故你修持的終結便即是你自己的起點。
能修與所修既無一處在，
即不落於散亂、昏沈或掉舉，
你當下無修無整的覺性即成清淨光明，
貫注這無可形容的止觀相，
則無論修與未修，實無差別。

二十 無行

雖然有許多行相，它們彼此無可調和，
你自生起的俱生覺心，即是一法界。
所行之相與能行之人本來無二。
當你觀察行者時，無論他方行抑或未行，
因為於尋覓中實無行者，
這時，你的行相即被遮遣與排除。
是故你行相的終結便即是你自己的起點。
自無始以來，能行與所行既無一處在，

即不落於謬誤及習染，
你的當下覺性及成真實內在光明。
對一切法不立不破，任其如是而不作形容，
這樣的行相即為純潔，
則純潔與污染，實無差別。

廿一 無果

雖然有許多果位，它們彼此無可調和，
心性即內在的覺性，亦即法爾圓滿的三身。
能知與所知本來無二。
當你觀察果位，以及知果位者，
因為於尋覓中實無知者，
這時，你知的果即被遮遣及排除。
是故你知果的終結便即是你自己的起點。
果位與知果位者既無一處在，
即不落於縛困與厭離，希求與怖畏，
你的當下覺性即成法爾內在光明。
了知三身無非只是你自己內在的示現。
則此便為俱生佛道的果位。

廿二 中道

根本覺性離八邊際，如常與斷等。
是故我說中道，即不落任何邊際，
我說根本覺性即為一心的無間顯現。
既然空性充滿此心即是根本覺性，
則此便名為如來藏，亦即佛的心或胚，胎。
若能了知此義，即能勝超一切法，
則此便名為般若波羅蜜多，或圓滿智。
因自無始以來，此已非世智所能思量，而離一切概念的範限，
則此便名為〈大手印〉，亦即大印。
以此之故，因其能勝解或否，
便成為涅槃樂及輪迴苦等一切法的因，
此即名為阿賴耶，亦即一切法的種子。
因其安住於它的本位時，非常平凡且無從生起差別，
此即名為平常心。
對此能加以許多名相，即使能勝解其義其聲，

它的真實義，卻只是俱生覺性。

廿三 外求

於此之外再加尋求，
即如已有一象在廐，卻到處去尋象的足印。
即使你拿著繩尺想去量度宇宙，你決不可能將它整個圍繞，
如果你不明白一切法由心造，則絕不可能通達佛道。
若不知甚麼即是根本覺性，便有如心外求心。
若你於身外到處去尋找你自己，又怎能找到自己。
此即如傻子走進一大群人中，
因那場面使心生困擾，
他不認識自己，便到處去尋找，
於是一再犯錯，指別人是他自己。
因為你不見一切法的實際安排的自然境界，
你即不能知此乃由心顯現，由是一再墮入輪迴。
因為你不能見自己的心真實為佛，由是涅槃即成障礙。
所謂輪迴與涅槃，無非只是無明與覺。
但於剎那頃，實際上二者卻無分別。
倘若你於心外去察覺它們存於何處，此即為錯誤。
然誤與無誤，實亦同一自性。
由於有情心識的瀑流，實不由差別為二的一切法所成，
無整無治的心性，只須安置於它自己的自然狀態，就即是解脫。
你若不覺根本的謬誤或妄念即由心生，
則你將不能了知真實自性的真實義。

乙二 外顯現

廿四 顯現

你須觀察甚麼是自生起，甚麼是自存在。
一切顯現，開頭總應從一處生起，
然後總有一處停留，最後則總有一去處。
當觀察這些時，舉一個例，就正像烏鴉凝視著一口井。
當牠飛離這口井時，牠的影子便同時離開井水而且不再回頭。
心的顯現生起實亦如是。
它們由心生起，亦於心中解脫。

心性能知一切法，亦能覺一切法空與清淨，
正如頂上的天空，自無始以來，空明二者即不分開。
自存在的俱生覺性變現萬象，
亦系統地以清淨光明變現建立，這便即是法性，真實的自性。
即使它的存在即是萬象的存在，
你只能在你自己心中起覺，而此即是心性。
由於起覺及清淨，故了知此即有如天空。
然而，即使我們用天空來說心性，
事實上，此亦無非是說得事物一邊的譬喻。
心性本空，其為根本的覺，於無處不清淨，
而天空則無任何覺性，它的虛空有如無生氣的屍體那般空。
是故心的真實義實不能用天空來表徵，
因此不須煩擾，只須簡單的讓心安置在它那如是的境界。

廿五 差別

更者，顯現的差別，即說明了勝義諦，
此顯現無一為勝義中的真實生起，是故他們便一一還滅。
一切事物、一切現象的存在，無一不在輪迴與涅槃之內，
它們僅作顯現，由個人的個別心性加以考察。
偶然，當其內心現流有所改變時，
即將有顯現生起，但卻覺察為外在的變易。
是故所見的一切法皆為心的現象，
而六道有情所見，都基於他們的業力。

廿六 現象

外道用常見來看此一切，或用斷見，
九乘看事物，亦用他們的各別觀點。
是故有許多考察事物的不同方法，亦有許多不同的詮釋。
由於你執著於此種種差別，於是便成過失。
對心中所覺的一切法顯現，
即始覺其由心生起，只須不對之執著，此便即是佛道。
顯現本來無誤，只因執著而成過失。
若了知能執著即是心，則你便可於此中解脫。
一切法的顯現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使外在的無生宇宙，全體在你面前呈現，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使一切六道有情，在你面前呈現，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使人類的福祉，以及天人的歡悅，呈現於你面前，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使三惡道的煩惱，呈現於你面前，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使無明與愛慾如是五毒，對你呈現，亦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使根本覺性，即自生的俱生覺性，對你呈現，亦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使涅槃道上的善念，對你呈現，亦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使由魔生的障礙，對你呈現，亦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使天人以及其它的善成就，對你呈現，亦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使種種清淨，對你呈現，亦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使一心不亂的境界，對你呈現，亦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使一切法所現的表色，對你呈現，亦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使是無定性及無定見的境界，對你呈現，亦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是一多無二的顯現，亦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即使是於無一處生起的生與無生，呈現於你，亦無非只是心的現象。
是故能知的一切法，實無一不來自心識。

廿七 赤裸

因有無礙的心性，是故顯現即相續生起。
如海洋中的波與水，它們實為無二無別，
是故一切所生，都於心的自然境界中解脫。
不斷給事物以名相，有多少名相用來說心，
然於真實義中，心不存在於一以外。
復次，此一既無基礎，亦不以法為根。
即使它只是一，你亦不能於任何特定的方向去尋找它。
它不能在任何指定的場合看得到，因為它不為一切法所造。
也不是在虛空中就能見到，即便它自己的清淨光明與覺性，透射一片光華於虛空。
也不是於差別處就能見到，因為空性與清淨原無分別。
剎那的自覺性清淨呈現。
即使有所作存在，仍然無能作者做為媒介的覺性。
即使沒有任何內在的本性，證悟便是真實的證悟。
若能如此修持，那麼一切法都將解脫。
亦能令你的心識當下知一切法，而無須任何世智作增上。
正如芝麻是油的因，乳為酪的的因，
可是，不去搾就沒有油，不去攪拌就沒有酪，
是故一切有情，即使已具足真正的佛性，
若未經引入修持就不給認為是佛，
倘他去修持，他便是牧人亦能真實解脫。
即使他不知經教，他亦能依次第在證悟中建立他自己。

有如人能在自己的嘴中知道真實的糖味，
而不須別人去說味道如何如何。
不明白這根本覺性，即使是大學者亦會犯錯。
即使他們於九乘知見能生勝解，
都如在未曾親歷的地方說東道西。
至於佛道，他們則未嘗片刻親近。
倘若你了知根本覺性，則你的一切善惡都將如實解脫。
但若不了知時，你所作的一切善惡行，
即將積聚為業，引向善道或惡道輪迴。
倘若於自心中，你了知虛空俱生覺性，
則善與惡的果都將不能成實，
此有如於虛空天際無法生起瀑流。
在空性自身的境界中，無善惡的客塵生起，
是故你的自明覺性即可赤裸裸地見萬象。
由見赤裸覺性即能自解脫，這是大奧秘，
你可由自生覺性來宣稱獲取了它。
密封！

甲三 後分

廿八 結語

多奇異啊！
以此<<藉見赤裸覺性得自解脫>>作為一己根本覺性的直接指示，
此乃為利益末法時期之後世有情而作。
我的一切密續、教授與口訣，
經如所須的精簡後，已完全列入。
即使我如今播下此種子，卻仍須密封，
未來世善業成熟者當能獲取。
三昧耶！□也 □也 □也！
本論為對真實根本覺性，或當下顯現境界之教授，
標題為<<藉見赤裸覺性得自解脫>>。
由鄔金上師蓮花生大士造。
直至有情輪迴未空，解脫他們的大事業都不能放棄。
吉祥。

從〈甚深法・寂念密意自解脫〉一書，〈引導本智・裸見自我解脫〉卷

向本智自明三身本尊頂禮！

從〈甚深法・寂念密意自解脫〉一書，講解〈引導本智・裸見自我解脫〉。
如此，以自己的本智指認，善護念吧！有緣善男子！

三昧耶・加加加

唉嗎呵！

此一心遍滿生死涅槃 本來是自性卻不認識
明智不中斷卻未會面 無礙所有生起而不識
應該知曉此自己緣故

三世勝者說不可思議 八萬和四千法門等等
除了領悟這一切所說 另外無任何勝者所說
經典雖量等虛空無數 為此本智指認有三語
此現證引導勝者密意 無有前後行法是此處

嗟呵！

有緣諸善男子茲諦聽 名為心講一般聲音大
對此未解誤解片面解 因未正知如實真實性
生不可思議宗派主張

其次不同的平凡的人 不解自己不知道本性
流轉三界六道受苦楚 即不悟自心實相過失

聲聞獨覺少分無我義 雖持領悟然未如實悟
又各個以學說和宗派 主張所縛故不見光明

聲聞獨覺貪二取被障 中觀貪二諦邊見被障
事瑜貪著近修際被障 大無比貪法界本智障

為了無二分而二故錯 無二不變成一不成佛
一切自心輪涅無分別 負載斷和取捨輪迴轉

是故於世間所做出世 如此本智裸見自解脫
證大自解說眾法教意 因此於大圓滿遍圓滿

三昧耶 • 加加加。

說心凝視時若隱若現 一方雖有另一方非有
是各種輪涅苦樂源頭 主張時如承認十一乘
各自立名字不可思議 有些人士說心性心性
有的外道立名說自我 聲聞乘人說無我無我

唯識宗安立名字說識 有的說般若波羅蜜多
有的安立如來藏名稱 有的安立大手印名稱
有的立名字唯一明點 有的安立名字說法界
有的安立名字說藏識 有的安立名字說平常

介紹入此三事理趣時 過去分別無痕清晰空
了解未來是未生新的 現在未做本然安往時

平常自然於時的了解 自然赤裸觀看自己時
觀看極清晰無能見者 本智是直接赤裸明顯

是無任何存在的空寂 明空無差別神智清醒
不是常法無任何存在 不是斷乃極清晰明亮
非獨一是許多明而顯 許多不存在無別一味
無由他自證此真實性 此乃介紹諸法本性義

至此三身無別共為一 法身是空一切非實有
報身是空本身明光彩 化身無任何阻礙顯現
三者圓滿一處是自性

強力介紹入此空性法 當下自然智就是這裡
這裡是無造作自明淨 為何說我不了解心性
這裡沒有任何要修的 為何說我無有已修習
這裡就是本智現前識 為何說我未獲得自心
這裡明智是沒有間斷 為何說我看不到心眼
意的思惟者是他本人 為何說我找也不獲得
這裡沒有任何要作的 為何說無有已作之事
無造作放置原處可以 為何說於地方不合適

不活動挺直安置可以
明智空三者無別任運
因緣不存在自生任運
出現分別與解脫同時
當下的本智就是這裡

為何說我不能夠那樣
為何說無有悉地成就
為何說我不能夠精進
為何說我不能夠對治
為何說我不知道這個

心性決定是空無所依
類似不類似且看自心
自生智本來的確明淨
類似不類似且看自心
智流無間斷似水順流
想念各種因決無認識
類似不類似且看自心
現象自現似鏡中影像
一切形象定原地解脫
類似不類似且看自心

自心無實體類似虛空
不是斷絕空決定見解
自生於己似太陽精華
本智智流無間斷真實
類似不類似且看自心
閃動無體似空中微風
為何一切決定是自現
類似不類似且看自心
自生自解似空中雲彩

除了心在別處沒有法
除了心在別處沒有法
除了心在別處沒有法
除了心在別處沒有法
再看再看且觀看自心

除了心那裡有三摩地
做修習在別處沒有法
守誓言在別處沒有法
成就果在別處沒有法

當你仰望外邊虛空際
向內心自心這裡觀看
自心細無照射極清晰
似無雲晴朗虛空日出
此義悟和未悟差別大

心如果沒有繼續放射
無分別散布的散布者
自證光明空即是法身
無形體全都明顯知曉

此本來無生自生光明
自生智非誰所作奇哉
雖明顯無有看者奇哉
雖然見佛未轉好奇哉
此外希求別的果奇哉

本智嬰兒無父母奇哉
未曾生且沒有死奇哉
輪迴流轉不染污奇哉
普遍存在不認識奇哉
雖是自己別處尋奇哉

唉喲！

此光明無體現在本智
此無源遍布離脫一切

這個是一切見之絕頂
這個是一切修之絕頂

此自然世間廣為言表 這個是一切行之絕頂
此勿尋本來任運成就 這個是一切果之絕頂

無謬誤的四大乘教義----

這大乘是無謬誤的見 此乃當下本智極清晰
名為乘乃明顯無誤故
這大乘是無謬誤的修 此乃當下本智極清晰
名為乘乃明顯無誤故
這大乘是無謬誤的行 此乃當下本智極清晰
名為乘乃明顯無誤故
這大乘是無謬誤的果 此乃當下本智極清晰
名為乘乃明顯無誤故

不變的四金剛槩教義----

這金剛槩的不變見地 正是這當下明慧清晰
三時堅固故說金剛槩
這金剛槩的不變修習 正是這當下明慧清晰
三時堅固故說金剛槩
這金剛槩的不變行為 正是這當下明慧清晰
三時堅固故說金剛槩
這金剛槩的不變果報 正是這當下明慧清晰
三時堅固故說金剛槩

三時如一教義的教授----

不追隨往事棄過去想 不迎未來以心斷聯繫
不持現在往於虛空界
無可修甚麼都不必修 無散逸以專注憶念顯
無修專注自然赤裸看
自證自知自明朗朗然 生起正是所謂菩提心
無修習即超越所知境 無散逸即自性的明淨
現空自解明空是法身 依佛道無修得自在故
此時你親見金剛薩埵

斷滅遣除六邊的教授----

不同見地雖分歧眾多 此於自證心自生智慧
此處能見和所見無二
尋覓觀看者看或若看 尋覓觀看者自己未得
那時乃見地斷滅遣除 亦正是遇到見地終極

見地見者甚麼都沒有 勿陷入全沒有錯誤空
當下自證明智極清晰 那個便是大圓滿見地
悟和未悟於此處無二

不同廣大修行雖眾多 自證明智在平常直參
所修能修兩者俱無二 尋覓修習和不修習者
尋覓修習者而未獲故 那時修行乃斷滅遣除
修習最後亦的確如是 毫無所有所修要修的
不受昏沉掉舉所影響 當下自然本智極清晰
是自然三摩底多禪定 住和不住這裡無差別

不同廣大行相雖眾多 自證智慧是唯一明點
所行與能行本來無二 未行方行行者汝追尋
尋覓行者本身未得故 那時乃行相斷滅遣除
亦正是遇到行相終極 本來就沒有要修所修
不受習氣錯亂的影響 當下本智自然自明朗
任何造作取捨都不作 這個正是清淨的行為
淨和不淨在這裡無二

不同廣大果報雖眾多 自證心性三身任運成
所立和能立本來無二 果報行者本身遍尋找
尋覓行者本身未得故 那時乃果報斷滅遣除
亦正是遇到果報終極 一切果報無有要成就
不受取捨疑望的影響 當下智慧自明任運成
只自己了悟現證三身 其本身本來是成佛果

離常斷八邊之此本智 說不落任何邊際中道
覺智無間斷名為本智 是具有空和本智精髓
是故安立如來藏名稱 若知此義能度過一切
故又說般若波羅蜜多 本來離邊際超越心計
是故安立大手印名稱 因此以領悟和不勝解
變成輪涅苦樂一切因 是故安立阿賴耶名稱
以住離妙平常己處時 這本智極清晰且明亮
安立說是平常意識名 雖任立許多善尋名相
只是為了這當下明慧

這以下誰想勝過其他 猶如雖找到象仍尋跡
雖思三千世界不可得 不從心觀察不能成佛

不知這個雖心尋外面 由己尋他焉能得自身

例如一傻子在人群裡 已成癡相故拋棄本人
如同不識己又找自己 如同自己幻想成他人
由於未見一切法本性 不知顯現即心故輪迴
未見自心是佛障涅槃 輪涅二者依明和無明
一剎間於兩者無分別 自己他處觀心故錯誤
誤和無誤是一樣自性 不成立有情二心相續
心性自然置原處解脫 不了解錯誤本身在心
則永遠不悟該法性義

自現自生自己看自己 這些顯現首先從何生
乃至住何處且何處去 觀此例如像池塘烏鴉
飛自池塘也只留池塘 如是顯現正如自心現
自心生起且心中解脫

此心性全知全見空明 本來明空無別如虛空
自然妙智真正極清晰 正如那個決定是法性
法性雖是一切萬物因 在自心中知此即法性
明且清晰似虛空知曉 引證法性雖立虛空喻
僅暫且少分表達信息 心性光明全然光明
虛空是無智空無知覺 故虛空無法表達心義
不散亂安於那自然中

各種這些世俗的表像 全不真實又正在壞滅
例如遍一切輪涅萬物 是自己心性個別看法
其時當己心續轉變時 出現該外在變化看法
因此一切是心的看法 六道眾生見各自景象
外道見常邊斷邊二者 九次第乘依不同見解
各種見如同各種分別 持差別執不同故錯亂
知悉一切的顯現是心 看法升起也不執是佛

顯現無誤執取故錯亂 知執著是心時已解脫
為何一切是心的現象 器世間物體呈現是心
情世間六道呈現是心 善趣人天樂呈現是心
三惡趣痛苦呈現是心 癡煩惱五毒呈現是心
自然妙智慧呈現是心 分別善涅槃呈現是心
魔和鬼障礙呈現是心 本尊妙成就呈現是心

種種的清淨呈現是心 無分別一境呈現是心
諸法相顏色呈現是心 無相無戲論呈現是心
一和多無二呈現是心 有無不成立呈現是心

任何只有來自心顯現 不滅心性顯即相續起
升起如同海水和波浪 無二在心的自然解脫
雖然不斷給事物命名 事實上心除了一非有
復次唯一本無離根本 在任何方向看亦無一
不見有甚麼都非實有 不見空因本智淨光澤
不見差別明空無差別

當下汝心智清晰明亮 作如是仍不知該能作
雖無自性卻如實領受 若修習此將完全解脫
即悟五根不受心約束 雖芝麻和奶是乃油因
猶如不搾不攪不出油 一切有情雖具足佛性
不經修持有情不成佛 若有修持牧人亦解脫
雖不懂言能直接決定 親自在口中嘗試蔗糖
而不需他人說該味道 不悟此班智達亦錯亂
雖善巧九乘解說學問 似未見追隨遠方傳說
剎那未親近登造佛地

證悟此善惡當下解脫 不證悟此雖任行善惡
只有集上種惡趣輪迴 當證悟自心空智慧時
任何善惡功德都無實 似虛空際不形成泉水
空性中善惡境不成立 因此自證分現識裸見
此裸見自我解脫甚深 是故要熟識這個本智
甚深！密封！

唉喲！

引導本智裸見自解脫 為未來後世污濁有情
續經教口訣遍己勝解 我作此少許簡略要義
今傳授仍藏作寶伏藏 願將來有緣人得相遇

三昧耶•加加加。

所謂〈引導本智現前的論著•裸見自我解脫〉。由鄔堅親教師蓮花生大士所編輯。輪迴不空，則不圓滿。

收錄劉立千《藏學著譯文集》〈大圓滿虛幻休息論妙車釋〉等合編 205 頁(簡體版)

〈深法寂靜忿怒尊密意自解〉之〈直指覺性赤見自解〉

一、敬禮

頂禮 覺性自明三身尊

二、述意

我將開示〈深法寂靜忿怒尊密意自解〉中之〈直指覺性赤見自解〉。如是直指自己覺性之法，有緣善男子，應善自領悟！

三昧耶，甲，甲，甲。

三、心性本面（覺、明、現）

唉瑪火（奇哉）！一心之內遍含輪迴與涅槃，它的本性無始即然，而你卻不知道；明和覺從未有間斷，而你卻不認識；它處處皆無礙顯現，而你卻不了解。因此，為使你能了解心性的本面而作開示。

三世諸佛講說了八萬四千無量法門，除了覺悟此性外，過此說者佛未曾說。經典遍滿虛空不可計量，究竟教誨只有直指覺性三句話。此現量直指諸佛之密意，既無前行，也無後修，導入之法，即此而已。

四、一心

吉火！有緣弟子且諦聽！所謂心者頗為廣泛傳播而名聲響亮，但對此性不了解，或邪解，或了解片面，由於未能正確如實了解之故，遂產生了無量的宗派之學說。而一般平庸士夫未悟此性，對自己的本面自己不知道，故不斷流轉於三界六道而受苦。他們皆因不悟自心本性而成過。煩惱的聲聞獨覺，只了悟無我的一面，雖欲求證悟而不能如實得悟。其他因受各自宗派和理論束縛，不能見到心的光明，煩惱聲聞獨覺貪者能所而成障礙，中觀貪者二諦邊見成為障，下三瑜珈貪者觀想念誦成為障，摩訶阿魯貪者界覺成為障。

於無二義分之為二而致誤，無二若不能融合為一不能成佛，因為皆是一心。輪涅本來無分別，若去斷離取捨，仍流轉於輪迴。因此現將所做法事一齊放下，指示你一切精華，即此赤見覺性自行解脫之法。當你悟到一切法本自大解脫，則知〈大圓滿〉是圓具一切。

三昧耶，甲，甲，甲。

五、名相

稱之為心者，就是那明明了了。說存在，它卻沒有一法存在，說根源，它卻是輪迴苦與涅槃樂種種生起之根源。由於對它的見解不同，始有十一乘門。從名

相上講，它有無窮的名稱：有人稱它為心性或本心，外道則稱它為梵我，聲聞獨覺則稱無我教義，唯識家稱之為識，有人稱它為般若到彼岸，有人稱它為如來藏，有人稱它為大手印，有人稱它為唯一明點，有人稱它為法界，有人稱它為一切種，亦有人稱它為平常心。

六、直指明空

現在為你直指進入覺性之法有三要：過去之念不留痕跡而明淨，未來之念未曾生起而鮮潔，現在之念住於當下心境不修整造作，即是平常的覺了之心。若自己對自己做赤露觀照，觀之並無所見，唯有明明亮亮的，覺性現量赤裸裸地顯露出來，並非任何實成，惟有空空洞洞，這明亮和空洞不二，閃閃發光，它既不是常，非任何所成，亦非是斷，然又光明燦然。其存在並非單一存在，而是多種均能覺了和顯明。也並非多種所合成，而是不可分割的獨具一味。總之，這唯一的自己覺性決非是從他而有，如此方是直指事物的實際情況。

七、三身

在一覺性之中三身無別而完具。因它什麼也不生，是空性法身；它的空性本光明亮，是報身；因它能無礙顯現一切，是化身。三身是圓具於一心中之體性。

八、當下就是

今若用強制直指之法引入此性，你的當下覺性原本就是如此。它是那不造作而自明，怎麼能說你不了解心性？對此覺性本來無可修持，你怎麼能說修持沒有成就？既然你的本覺現量就是這一念，你怎麼能說你找不到自己的心？就是那個覺明本無間斷，你怎麼能說未見心之本面？心之思維者原本就是它，你怎麼能說找不到那個動念者？對它沒有任何可以做的，你怎麼能說做而無得？本來不須修整，聽之任之就可以，你怎麼能說無法進入安靜？

你只要無為無作完全放下就可以，你怎麼能說對它無能為力？覺、明、空（現）三者本是無別元成，你怎麼能說修之反而無成？本覺是無有因緣，自生元成，你怎麼能說不能努力精進？念頭是當下生起當下即消，你怎麼能說無法對治？當下的本性就是如此，你怎麼能說對它不能認識？

九、心性喻

心性真的是空寂無根，自心無實猶如太虛空洞，似與不似，不妨觀察你自心；不是空性斷離之見，那自然智慧，真的從本即是光明，自然智慧本身如同太陽的核心，似與不似不妨觀察一下自心；覺性智慧真的相續不斷，相續不斷好像江河流水不停，似與不似不妨觀察一下自心；各種念動真的不可認知，妄念無實，好像空中微風難以捉摩，似與不似不妨觀察一下自心；外境所現真的就是自現，外境自現好像鏡中反映影像，似不似不妨觀察一下自心；一切有相真的都是自行解脫，自起自消，好像空中的雲彩，似不似不妨觀察一下自心。

十、心外無法

不屬於心之法非別有，除心而外，哪有能修和所修。不屬於心之法非別有，除能行持和所修持而外，哪有其他存在；不屬於心之法非別有，除所守三昧戒而外，哪有其他存在；不屬於心之法非別有，除所證果而外，哪有其他存在。再三觀察！仔細觀察自己的心。

十一、性光

當你外觀虛空時，而心這時已無妄念起動之殘餘，你又再觀自心時，亦無起動妄念之起動者，那麼，無染的心性清靜而光明，這就是你的本覺光明空寂之法身，好似無雲晴空生起的太陽，雖無形相卻能明確的知道，對於此義悟與不悟差別極大。

十二、自生

從本未生而是自生之光明，這是覺性的嬰兒，可是卻無父母，真稀奇！這覺性誰也未造而是自生智慧，真稀奇！它既無生也無由而滅，真稀奇！它既現量而明在，卻無人能見，真稀奇！縱然流於輪迴也不變壞，真稀奇！縱然成佛也不增好，真稀奇！它是大家都有，卻無人知道，真稀奇！你還寄望在他處得果，真稀奇！它就是你自己，卻別處尋找，真稀奇！

十三、見、修（定）、行、果

唉瑪！這個當下的本覺明朗而無實質，僅此，即是無上的知見；它是無緣地包容一切而是又離一切，僅此，即是無上的觀修；說無造作，於世間放任無拘，僅此，即是無上的行持；它是不求而從本即是元成，僅此，即是無上的證果。

十四、四乘

指示無誤之四乘：見解不錯之大乘，即此當下的覺性本具光明，因其明而無誤謂之乘；觀修不錯之大乘，即此當下的覺性本具光明，因其明而無誤謂之乘；行持不錯之大乘，即此當下的本智本具光明，因其明而無誤謂之乘；果位不錯之大乘，即此當下之心本具光明，因其明而無誤謂之乘。

十五、四釘（橛）

今開示不變易之四釘：所謂見地不變之大釘，即此當下的覺心明亮，三世不易故謂之釘；所謂觀修不變易之大釘，即此當下的覺心明亮，三世不易故謂之釘；所謂行持不變易之大釘，即此當下的覺心明亮，三世不易故謂之釘；所謂果位不變易之大釘，即此當下的覺心明亮，三世不易故謂之釘。

十六、無住

指示三世一如之要門。過去之跡不追，拋棄過去的觀念；未來不迎，斷絕意識的關聯；眼前念起，不執不取，心如虛空。既然無有觀修可修，則什麼都不修，既然無可散亂，則堅守不散正念，在此不修不散的狀況中只用赤裸觀照一切，你的覺性便本知本明，光明熾然。當它生起時，則稱為菩提心（覺性），因無所修，則超越一切所知境，因無散亂，它的本體澄澈光明，現空是本自解脫，明空是為法身。一但悟到佛道之中無可修習，即此時便現見金剛薩埵。

十七、無見

下面開示把六種邊見推到窮盡處之教授。不論不同的見解既廣且繁，你的本覺心性是本智，它是沒有能見和所見，不管見與未見而尋覓那能見者，連求見者自己也找不到，此時便是把邊見推到窮盡處，見之底蘊就到這樣的地步。見和所見什麼也沒有，若不落於根本無有之斷空，這當下的覺性明明了了，便是〈大圓滿見〉，對此悟與不悟並無分別。

十八、無修（定）

不論不同的觀修既廣且繁，你的本覺心性平常一樣的通透赤裸，能修和所修並無分別；不管你修與未修而尋覓那能修者，若是找不到那能修者，這時便把觀修推到窮盡處，修之底蘊也就到這樣的地步。修和所修什麼也沒有，若不落於散亂昏沉和掉舉，這當下無造作的覺性明明了了，便是無作平等三摩地，入定不入定並無分別。

十九、無行

不論不同的行持既廣且繁，你的本覺心性就是唯一明點，它並無能行和所行；不管行與未行而尋覓行者，若是找不到那能行者，這時便把行持推到窮盡處，行之底蘊也就到這樣的地步。從本以來就無能行所行，若不落於迷亂的習氣，當下之心無有造作，明明了了，切勿去做修整和取捨，這樣便是清靜行持。淨與不淨並無分別。

二十、無果

不論不同的果位既廣且繁，你的本覺心性就是元成三身，並無能證和所證；若是尋覓能証果者，卻找不到那能証果者，這時便把果位推到窮盡處，果之底蘊便到這樣地步。無論什麼果皆證不得，若不落入掛慮和取捨，這當下的覺心自明元成，了悟現證三身僅是自己所具，即此便是本來成佛之果。

二十一、中道

覺性是遠離斷常八邊，不墮任何一邊才謂之中道。覺性就是那覺念恆常不斷，空性乃覺性之核心，是故則稱之為如來藏。若明了此義則超勝一切，因此又稱它叫智慧到彼岸。超越思維從本離邊故，因此稱為〈大手印〉，這僅是悟與不

悟差別之故，它便成為輪涅苦樂一切之根，故又稱為一切種（阿賴耶）。它在安住無改平常之位時，即此清楚明亮之覺性，故又稱為平常心。不論安它什麼美妙的名稱，實際就是當下那一點靈知而已。

二十二、勿外求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可以追求？比像在家中而外出追尋，即找到三千大千世界之頂亦無可得，除心而外再無別佛可求。若不認識心而向外馳求，如身外去找自己，怎能找到自己，好比一個傻子進到一大群人中，為熱鬧的場面所惑，而忘失自己。由於不認識自己而去他處尋找，誤認別人是他自己。同樣，如果不知萬物的本性，不知外境原來是心，而仍誤入輪迴，不見自心是佛，則障涅槃。所謂輪迴與涅槃全？覺明與無明，就在剎那一念，二者並無分別，若還以為存在於心外是迷誤，迷與不迷之體都是一個，一切有情的相續心並無有二，不須修治，自然放下即可解脫。若不覺悟這迷誤之性出自自心，你便永遠不能了悟法性實際。

二十三、空喻

自己應當覺照自己即自起自生者，這些境相起初從何而生，中住何處，最後歸於何處？若加觀察，如井中的鴉影，烏鴉從井飛去，除井外再無其他。同理，境相（表象）皆是由心所生，既從心生起，又由心中而散失，惟此心性**是盡知盡覺，空而且明，從本就是明空無別，猶如虛空**。自然智慧現量的光明中，確定一切這便是他的法性，現世一切是它的表相，然而它又是均在心中覺知，因此，應悟到這個心性就是覺而靈明，猶如虛空。心性表示如虛空，只是一個比擬，是一個暫時的片面表詮，因為心性有覺性，空而無所不明，虛空卻無覺性，只是空而頑空。所以，心性的實際不能以虛空作譬。總之，要無有散亂地安住本然便是。

二十四、表象

這些世俗境界的各種現象，沒有一個真實存在，皆會消滅。比如現象界中的一輪涅法，只不過是唯一心性的表象而已。何時心性有所改變，則生起外境改變的表象，所以一切皆心之表象。六道眾生只認取各自的境界。有些外道則見為斷常二分，密法九乘中各各見各自的觀點，故所見不同，立說也就各異，由於所執各異，分別耽著而生迷亂。你若覺了一切境相皆心，雖見表相，不執不取，這便是佛。

二十五、一切皆心

境相未迷亂，由於執著而起迷亂。你若是了知執著的念頭就是自心，則當下自然解脫。一切所現只是心的境界，外器世間現為冥頑之物亦是心，內有情世間現為六道眾生亦是心，現為上界天神安樂的境界亦是心，現為三惡道的苦惱亦是心，現為無明煩惱五毒亦是心，現為自然智慧之覺性亦是心，現為善念涅槃亦是

心，現為魔鬼作障亦是心，善現為佛神和悉地亦是心，現為各種清淨境界亦是心，現為無分別專一而住亦是心，現為形相顏色之萬物亦是心，現為無相離暫境界亦是心，現為一多不二亦是心，現為非有非無亦是心，所以沒有任何境界不屬於自心。

二十六、赤見覺性

心性不滅，任何境界都能現起，雖然現起，亦如海水與波浪並無有二，故在心性內解脫。所立不滅，任何名言皆可安立，而實際呢，心只有一個，即此一個，也是無源無根。從任何一邊看它，什麼也看不到，不見實法，因此也無任何存在；但也不見虛無，而是覺了和光輝燦然。它更不是個別差異，而是明空無別。當下自己的覺性光明朗照，即使如此，而仍無存在的主體，雖無自性而實修則真有覺受，只要能真實證悟此性，則一切都將解脫。

因此，在根上並無利鈍之分。如菜籽、牛奶雖以（有）油作為內因，若不擠壓，怎麼能出油汁？一切眾生雖真實具有如來本性，若不實證，眾生如何能夠成佛？若肯實證，即牛郎也可悟道，雖不會講理，仍能從現量中得到肯定。如親口嚐過糖的滋味，哪裡需要他人解說其中滋味。

不了悟此真性，即使班智達亦會生迷亂，不論他博通九乘的道理，等同缺乏現見而去追求遙遠的傳聞，雖剎那亦未接近佛道，一但覺悟此性，一切善惡當下清淨，若不悟本覺，則所造任何善惡諸事業，皆是積累上升天界和下墮惡道的輪迴之業。

若是了悟自心空性本智，則全無善惡業之可得，如同虛空的空中積不了泉水，所以空性之中無功德與罪業積存之境。因此要赤見自己的本覺現量，這赤見自解是何等奧妙！是故必須求悟此自覺之性，秘奧封禁！

二十七、結語

奧妙！直指覺性赤見自解，為利益後來濁世有情故，將所有續經教敕和要門，凡已所知者都簡單扼要而轉寫，現在宏傳，又作伏藏隱藏，發願使未來有緣者能遭遇此法！

三昧耶，甲，甲，甲。

此開示覺性現量之著述，名為“赤見自行解脫”，是鄔堅教主蓮花生大士所作，願直到輪迴未空之間，利生無盡。

〈無染覺性直觀自解脫之道〉 是一本極為珍貴的藏傳佛法「伏藏密法」，是蓮花生大士特別為我們後世之人，隱藏在秘密之處的，是開示我們本來的覺性最直接的法要。

本文「無染覺性直觀自行解脫之道」，源自「寧靜忿怒尊無上自性解脫最勝教敕」。（本文中譯有 1. 大中觀論集 2. 中有大聞解脫 3. 本文）。

敬禮法報化三身，敬禮一切圓證空明覺性之諸佛。

我將開示「無染覺性直觀自解脫之道」，源自「寧靜忿怒尊無上自性解脫最勝教敕」。

它為你真實解說自己的本來覺性。
有幸佛子，諦聽覺照！
三昧耶 嘎嘎嘎

何其奧妙！
娑婆與涅槃同時圓具於一心之內，
它的本性亙古即然，你卻無緣得識。
它空明無染，永世不滅，你卻無緣一睹它的丰采。
它處處顯現無礙，你卻視而不睹。
因此著文，為你解說自己的心性。
若不瞭解內在自性，
三世諸佛所開示之八萬四千法門，
無人得識其中奧義。
此言不虛，大雄諸佛之密意盡在於此矣！
佛法經典縱然遍滿虛空，
究竟教誨終歸於導入自性的三要訣。
今開顯諸佛自性，下文解說修持要訣，
此法既無前行，也無續修。

諦聽！
有幸佛子，諦聽！
常人雖也重視心性的問題，且廣加研究，
對它仍然茫然無知，或落妄見，或入邊見。
乃因彼等未能正視心性之本身，
只知發展為各種哲學觀念及學說，

深奧難解，
使一般人錯失了認識自性的機緣，
以致輪迴流轉於六道三界，受盡諸苦。
由此可知，不覺自己的心性是十分可悲的謬誤。
縱然聲聞緣覺試由無我的道理深入，
卻無法瞭解自性之本來面目。
其他行者亦各執一論，
自作纏縛，無緣得見淨光。
聲聞緣覺受到主客(能所)二元分別見所障。
中觀派則蔽於真俗二諦的執著。
事乘與瑜珈(方便父續)及隨瑜珈(般若母續)則因
分別空性與覺性為二而生惑。
從不二的究竟義觀之，他們因分別空覺為二而步入歧途，
唯先識破空性與覺性不二，方能證入佛性無礙。
由自性觀之，不論凡俗，娑婆與涅槃本來不二，
只因你不斷造作貪瞋諸毒，
故至今仍然流轉於娑婆世界。
因此，暫且放下你現行或未行的佛學法事，
藉今日開示「無染覺性直觀自行解脫之道」的因緣，你終將明白，
所有佛法都在這無上自性解脫中得以圓滿。
不論你修持何法，均將融入大圓滿的究竟境界。
三昧耶 嘎嘎嘎

那光明燦爛的覺性，也就是所謂的心性，
有人視它為具體存有，實際上它並非實存。
然而它又是一切之始，涅槃極樂及娑婆苦海的根源。
它一向被密宗十一學派所推崇。
從名相來講，它具有各形各式的名稱；
有人稱它為心，或心性；
有人稱它為梵，或大我；
有人視它為無我的教義；
有人直稱它為心而已；
有人稱它為般若，或圓滿智慧；
有人稱它為如來藏，或佛種；
有人稱為大手印；
有人稱為唯一本體；
有人稱為法界；
有人稱為阿賴耶，或一切種；

有人只稱它為平常心(覺)。

現在為你開示本覺。要點有三：

清除過去之念，不留纖毫痕跡；

向未來之念開放，不受它境所染；

安住當下心境，不修整造作。

如此的覺照實在平凡無奇，
無思無念地觀照自我，
若僅僅純粹的觀察，唯見明空之境，並無任何觀者存在。
當下只是純粹的覺照而已。
此覺空明無染，非由他生。
它真實無雜，明空不二。
它既非永恆，亦非受造。
然而它絕非虛無，因它光明遍在。
它也不是單一的實體，因它明顯地遍存萬物。
然而它亦不似一般物質和合而成，
因它不可分割，只具一味。
總之，我們本具的自實，絕非源自任何外物。
如此方是真正觀察實相之道。

在這本覺內，法報化三身圓滿如一。
因它不生及空性，故是法身；
因空性圓具光明朗淨，故是報身；
因它能夠自在顯現，故是化身；
這圓滿一體的法報化三身，便是覺性的本質。
諦聽這殊勝的開示，
你頓見自己當下的本覺原是如此，
本來空明，纖毫未染；
你怎能說，你不瞭解自己的心性？
你的修持本無所執，亦無所求，
你怎能說，你修持不佳？
既然你的本覺就是這個，
你怎能說，你尋不著自己的心性？
心性原本就是那一念，
你百般尋找，為何仍說你找不到那個起心動念的人？

由是可見，起心動念的主體根本不存在，
然而此念確有，你怎能說此念未生？
你只須隨任此念生滅，不修不整，
你為何還說自己無法進入空境？
既然你只須順其自然，無為無作，
你為何還說，你對它們一籌莫展？
何況明、空、覺性，本是圓滿不可分的一體，
你怎能說，自己的修持一無所成？
既然本覺是自然出生，自然圓滿，不受前因或外境所限，
你怎能說，一切功夫只是徒然？
既然所有念頭都是當下生起，當下寂滅解脫，
你為何還說，你不知對治之道？
既然當下的覺性本來如此，
你為何還不識自己的本性？

自性本空，它真的無實無根，
你的自性也如虛空，
你不妨仔細觀照一下自心是否確實如此。
你真的不用先入為主地秉持著空觀，
那自然生起的本覺，從無始以來一直空明朗淨，
好似太陽一般，由核心自然發出光熱，
你不妨仔細觀照一下自心是否確實如此。
這本覺本智，真的是不滅的，
好似江河流水一般永無止盡，
你不妨仔細觀照一下自心是否確實如此。
心念變化無常，真的不是我們的憶念所能盡解，
它們就像微風一般難以捉摸，
你不妨仔細觀照一下自心是否確實如此。
不論任何外境生起，真的就是本體顯現，
就像明鏡能反映出一切外境似的，
你不妨仔細觀照一下自心是否確實如此。
世上紛紛萬象，真的都在它的自身內解脫，
就像空中的雲彩自行生出又自行寂滅，
你不妨仔細觀照一下自心是否確實如此。

一切境相無非是心性所生，
在修持之外，豈另有修持之人？
一切境相無非是心性所生，

在事行之外，豈另有行者之存在？
一切境相無非是心性所生，
除了三昧耶戒之外，豈另有守戒之人？
一切境相無非是心性所生，
除了證果之外，豈另有悟者之存在？
你應該仔細觀照自己的心性，審思再三。
當你外觀身外虛空，
若無雜念，亦不受外界所染；
你再內觀自性，
亦無念者以念向外造境，
那麼，那微妙的心性，便空明朗淨，無垢無染。
你的本覺淨光，即是法界本身，
好似無雲晴空中的太陽，
陽光雖無形無象，卻光明遍照，
不論你瞭解與否，此乃最勝法義。

這本來圓滿的淨光，自始便非源自它物，
乃由覺性自生，本身卻無父無母，真是不可思議！
自生之無上覺性，亦非由他物所造，真是不可思議！
它既無生，故也無由而滅，真是不可思議！
它雖無所不在，卻無人得見真相，真是不可思議！
縱然流轉於娑婆世界，卻無損其身，真是不可思議！
縱使證得佛果，對它亦無所增益，真是不可思議！
它存在每個人內，卻無人認出它來，真是不可思議！
然而你還冀望成就其他外在的證果，真是不可思議！
明知它未離自身之內，你卻四出尋覓，真是不可思議！

何其奧妙！
這當下的本覺空明朗淨，無實可執，
僅此，即是無上的知見。
它涵括一切，卻不受任何觀念事物所羈，
僅此，即是無上的修持。
它不修不整，又是言語道斷，
僅此，即是無上的道行。
毋須四處追求，它本來圓滿具足。
僅此，即是無上的證果。

殊勝之正道有四：

殊勝的正見：

正因當下覺性光明朗淨，
此光明淨性又無瑕無疵，故可稱之為道。

殊勝的正修：

正因當下覺性本具此光明，
此光明淨性又無瑕無疵，故可稱之為道。

殊勝的正行：

正因當下覺性本具此光明，
此光明淨性又無瑕無疵，故可稱之為道。

殊勝的正果：

正因當下覺性就是這光明朗淨，
此光明淨性又無瑕無疵，故可稱之為道。

今開示三世不易的四定法：

不易之正見，是為一法，
當下常在的覺性，光明朗淨，三世不易，故稱為定法。
不易之正修，是為一法，
當下常在的覺性，光明朗淨，三世不易，故稱為定法。
不易之正行，是為一法，
當下常在的覺性，光明朗淨，三世不易，故稱為定法。
不易之正果，是為一法，
當下常在的覺性，光明朗淨，三世不易，故稱為定法。

既然你已聆受三世如一的秘密教誨，

便應盡拋過去的知見及一切。

斷除未來的冀望及籌畫。

眼前這一刻，縱有念頭生起，不執不取，心如虛空。

既然，由究竟觀之，根本無法可修，故毋須修持。

既然，那兒本不散亂，你只須心不散亂地安住此境。

不修不整也不散亂，只是覺照一切，

你的覺性便本知本明，光明燦爛。

當它生起時，稱它菩提心，亦即悟性，

因無所修整，故超越一切外在知識，

因無所散亂，它是本體的光明淨性，

外境外相，既無自性，故自然解脫。

明空不二，是為法界。

一旦悟及佛性無道可及，無法可悟，不證自明，

便得如實而見金剛薩埵。

下面的開示，將為你窮究六種邊見，並推翻其說。
不論當前的知見學說，立論何等分歧，
所謂的心性，便是你的本覺，
它是自然生起的無上覺性。
應知，觀者及觀照本來不二，
當你觀照，不妨尋找觀者為誰，
若遍尋不得，
此一妄見便頓現其窮而自然瓦解。
這妄見一了，即是你重生的一刻。
知見及持此知見之人並無分別，
若能不落入空見或空境，
當下的覺性頓顯空明，
這便是〈大圓滿見〉。
於是，不論識與不識，亦無分別。

不論當前的修行方法，立論何等分歧，
你的日常覺心具有透視觀照的能力。
應知，修持與修持者本來不二，
不論你在修行與否，不妨尋覓一番修持之人，
若遍尋而不得修持之主體，
你的修持便頓現其窮而自然瓦解。
修持一旦放下，便是你重生的一刻。
你若能既不落幻境，也不昏沈散亂，
當下無染的覺性自現光明朗淨，
這毫不造作的覺照，便是專一定境。
如此，入定或不入定，本非二境。

不論當前的行事標準，是何等的分歧，
你本具的元覺，卻是唯一本體，
應知，行為與行者本非二事，
不論你正在造作或無事，不妨觀察一下，
是否有一行者存在，
若遍尋行者而不可得，
你的行事便頓現其窮，而自然瓦解。
造作停止的那一刻，便是你的新生。
無始以來，行事與行事之人本無分別，
你若能不落入妄見，染著習氣，

當下的覺性剎那時歸於清淨無染。
既不相應，也不排斥，隨順事物，不加修整，
唯此道行，方稱清淨無染。
如此，淨行與不淨行，亦本來不二。

不論當前的悟境證果，是何等的分歧，
心性的本質就是本覺，
亦即本來圓滿的法報化三身。
應知，悟境與悟者本來不二，
你不妨尋找一下悟境及悟者。
若遍尋悟者而不可得，
你的悟境便頓見其窮，而自然瓦解。
悟境一旦寂滅，便是你新生的一刻。
悟境與悟者皆覓不可得，
你又不落於執著或貪瞋懼惰，
當下的覺性便歸於本來的清淨無染。
只要了悟法報化三身圓具你內，
此即無上佛果。

本覺是不受不滅論或空見諸種邊見所染的，
此即所謂不落兩邊的中道。
本覺原來就是清淨無礙的常存覺性，
它又是空性之核心，
因此被稱為如來性，即佛心或佛種。
你若明瞭此究竟奧義，便已超越一切論說，
因此它又被稱為般若波羅密多，即圓滿智慧。
又因它超越了理性及觀念的範疇，
因此又被稱為大手印，即無上的象徵奧義。
因此，不論你瞭解與否，它皆自適其所。
由於它是涅槃極樂與娑婆苦海的根源，
故被稱為阿賴耶，意即一切種。
由於它本來面目平凡無奇，
這空明常在覺性，又被稱為平常心(覺)。
不論它具有多少個深奧而美妙的名相，
最終所指，不過是這當下覺性而已。

於此心外，向外馳求，
就好比外出追尋象跡，其實你的象正安居家中。

即使你通曉整個宇宙，也無法窮究這奧秘的究竟。
如果你不瞭解萬象皆出自一心，便無由證得佛果。
不知識取本覺之人，自然向外馳求，
一味向外尋求自我的人，怎會找到自己？
好比一個笨人，進入人群中，
便受到外境所惑而忘失了自己，
一旦忘失自我，便四處亂尋，
不斷誤將他人當作自己。
同理，如果你不知萬物之本性，
不知外境原是出自一心，便會再三流轉於娑婆。
你若看不透自己的本來心性就是如來，
涅槃便變得遙不可及。
所謂娑婆與涅槃，全憑你一念無明或一念明覺。
若由究竟義觀之，兩者本質實在無所分別。
你還以為它們存在於你的自性之外，
真是極大的錯誤！
其實錯誤與無誤，本來也是一味（自性而已）。
一切有情的心念本來不可分割，
不修不整的心性，
只須安住本來自然之境，便是解脫。
如果你認不出那根本的迷惑及幻相也是出自本心，
你便無法認識法界的實相。

你應努力覺照那自始自生者。
由外相觀之，起初似有所生，
存在期間，似有所住，最後終將歸於某處。
可是你若加以細究，它卻似烏鴉照井，
當烏鴉離井而去，牠的倒影也一逝不返。
同理，一切表相皆由心所生，
既由心生，也由心滅。
唯此心性了知一切，且知一切本空本淨，
有如天上穹蒼，它的空虛與澄澈本不可分。
自生的本覺雖能生出外境，變成光明透澈又井然有序的萬象，
此即法性，也是實相。
它雖藉外相來顯示自身的存在，
你心中卻明明白白，那便是你的自性。
由於它是如此明朗透澈，故被視為虛空，
但虛空只是心性的一個比擬而已，

不足以涵蓋其意。
因為自性雖如虛空，卻具本覺，無所不明，
天空卻無覺性，它的空虛好似死屍一般地空虛，
了無生命，
因此心性的真相是無法以天空作譬喻的。
總之，能毫不散亂地任心性安住本然便是。

何況紛紛萬象，也具有俗諦(相對性的真理)的價值。
沒有任何現象真正地存在，它們遲早會消逝。
涅槃及娑婆中的一切事物現象，
只不過表相而已，靠那唯一的自性去覺察。
每當內在的心境有所改變，
感受到的外境也隨之變遷，
因此，你所見的一切，只是心性的流露。
六道眾生都是依照自己的業報而認取外境的。

有些外道常持二元論，或以不滅論來駁斥空論，
密宗及九乘中也各據立場來觀外境。
人們不僅觀察外境的方式不同，解說立論也互異，
你若能對自心所見的表相，
不論它們是虛是實，始終不執不取，便是佛境。

外境本身並無過錯，因為執著才成障礙。
你若了知那執著外相的念頭，就是自性，
此念當下解脫。
一切顯現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整個宇宙畢現於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六道眾生畢現於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天人的福報畢現於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下三道的苦境畢現於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貪瞋癡等五毒畢現於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自生的本覺呈現於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涅槃道上的善念呈現於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各種魔難障礙出現於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天界神祇及其境界出現於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各種淨念出現於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證入無念的定境，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觀得萬物光影交錯，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證入色無邊處定或識無邊處定，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證入一多不二，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即使一切色與一切空畢現於前，這也只是心性的流露。
沒有任何境相，不是出自心性。
正因自性無礙的本質，境相才能不斷生起，
有如大海及波浪本是一體。
因此凡是生起之現象，必將在心性內自然解脫，
不論你用多少不同的名相去指稱它，
由究竟觀之，心性不曾離開過一切而存在。
這一體性並非建築在任何有形基礎上的，
它雖是一，你卻無法由任何一邊而得其全貌。
它也不是存在某處的實體，因為它不由造作。
它也不是虛無，因它的光明及覺性光輝遍照。
它更不是各種形色，因為空性與光明是不可分割的，
當下此刻的自覺是如此空靈及實在，
雖有此覺照，卻找不到覺照的主體。
所悟實在只是被悟而已，一無實質。
只要據此修行，一切自然解脫，
我們的官能(五根)便能不受理性意識的干擾，
當下體認一切。
有如芝麻榨成麻油，牛奶攪成奶油的過程一樣，
不經榨壓，哪來麻油？不經攪拌，哪來奶油？
一切眾生雖本具真實佛性，
不經修持，如何證入佛果？
若肯修持，即使放牛郎也能悟道解脫。
他雖不瞭解其中學理，
仍能從經驗中一步一步地調練自己。
譬如有人親口嚐過糖的滋味，
哪裡需要他人解說其中滋味？
錯失(本覺)，即使班智達(博學之士)也墮入歧路，
不論他們學問何等淵博，通曉密宗九乘的次第，
缺乏證量經驗，所說難免以訛傳訛，
離佛地益遠。
一旦了知(本覺)，一切功德業報當下滅盡，
若不識本覺，一切德行或惡業，
終將累積為業報，在善惡二界中輪迴流轉。
只要你能識破自性中空寂的覺性，
善、惡、德、業，便不致落實成報。

就像虛空流不出泉水一般，
功德與罪業在虛空之境也無法滋生業果。
那自生的本覺方能觀照透視一切，
以無染覺性直觀自行解脫之道，是如此深奧！
你必須熟諳自己的覺性。
這秘密教敕何等深奧！

何等奧妙！

「無染覺性直觀自行解脫之道」，
直接為人開示本覺，
這是為了未來眾生的利益。
此論雖精簡非常，
所有密法、要門、口訣，盡在於此矣！
我既已傳授此法於當世，仍別將它隱藏某處，
作為巖藏密法，
使未來善業成熟之人，有緣聞此妙法。
三昧耶 嘎嘎嘎

[以上論述是開示人的當下覺性，定名為「無染覺性直觀自行解脫之道」，此文乃是鄔金教主蓮花生大士所作，願這殊勝的解脫之道永不失落，直到娑婆眾生畢竟解脫]

[下段文字略更動數字原文如()]

這本來圓滿的淨光，自始便非源自它物，
乃由覺性自生，本身卻無父無母，真是不可思議！
自生之無上覺性，亦非由他物所造，真是不可思議！
它既無生，故也無由而滅，真是不可思議！
它雖無所不在，卻無人得見真相，真是不可思議！
縱然流轉於娑婆世界，卻無損其身，真是不可思議！
縱使證得佛果，對它亦無所增益，真是不可思議！（佛性-佛果）
它存在每個人內，卻無人認出它來，真是不可思議！
然而你還冀望成就其他外在的證果，真是不可思議！
明知它未離自身之內，你卻四出尋覓，真是不可思議！
（明知它在身之內，你卻四出尋覓，真是不可思議！）

七 種 樂

竹清仁波切

南無 喇那 咕嚕！

當念生起時即有能、所，引誘及分散我的心，
但我不關閉根門來禪修，直入它們的要點，
念頭好比空中的雲遨遊著，對我來說念的生起是愉快的！

當煩惱升起時，它的火燒著我，我不用任何對治方法，
好比點金液，化鐵成金，在煩惱中具有一種力量，
加持無垢樂的生起，完全無染著，煩惱的生起是愉快的！

當我受到鬼神的干擾時，我不作法、念咒來驅除它們，
所要驅除的是「自我」的想法，
此種想法是建立於「我的」概念，
如是轉變，魔眾將成為你的特別護法，
當障礙生起時是愉快的！

當輪迴折磨我，與其在那哀嚎，不如負起此巨大重擔，
走向解脫大道，
並讓悲心從心底深處生起，讓我承受他人的苦，
當業果成熟時是愉快的！

當我的身體受到病痛的折磨時，我不依賴任何藥物解除，
卻以此病痛當成道路，即以此力去除阻礙我的障礙，
並用它來生起善的功德，當疾病生起時是愉快的！

當要離開此幻化糾結的身體時，不要使你緊張及悲痛，
你所應該訓練你自己及清楚知道的是----沒有死亡這回事，
它只不過是母光明及子光明的結合，
當心捨離這身體時是愉快的！

當一切不順且與你相違背時，
不要尋找任何的方法或方式來改變，
在這裡你所應修的是，
反觀自己的看法，不要設法去阻止或改變，
當惡緣生起時是愉快的！

椎擊三要口訣

頂禮上師

見是廣大界無邊 修是悲智之光輝 行是正覺之苗芽
如是實修行持中 即生成佛必無疑 否亦心樂阿拉拉

見是廣大界無邊 椎擊三句義要訣 首先自心寬坦住
不即不離無分別 悠然遍住狀態時 倏爾著心用一吐
猛力短促埃瑪火 任何皆非楞然中 楞然之中洞澈然
洞澈無礙無可說 法身本明當認持 **直指本元第一要**

或住或馳亦皆可 或瞋或貪或苦樂 一切時間分位中
認識法身認持中 舊識光明母子會 無銓本明狀中住
住樂明喜再三壞 驟降方便智慧字 根本後得無分別
座與座間無分別 無別狀態連續住 然而未得堅固間
捨喧囂後殷重修 禪定區分出修座 一切時間分位中
保認一法身妙用 此外別無惟決定 **決定堅定第二要**

其實貪瞋喜憂苦 倏爾無餘分別念 認識狀中無接續
認持解脫之法身 譬如水上之圖畫 自升自解無間斷

隨現明空赤露食 任變法身王之力 無蹤自淨阿拉拉
升起理趣如昔時 解脫理趣殊勝訣 無此修即迷妄道
此具無修法身狀 **定見解脫**第三要 具足三要見地中
悲智相繫之觀修 佛子總體行助伴 三時諸佛雖共議
再無更勝此教授 開顯明力法身藏 般若界中取寶藏
不與土石精華同 嘎拉多杰之遺教 三種傳承心意粹
於心之子交付印 是奧義矣心中言 是心中言義要訣
義訣當令勿佚失 教授當令勿漏失
智者室利嘉波殊勝法

密在汝邊， 如是尋。

七佛開悟偈	三十三祖傳法偈
達摩觀心論、破相論、血脈論、悟性論等	
三祖信心銘	五祖最上乘論等
大般涅槃經金剛身品	維摩詰經見阿闍佛品
六祖自性真佛偈	永嘉·真覺證道歌
馬祖道一禪師示眾	
大珠慧海禪師頓悟入道要門論	
黃檗山斷際·希運禪師傳心法要	
傅大士心王銘	誌公禪師十四科頌
藉見赤裸覺性得自解脫	引導本智·裸見自我解脫
直指覺性赤見自解	無染覺性直觀自解脫之道

